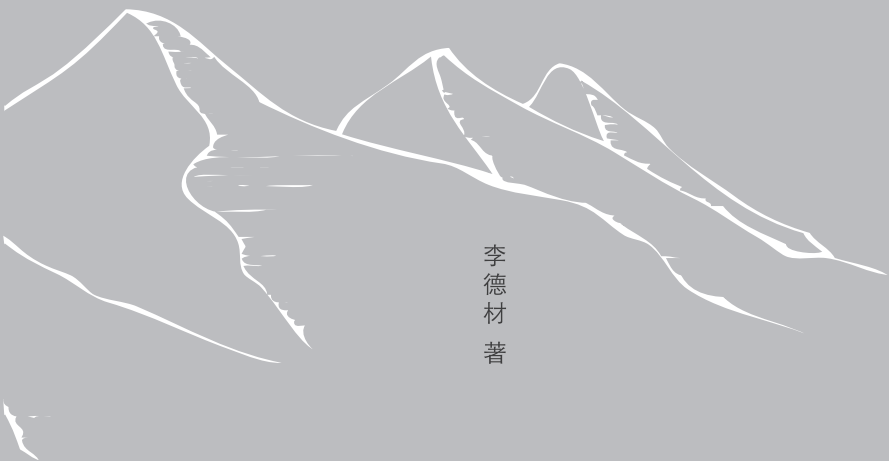


走向
生命

無限的風景

李德材 著



目 錄

4	傾聽詩哲縱身於生命波瀾的獨吟
8	序：《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
11	輯一 走進那至高容顏的風暴
16	靈魂的風
25	朱槿花開的大地
31	大地行者
35	暗夜微光
41	暮光憤影
47	俯仰天地證菩提
47	孟興：
56	存在的光影——青春的憂鬱
62	小樹苗的星空
67	輯二 大地的靈魂
73	達瑪巒春秋
78	靈魂的安居
86	大地之華
95	走進一座村莊的風景

102	大地的滋味
106	宇宙的光影
111	霧峰大地情緣
117	輯三 走向詩歌世界的無限風景
122	生命存在的真實性——我的詩歌閱讀經驗
145	綠色菩提
156	靈魂之詩
163	每一棵樹都想望上帝
167	石頭「說」

傾聽詩哲縱身於生命波瀾的獨吟

—李德材《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推薦序

古代詩哲陶淵明曾說：「縱浪大化間，不喜亦不懼」，而孟東籬卻反其道而云：「縱浪大化中，亦喜亦懼，才更見生機」，德材兄即將出版的《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有如讓我再一次看到後者於《萬蟬集》的漾然魂魄，孟東籬有云：

我曾堅持要懂得生命智慧以後才開始生活，但我發現這條路是荒瘠不育的。

另一條路是從生活中晤見生命的智慧。我走前面那一條路的結果是發現了後面這一條路。

而這一條路是何等潤澤。

真是像極了赫塞與紀德！那是我與德材兄在大學同窗時的共愛，在那一段花卉繽紛的歲月裡，我們不時相約慢跑談心，共同聆聽宗教哲學…等課程，尤醉心於那些不斷對傳統哲學質疑的詩哲家，如今眼見他將十年來的文學創作集結成冊出版，這是多麼令我雀躍的事啊！共讀臺大中文系之後，他進入東海哲學系繼續深造，而我仍留在臺大中文所完成學業，自各奔東西後，更是久久才有機會可以一起敘舊談心，但我們總是一見如故，因為曾經青春共伴的相知歲月，早已成為彼此永不褪色的生命印記。

回眸近十年來我們的成長之路，竟發現德材兄從知性變得更

為感性，不時有「滑移出知識系統而難以言喻的悸動」，我卻反而逐漸從感性變得更為知性，不再拘泥於個體切身的生命之學，開始玩味與其他學問相互滲透及彼此滋潤的欣趣。若就我們養成的學術背景看來，這樣的發展宛如在玩一場弔詭的變身遊戲，猶記阿蓋爾（Argyle, Michael）在《社會互動》中有云：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互動，若要建立均衡的關係，通常至少有一個必須修正自己的行為，這個人很可能是最依賴這份關係的人，也可能是其中最有彈性的人，或者，也可能是社會技能最豐富的那個人。

我和德材兄自大學畢業後，偶爾分享彼此成長的心情，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讓生命得以兼具感性與知性，進而詩思相須，文哲並濟，卻始終是我們年輕時即已共植的願景。是以見證他從學術轉向創作以挖掘生命的續航力，進而逐漸走出一條自闢蹊徑的活路，歡喜之餘，對於彼此在生命光譜位移中無形又微妙的祕響旁通，即使仍無法取證於社會學從橫向關係所揣測的多方可能，也不得不對命運之神的巧作而心生歎奇。

德材兄在碩士階段是以《文心雕龍》的文質觀念為研究主題，博士論文卻又跳到明代去鑽研羅近溪的心學，大不同於一般鎖住某個時代或扣緊某種專業的學術進程，亦顯示他始終秉持一分發自於內的生命追求，故能不自限於文史哲的專業分科。多年來他任教於朝陽科技大學的通識中心，這樣的環境未必有利於進行正規的哲學研究，然無意間反而造就他擁有更多自我探索的空間，故特能保有一種體制外的清醒與野性，終於在五十知天命時，重

拾感性生命與創作之筆，十年來以盈柯而後進的願力勤耕夢土，終於開出一片繁花盛景。

德材兄在自序文中將全書各輯分篇詳切導讀，對親友，對鄉土，對詩歌，對生活，可謂處處有深情，即使書寫流逝的歲月與生命的滄桑，亦總能傳遞文化的豐盈與人情的溫暖，或流露出對於世情的反省與時代的批判；尤其是走訪詩歌世界的無限風景，這一道道震懾身心靈的光亮仿如美容術一般，能使整個人為之蛻變開新，是以我認為輯三的四篇賞詩之作，可謂啟動全書靈魂的關鍵密碼，在篇目上雖置之於後，不妨先睹為快；而〈俯仰天地證菩提〉是對孟興友人的深情回眸，更洋溢著澎湃真摯的情意與輾轉深會的哲思，這一篇是我閱讀經驗中近年來最有人文滋味與深度的哀悼追思文，亦值得你咀嚼深思。

人生走步至此，生命中有些可以拋擲、有些值得珍念，而這一塊我們年輕時曾經共同走過的美感心靈與宗教情懷，仍在德材兄的字裡行間燃燒熾烈而未減，他極力抖落哲學概念的偏枯與乾澀，擺脫學術論述的客觀制約，而以真誠瑰麗的文筆，將歌詠生命的動人印記化作情采俱暢的文學佳篇，如他曾自我剖析說：「學術理論與生命實踐，理性思辨能力與內在情思涵養之間無法調和或統一的階段」，看來他開啟創作活水，是一拋擲理性與珍念感性的抉擇與轉變，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他情智並茂的文章中領略到深厚的西哲素養，見證他出入於《論語》、宋明理學與《文心雕龍》的學術能量，可見那些曾經埋首浸潤的學術沃壤，無形中已

轉化為他創作時無數的滋養，記得馬塞爾（G.Marcel）在《是與有》有云：

問題與奧祕的對照是馬塞爾哲學的一種重要關鍵詞語，問題是可處理的對象物，奧祕是涉身其中的不透明的存在感。

在閱讀德材兄的作品時，我深刻感受到他結合「問題」與「奧祕」所創造出來的那種魅力，已不僅僅是內容或辭采的層次了，他曾告訴我說：「我想嘗試以自己在哲學與學術領域的專業，創造性地整合、應用到對於世界詩歌的詮釋與推廣中」，當今專業精緻化後各領域由於涇渭分明已造成發展的困境，在此之際，德材兄期能開出一條通貫文哲又縮合專業與應用的活路，這是何等迷人的圓夢計畫啊！

記得我們臺大中文系《風簷》編輯部在畢業的班刊上送給德材兄的最後總評是「美麗的靈魂」，而這一本詩意盎然、佳篇不斷的文集，正是這一句話的靈活靈現，只要你真心讀過，相信你深受悸動的靈魂，也會隨著他美麗的靈魂，在這真善美的世界裡自在輕舞，並為他繼續走在未圓而向圓的路上，鼓掌喝采。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吳冠宏 謹序 2020.08.26

序：《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

夜樹的皮，天生腐蝕的刀子
在向你悄悄訴說名字、時間和心靈。
一個詞，睡著了，當我們傾聽，
它又鑽到樹葉下：
這個秋天將意味深長，
那隻拾得它的手，更加口齒伶俐，
嘴新鮮如望鄉的罌粟，已在親吻它。

——〈永恆〉（烏克蘭）保羅·策蘭（Paul Celan, 1920-1970），孟明譯

年少的時候，曾有國文老師給了我一個寫作的夢想；其後我念了中文系、哲學研究所，走上了所謂的學術研究道路，也就離夢想更加遙遠——然而，生命曾有過的印痕是無法被徹底抹滅的。

不能否認，隨著學院學術的研習，我的理性概念思辨能力迅速的增強，看起來「學問」好像豐富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致力於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洋現代哲學的探究……。直到大約十年前，我做了一個夢：我的右手臂「印現」了一段深奧的話語；字體雖然深深印入臂膀肌膚，卻相當細微，雙眼辨識起來非常吃力。最後終於約略解讀出其大意了：「義理」乃是整體人類生命必須遵循的莊嚴法則，它無可違逆；「情」則是每一個體生命發展所呈現出來的曲折歷程，它充滿了個體生命精采的殊異性——離開個體豐盈的生命旋律與情思之「印痕」，便沒有所謂的「義理」的存在。

其實，這個夢絕非突然從無中生起，而是代表自己心境上的重大轉折——我已經漸漸不再相信那些頭腦精明卻沒有心腸的理論家或學者們，從冰冷且昏暗的書房裡所思考或推論出來的理論了。就像法國思想家與作家齊奧朗 (E.M.Cioran, 1911-) 說的「相較於音樂、神秘主義和詩歌，哲學活動源於一種業已衰減的精氣，帶著一種可疑的深刻，只有在那些羞怯與溫吞之人的眼中才獨具榮耀」(宋剛譯)；實則，進一步說，無論是哲學或任何所謂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抽象的概念或符號系統中推演翻轉，它們與真實的自我生命之追尋實踐有相當遙遠的「距離」。

猶記得年輕時代，自己如同當時許多知識份子，也熱衷於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 那些自我追尋式作品的閱讀；如今終於體會到，《玻璃珠遊戲》中的主角克涅奇最後為何要放棄尊貴、優渥、極盡智性思維的「知識遊戲」，而寧願返回凡俗世間從事相對卑微的社會服務工作。自己並沒有克涅奇那般靈慧與決絕的意志力，只是有時青春純真的激情再度湧現，時而生命中總有那些滑移出知識系統而難以言喻的悸動；我想，與其四處尋覓「知音」傾訴，倒不如向最內在的自我坦白。於是，即將屆臨知命之年時，竟然又在學術研究之餘，拿起筆來信手塗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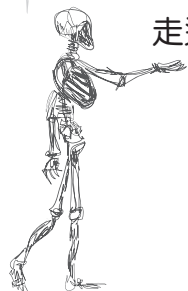
起初，我的文學書寫，就像內人常說的，那根本是學術文章或者「說教」——既冗長又沒有生命力。實則，現實生命，它有陰晴圓缺，時而充滿令人熱淚盈眶的悸動，時而令人扼腕而憤恨不已，絕非沒有生命沒有溫度的學術論述。當我久而久之，漸漸

能掌握文學性書寫要領時，才驚覺這種文學性書寫，其實是一種生命最重要的成長方式，一種心靈的「療癒」，甚至是一種「修行」——它涉及到自我意識整體，乃至於生活方式的徹底轉換；這不是那種遁離世間以尋覓極樂淨土，而是以更敏銳多感，悲憫深觀的心懷投入這娑婆世間的生命實踐方式。

當我開始放下繁複抽象的概念思辨，不再將自己閉鎖於那種抽象的學術「主體性」塔樓，我的目光逐漸跨出內在自我的愛戀，開始投入生命的波瀾起伏，凝神專注生活周遭的微細變化，過往的生命歷程——生命的外在風景敞開，無論人、事、物，總是如泉湧般一一浮現眼前；我也開始覺察到，貧瘠的語詞似乎跟不上生命真實處境的急遽變化。

輯一

走進那至高容顏的風暴



輯一：走進那至高容顏的風暴

當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我瞥見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領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動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間

〈你的眼睛和我之間〉，（敘）阿多尼斯，薛慶國譯

走出自我，目光由近而遠，首先關注的是身邊的親人——這是一個平凡但卻合乎人性真實的方式。第一篇〈靈魂的風〉（雲林文化藝術獎得獎作品），係書寫自己父親的真實故事。在一般外人眼中，父親好像只是一個會對妻子施加暴力，對於子女疏忽的人，小時候自己也曾有此「刻板印象」；等到我成年與父親重建關係後，才了解父親另一個真實的面向，進而產生對父親的崇敬之心。本文對於與父親生前之相處有種種刻畫，但更著力於父親死後自己守喪期間所產生的情緒變化與思慕之情，並領悟到自己與父親血脈之相連，以及二人對於「大地」的共同情懷。同時，本文也寫出母親對父親生前死後種種情感態度的起伏轉折，印證了父母親之間微妙而令人感慨的命運「悲劇」與救贖。在表達方面，本文採取委婉抒情，著重情景交融，以及作者內在情緒挖掘的方式，並從神話的角度，建立父親「酒神」信徒的形象，並致力於將父親的存在提升至某種典型之意義深度。經由這種親情書寫，作者

對於父親生命的存在意義，以及自身對父親的認同，也有進一步的肯定與深化。觸景生情，情之所致，也幾度令作者痛泣不已。

經由這種寫作，我才真正領悟到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他者哲學」，其所謂的至高無上的「容顏」(面容)(face)之真諦，即透過對「他者」面容的凝視，我們會發現每一個「他者」身上都具有那種理性思考所不能觸及的至高性或絕對性，甚至，我們在他者面容中所觸及到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無限性」尊嚴；這個面容也促成我們對每一個他者具有的倫理責任。

同樣，〈朱槿花開的大地〉寫母親晚年孱弱的身體與憔悴的容顏，以及困擾她多時的暈眩與失眠問題。寫作過程中，經由對母親面容的凝視，我的心緒經歷著那種的衝擊與迴響：「不管我讀了多少書，寫了什麼文章，體會了什麼道理，其意義都無法與眼前母親的身影與面容帶來的衝擊相比擬」。母親就像那日夜守護家園與田野，卻最常被我們遺忘的朱槿（燈仔）花，即便經歷多少風暴，她依然挺住枝葉，把生命的養分留給花朵（子女）。

〈大地行者〉寫祖父平凡而真實的一生：無論世界如何變化，他只知道真真實實地守護著田野大地，嚮往孤獨自由的生活：「我仍常常凝視著，阿公以及那片土地烙印在我身上的痕跡：對物質享受的營求近乎漠視，卻對孤獨自由的精神境界之追尋近乎苛求」——這是在祖父的容顏中所領悟到的真諦。

〈暗夜微光〉寫堂哥一生真實的故事。身為台灣早期「藥害

愛滋」的受害者，堂哥用一生的時間於暗夜中與愛滋病搏鬥，並把光熱散布到人間，為他自己的生命及社會映射出一些難以抹滅的光輝。我用了幾個真實的夢境，勾勒出堂哥生命的艱苦與盼望——只是希望有人會知道這麼一個小人物的生命故事。

〈暮光犢影〉也是文學獎得獎作品。它真情凝視了鄉下老家幾隻被飼養的牛隻，以及小女兒對牠們的癡情與執著，所成就的我們與牛隻間的「甜蜜心事」。女兒的純真的性情、溫柔美麗的心靈，真實地的教化了我，也撼動了文中「周伯通」等幾頭牛隻，故而促成這篇美麗的故事。然而，如今我與女兒只能在交談與回憶中，回顧那一段燦爛卻不無傷感的「往事」——牛隻已被屠宰，而我與女兒從此便不曾再吃牛肉了——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那幾隻牛隻至高的「容顏」永不褪色。

〈俯仰天地證菩提〉追思我的至交好友，歷史學者何孟興教授（已發表於相關刊物）。何教授一生未婚，將全部心力貢獻於學術；卻在 58 歲提前退休後，依然積勞成疾而驟然往生。文中透過於頂樓觀景台天地所呈現的景象，帶出對何教授一生事跡的緬懷與評述。實則，緬懷何教授也是對作者自己深層生命問題的省思——如何於俗情世間領悟菩提智慧的真諦；文中最後引入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永恆輪迴」的證悟，強調對每一個生命當下肯定與熱愛之必要性。

〈存在的光影——憂鬱的青春〉，則是重新凝視自己青春時期的憂鬱風暴。檢視自己這些年書寫的歷程，這個主題是屢屢想嘗試的重點主題，只是或者「近鄉情怯」，或因它太切近自己靈

魂的核心，幾度書寫都不成功。本文勉強借用數十年後的同學會現場之觸景生情，淡淡地回顧了青春的憂鬱主題，最後並將對這一段生命風暴的回顧定位為：「聆聽靈魂最溫柔與充滿關注的教誨」。

輯一最後一篇〈小樹苗的星空〉比較簡短，它書寫一個父親對於即將脫離兒童階段而進入青春少女時期女兒的祝福與擔憂。本文藉由女兒「一張（小學）畢業前夕的圖文作品」，勾起了父親諸多複雜的思緒與回憶，並期待女兒能勇敢面對未來未知的挑戰，卻又害怕她受到傷害的矛盾心情。

靈魂的風

時光飛逝，如風。

回顧幾十載遠逝的歲月，童年許多影像已然模糊，只有記憶輪廓邊緣殘存的印痕偶而越過心頭；唯獨對於父親典型的記憶畫面，在腦海裡依然不曾褪色：記得曾有多少個夜晚，遠遠聽到父親迷亂的腳步聲從庭院厚重地響起，母親跟我們幾個小孩子便屏氣凝神等待著。那時，賭博輸了錢或酒醉晚歸的父親，會像一陣在外遊蕩得尚未饜足的狂風破門而入，粗暴地撕裂原初驚恐的氛圍，繼而，我的靈魂深處便會再度彌封上一圈又一圈的陰鬱印記——成長的歲月中，我也一直羞於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父親。

隨著小孩子們紛紛成家立業，父親當然也逐漸老去；年過六旬的父親，性情與行為已大幅度的轉變，只是菸酒依然不斷。每次帶著妻兒返家探視父母時，我一次又一次地違抗母親的「禁令」，進入那個約莫三、四坪大的房間，陪伴抽菸喝酒中的父親聊天——父親總是喝了酒後，話匣子才會打開；喝酒前、後的父親簡直判若兩人。

我通常坐在離父親一小段距離的靠背椅上，吸著從他身邊瀰漫而來的菸霧。有時，老舊錄影伴唱帶會傳來閩南語老歌，例如父親最喜歡的〈天星伴天涯〉：「過去彼段的情愛，親像天星伴天涯，無疑一時來誤解，一場戀夢沈落海。我感慨感慨感慨，反悔當初不應該，望要挽回你的愛……」；當鄉土、抒情、悲愴的

曲調，伴隨醇酒與肉品鍋濃薰香瀰漫房間，我也隱約感受到身體內血液流速緩緩增加，繼而感應到情緒某種奇妙的變化。常常，就是在父親酒酣耳熱的情境下，啟動與他之間「秘密」的交流——就像離散多年的父子再度重逢後，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珍藏這分失落已久的親情與信任感。

幾年下來，隨著與父親這種「交流」的持續進行，我才逐漸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對於早年父親的種種作為也逐漸釋懷——他也有難言的苦衷，尤其與性格執拗的母親間之種種「恩怨情仇」。但是我掛心的是菸酒不離，對父親身體的損害；從他長年的咳嗽症狀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時序又過了幾年，父親身體的情況也越來越惡化。記得是某一個颱風來襲的夜晚。窗外的水滴猛烈地流竄而入，繼而電力中斷。父親點了蠟燭，身旁小瓦斯爐台上的湯鍋持續加溫中。喝了幾口酒後，父親繼續以打火機點燃一根煙；我則依然如往常般靜靜地凝視著。然而，卻驚異地發覺，暗紅的燭光，靛藍的爐火，加上青紅交錯的打火機光影，同時映照在父親的身上。從我的座位看過去，父親暗褐色臉龐上，略顯乾癟的肌肉紋溝在火光閃爍中清晰可辨，而整個身體竟宛如一株在火光中燃燒的樹幹。外頭的風雨持續加大，隔壁草率搭建的鐵皮屋被吹得鏗鏘作響，彷彿要與父親斷斷續續的咳嗽聲相互較勁。在一陣一陣使勁喘咳之後，坐困於酒精與香菸築起的藩籬內，父親疲倦的臉龐上，眼睛緊閉著；繼而眼瞼靜靜地掀起，彷彿若有所思。父親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但心裡卻莫名地恐慌起來。於是，我慢慢起身，毅然決然

地跟父親說：「爸！如果你想再多活幾年，真的要戒菸戒酒了！」父親臉上一頓錯愕，久久沒有回答；然後，默默地再吸下一口菸後，在煙灰缸中狠狠地將菸蒂揉熄。這大概就是父親最後一次的菸酒經驗——他真的開始戒菸戒酒。只是為時已晚；隔沒幾天，父親於夜半中驟然離世。醫師診斷為長年「肺氣腫」引發突發性心肺功能衰竭。

大殮後的守喪期，我天天睡在客廳停棺旁的地板上。常常，我只是守望，輾轉反側，沉思，累了後才有一小段的睡眠。初冬季節，即便地板草蓆上鋪了一層被單，還是感覺到大理石地板的寒氣隱隱滲入脊背。尤其是入夜時分，感覺另一股寒氣從庭院靈堂，經由客廳鋁門窗縫隙微微流竄進來，與身體上方的寒氣交會，再往另一面牆壁的鐵窗飄移而出。我想著：那是父親靈魂奔向解脫自由的徵候嗎？

守靈期間，我每天幾乎天未亮就起身，先走到設置於客廳門外的靈堂，點了三炷香，跪在父親靈位前祭拜。時常，回過頭來，天將破曉，繁星已褪盡，天空中黑暗與晨曦交錯，渾沌不明，如死亡與新生拉距的灰白光暈，壟罩著門前馬路。一陣和風徐徐吹來。這風，或許也曾於黑夜中漫無目的地四處流竄，穿越蠻荒陰森的樹林，越過燈紅酒綠的夜都市，跌落深邃湍急的河溝漩渦。如今，它以溫柔舒緩的姿態流動於父親靈堂前；這風，如父親曾經激盪、沉淪、流淌的靈魂，它是否依然飄蕩中？

告別式後，出殯的行列行經父親生前經營的菜園。才幾個禮拜時間，菜園就已經荒蕪了！眼下，那幾叢雜亂生長的野草，強

韌而粗厚的莖節都已長到膝蓋般高了。這些莖節前傾彎曲而下垂的雜草，彷彿正驕傲地檢視自身神奇的生命力，並試圖領悟這天地間某種神祕而強勁的意志與奧秘。我一隻手輕輕地靠著靈樞光滑的板面，雙眼微微向上，注視路旁那一列幾乎紋風不動的木麻黃樹。突然間，一陣溫柔的風緩緩襲來，迂迴於林葉間，啟動叢叢的針葉微波震動；繼而拂過臉龐——我恍若領悟天地間某種純粹的生命意志與真理奧秘。啊！「一枝草，一點露」。這個在阿公眼中「不受戒」——告別式前夕，就有一位父執輩私下說過：「你爸爸除了你們幾個成材的兒女外，就什麼都不是」——的父親，一生到底具有何種「意義」？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直縈繞心頭的問題。

我常揣想而百思不解，何以父親對酒情有獨鍾？其實，在我眼中，平時沒有喝酒的父親理性而有節制，靦腆、沉默寡言，思維嚴謹，做事細心；但我又隱隱覺得，這彷彿也不是他性格唯一的面向。再者，父親不信任任何宗教；有時和他聊起生前死後種種，他也不信前世今生之輪迴，只相信這短暫的現實人生，人死後一切歸於空無。我想到陶淵明的《飲酒詩》：「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其十四〉。或許，就是在這種恍惚沉醉中，人們可以忘卻現實，忘卻「自我」之壓抑與矯飾。是的，隱隱覺得，父親身上有著「酒神」戴奧尼索斯信徒的因子——酒神信徒們喜歡結隊遊蕩，縱情狂歡，繼而沉浸在那種自我解體、撕裂後神祕恍惚的狂歡氛圍中；就在

自我被解體、撕裂後，個體所經歷的苦痛、狂喜、壓抑、本性等全然獲得釋放，進而融入那「無我」的生命整體強大意志洪流中，個體的一切苦痛終於獲得舒緩——我想，就是這種神祕的力量使父親的生命歷程起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

父親成長於戰後貧瘠的台灣社會，連基本的小學教育都沒有認真完成。據阿公轉述，童年時父親於野地牧牛，便常常把繩繩定樁於草地上後，便和其他牧童跑到鄰近的小溪戲水，甚至還聚眾賭博等等。我想，年少時的父親，靈魂骨子裡就如同尤里西斯般，不安於平庸的生活，敢於冒險犯難。只是，牧神一時的疏忽，風神無心的惡作劇，加上薩提爾小精靈的誘引，父親年少的初航就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

就在父親死後不久的某一夜，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噩夢」；夢中，我的後腦勺被父親狠狠摑了一巴掌，繼而從噩夢中驚醒。夢裡是那些自己生命歷程中曾經沉淪、被玷污過的往事陰霾。猛然驚覺，從來沒有任何時刻，覺得自己與父親的靈魂這麼接近——這是兩個曾經受傷的靈魂相濡以沫，以殘破夢境親密擁抱的時刻。

從年少時便覺得自己身上也流淌著與父親相同的血液因子。那時，常感受到四處流溢的浪漫激情，總覺得生命的能量揮灑不盡；時而浪擲青春，狂野任性，生命簡直往沉淪、病態的道路發展。但另一方面，在這種揮霍中，又隱然浮現對於生命本身莫名的感動——就像從大海深層底部所湧現的洶湧波濤般，生命內在也時常以無可遏抑的力量召喚著自己。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自己，終究

領悟到，對激情過度的眷戀與放任無疑是將自己推向浩瀚深淵，墜入無盡的黑夜；就是源於這股生命原初力量的感召與超越的力量，文學，哲學乃至宗教，便順時滲入自己靈魂的深處。但是對於沒有受過基本教育、沒有文化薰陶，沒有李白那種「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江上吟〉才情的父親來說，如何能夠駕馭身上這種狂亂激盪、本能野性的巨大力量？最終只能任由這股強大的力量將他肢解、吞噬。如今，成為人文研究者多年的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已趨於平穩自在；只是，有時會想著——自己身上是否還存在著父親「酒神」般激昂易感而奮進的生命力量呢？還是在故紙堆裡，耗盡所有生命的能量而形神枯槁？

事實上，年屆中年時的自己，也曾經被枯燥沉重的「知識磚塊」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還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除了醫藥治療外，想起喜歡種菜，喜歡土地的父親；我也在異鄉的住家附近租了一塊小農地當起業餘農夫。當我向父親請教種菜之種種事宜，他那眉飛色舞的表情自己至今仍印象深刻——那也是父子最親密的心靈對話經驗！

父親生前與母親不和幾乎是鄉里盡知的事，但在父親死後，她的態度卻開始改變。有時，對父親綿綿不斷的思念、回憶乃至感恩充盈於她話語之間：「你爸爸就是那麼勤勞、細心，把那一塊田地整理得這樣整整齊齊」，「家裡若有什麼東西損壞，你爸爸就是有辦法把它修補好」，「你爸爸其實也是很顧家的……」。甚至：「只要你爸爸在，哪怕是只看著他坐在椅子上晃著腳，都比他不在時來得好……」，有時，說到激動處，母親也會在我們

面前情緒失控，讓一臉老淚涔涔而下。

其實，在一般「外人」眼中，父親是個坦誠明理，和善親切，熱心公益、勤奮且頗有耐心的人。但因種種緣故，他和母親就是難以和睦相處；或許母親堅毅、精明、強悍、急切、不服輸等特質，正好和父親的性格成了鮮明的對比。母親年輕時，為了捍衛家庭與子女，她越是堅毅不拔，求好心切，父親身上的「酒神」因子就越發強盛，甚且支解自身於賭博等抑鬱消沉的行徑中——這是酒神信徒的命運「悲劇」。

時光飛逝，但母親對父親的感念並未因此褪色。除了三番兩次透過「牽亡」或神壇等儀式，試圖再與父親「溝通」；多少次，她夢見父親年輕煥發的容顏以及過往之溫存；幾度，夢寐之際，她彷彿聽見父親高聲呼喚她的名字；也曾，夜半之時，彷彿瞥見父親的身影穿過廳堂，沿著狹長的走道進入他的房間。除了固定節日定時家祭外，每年清明節她一定準備豐盛的祭品，跟著子孫一起上山祭掃父親；而我則常思索著，父親生前死後，母親心境的轉折，以及茫茫天地間之種種。

有一次，漫步於父親生前耕種的菜園附近之田野小徑；環顧四周，盡籠罩在黯淡迷濛的初冬暮色中。突然升起莫名的悸動與渴望，彷彿要追尋某種失落的東西般，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腳程，甚至雙腳微微騰躍，浸淫於這茫茫的大地。微風從原野另一端緩緩襲來，像是帶來天空飄渺不定的訊息。輕輕觸摸微微濕潤的額頭，原本畏寒的中年脊背竟也感受到一陣暖流。睥睨小徑兩側即將乾涸的田間小渠道，已不聞往年潺潺的流水聲，只感覺更加深

沉的寂靜，懸掛在原野周遭……。意識終於沉澱下來，腦中浮現的畫面是：僅有的幾次，傍晚時分與父親一起在菜園耕作的情景。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對於成長於窮鄉僻壤而缺乏文化素養的父親來說，這便是他所能給予我的精神召喚與教誨——回歸那原始、深厚、無名、活力的大地——彷彿大地朦朧的光芒，穿透存在於父親與自己之間的迷霧，直接探觸到我們父子生命底蘊共同的靈魂根源。

今年清明節，我們兄弟提議特地給父親準備他最喜歡的紹興酒；墳墓上，母親顧人細心照料的草皮顯得整齊有致，鬱鬱蔥蔥。十餘年時光飛逝。父親！在那由塵土堆積的墓地深處，是否存在冥冥幽光伴隨您寂靜的睡眠？清風從昔時牧牛的山坡一端不時飄蕩過來，是否經常喚醒您狂放不羈，真實美好的年少時光？漫漫長夜，璀璨的星空下，您「天星伴天涯」般的情愛渴慕將能實現——背棄先前執拗決絕的「咒言」，母親已經表明，百年之後她要葬在您身邊長相廝守！浮生若夢，人世浮沉；當那一天，我也伴隨蠻荒的野地進入永恆的夢境，大地，那如醇酒芳香而源源不絕的寶藏，將是我們父子命運的共同血脈！

祭拜結束，一陣陣涼風緩緩襲來，焚燒中的金銀紙錢煙霧便順勢往大海的方向擴散，天空一方頓時白濛濛一片。我想像，那是一葉雍容華貴的白色風帆，載送父親魂魄緩緩飄向那遙遠、渾沌、深邃而充滿神祕的世界——那裡，浩瀚深淵的黑暗與無邊無際的光明同源，是「酒神」戴奧尼索斯與「日神」阿波羅的共同故鄉！

父親！在那茫茫大海之上，渺渺雲朵之後的神秘世界，時間之光是否依然顫動？但願我一生與時光掙扎、搏鬥的執念，足以讓沉滯的語言長出如信使「赫爾墨斯」金色的翅膀，如靈魂的風，自由翱翔，持續傳送我們父子間永不褪色的「秘密」！

（本文曾獲得 2019 年第 15 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散文類第三名）

朱槿花開的大地

這幾年，每逢週末假日，我屢屢從市區返回鄉下老家陪伴獨居的母親；傍晚時，我就在村莊周邊空曠靜謐的田野漫遊。舉目望去，田野小徑、溝渠旁乃至田野間，一排排整齊有致的朱槿（扶桑）灌木叢是常見的防風與隔界植物。事實上，朱槿花（燈仔花）也是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的植物——它的花萼常被拿來塗抹指甲，有時還被串接起來做成項鍊；鮮紅的花瓣則常被小女生用來裝飾髮梢。只是長大後，匆忙的時間已將它們緊緊閉藏於記憶的門檻深處。



有次，因故於入夜後才返鄉；即便是嚴寒的季節，我依然於夜色中的田野健走。獨自行走於村莊周邊的河溝小徑，除了遠處路燈依稀以微弱的光線，無力地抵禦這足以吞噬大地的黑暗外，只能聽聞並感覺呼嘯的狂風，正搖撼兩側早已繁花落盡的朱槿枝葉……；待返回村落田野交界處，夜幕已更加低垂。不知是已經有點疲倦，或暗夜狂風呼嘯帶來的「迴響」，或者某種潛藏心中的困惑等因素作祟；獨自走在無人煙而漆黑的村落周邊道路，平常不怕獨處與黑暗的自己，竟萌發某種無名的不安，甚至是微微的恐懼感。這不安源自何處？當下我並不知道。

晚餐後，依例在客廳陪母親聊一下天，我便進入隔壁房間看書。母親收音機的歌仔戲緩緩流瀉出迷濛蕩漾的悠悠唱腔，仿佛穿越當下時空而進入那個遙遠的時代；忽而，收音機中途插入庸俗而狡詐的藥品廣告，提醒我，時序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母親的收音機卻依然如故。

我捧著現象學家列維納斯 (E.Levinas) 的論著默默地閱讀著：我們是在「他者」的「面容」中找到倫理責任的根源……。抬頭窺見，母親正以步態龍鍾之姿，緩緩穿越房間狹窄的通道——大約是趁廣告的空檔，她準備上盥洗室。

「一直『拗』在那裡看書，不會很難過嗎？」

這是她時常對我耳提面命的話語。每次，總在心裡揣想著，母親並不瞭解，這就是我的工作與樂趣之所在啊。然而此刻，一個內在深沉的聲音，召喚我放下書本，再度陪母親於客廳對坐閒聊。

通常，除了聊聊村莊中最近發生的事件外，母親談的最多的還是幾個子女。母親成長於二戰後艱苦的年代，窮鄉僻壤之地未能提供她良好的教育機會，但她與先父憑著血肉之軀於這片荒蕪的大地搏得一家三餐溫飽，撫育了四個子女——對她來說，子女就是生命的全部……。母親再度提及這幾年來診治無效而困擾她的暈眩與失眠問題——在年少的記憶中，對於母親生病的印象，只殘留著那些廉價的感冒糖漿；那時候的母親連睡眠的時間都不夠，怎麼可能會失眠或暈眩？

暈眩中的母親如何經驗倒轉中的天地？隨暈眩而來的鎮日耳內轟鳴聲，是否如方才的狂風呼嘯聲？失眠中的母親如何獨自面對無數個漫漫的黑夜？想起哲學家列維納斯把「存在」的最初狀態比擬為人的暈眩、失眠，那是一種無人物介入，純然黑暗、蠻荒、四無依傍，甚至是恐怖的原初存在狀態；他所謂的「倫理主體」的建立，就是要擺脫這種近乎令人暈眩、失眠的空無存在狀態，並重新找到生命聚焦的方向。我仿佛明白了：年邁母親經年的暈眩與失眠症或許是她「靈性」症狀的顯示——失去了子女作為奮鬥與關注的焦點（那是她唯一所擁有的），母親便進入靈性上的空無與蠻荒狀態……。仿佛，方才我所閱讀的這些抽象深奧的理論思想，開始模糊、撤退；卻又清晰而具體起來。我猛然驚覺，觸動方才於黑暗中返家潛在的焦慮與不安的，正是眼下母親這已然疲憊殘破，如風中殘燭的身軀——它正悄悄化為原初存在的某種因子。我的心緒經歷著眼下的衝擊與迴響：不管我讀了多少書，寫了什麼文章，體會了什麼道理，其意義都無法與眼前母親的身

影帶來的衝擊相比擬。

即便對坐隔著約莫一、兩公尺的距離，我依然清晰地聽聞到母親因心臟無力以及長年的氣管宿疾所導致的哮喘聲；仿佛大地蒙塵，她肺葉裡的塵沙正在血液流動的間隙中掙扎而出……母親抽起一張衛生紙，蒙著頭，使勁力氣又咳出一口痰；待稍稍喘息之後，她因用力、糾結成一團而漲紅的臉，慢慢趨於平靜祥和，仿佛五、六十年的風雨苦難已然銷聲匿跡。

眼下不禁浮現母親年輕時代的畫像——我的腦海中已經無法追憶母親年輕時真實的影像，只能懷想那一張唯一殘存的青春照片：紅潤的臉龐中自然彙集天地蓬勃靈氣，翠綠色的素樸洋裝展示那個年代主流的色調，鮮紅的嘴唇則是青春大地下心跳的徵象——那是一顆氣勢磅礴，精明能幹、強勢、忙碌的心臟。

「意識」到母親的衰老，是在十年前父親驟然去世之後。當時，母親著實經歷一場青黃不接，雜亂搓揉的震盪期。我屢屢發現，搬到市區與兒媳同住的母親，便顯得終日焦躁不安，萎靡不振，甚至無所是事；但只要回到她熱愛的故居大地，她就仿佛換個人似的，內外進出，好像很忙碌的樣子。最後，母親終於選擇大部時間獨居鄉下老家，與她熱愛的土地與故人朝夕相守。但到了近幾年，我每次返鄉陪伴，注視她日漸孱弱的身影，都隱隱預感到：年近八旬的母親正在經歷一場衰老，甚至死亡的生命風暴。

早年的母親精明強勢顧家，其固執也是出了名的；在父親過世而選擇獨居後，這種固執與韌性似乎越形強烈。她，對外人錙

銖必較，有時近乎不通人情，只為了把錢累積成整數以寄付郵局定存。她，嚴拒子女請看護照顧；菲薄飲食，近乎自我虐待——我則屢屢把她獨自食用多日的菜肴從冰箱倒進垃圾桶。不只是生活起居，就連思想觀念上，母親就像沉積多年的岩石，將自身閉鎖在鬱積不散的內部世界；尤其近兩年耳朵聽力退化後，「溝通」起來更加困難。凡此種種，屢勸無效，自己不免也曾多次與她起了劇烈的衝突……。

談著，想著，母親好像也累了，繼而陷入長長的沉默當中。靜謐的燈光下，我隱約看見母親經年風吹日曬而斑痕遍佈的臉龐，閃爍著微微的光芒，與天花板上的蒼白的日光燈相互映照。從我的座位看過去，母親的身體動也不動，就像是一塊大半身已沉入大地的岩石，只有微光中的臉龐依然閃耀著——我能期盼在它身上雕琢些什麼，以讓它再度綠意盎然嗎？或者，我能給出什麼安慰？

夜深了，母親催促我上床睡覺。躺在曾是父親驟然跌落、去世的床鋪上，我總是不禁懷想父親生前種種；回顧村莊健行中那片迷濛黯淡的田野暮色，那份屬於紅色落日的悸動，今天黑暗中狂風呼嘯；母親如風中殘燭之軀所帶來的震撼……今夜自己也「失眠」了。

終夜，輾轉反側，思緒如狂風般四處飄蕩，又如陣陣浪濤排闥而來。寤寐之際，我的心魂飄移到那一次颱風過境後的田野——當時周遭七零八落的景象早已露出疲態；待走到田野另一頭，赫然發覺，田埂上那一整排挺立的朱槿樹叢，仍有一、二株，翠

綠的枝葉依然健在，鮮紅的小花苞早已又脫穎而出，如青春唇印的花苞正仰望著天空……。

我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心臟急促地跳動著：飽經風雨摧折卻依然翠綠的枝葉，就是母親年輕的化身；那鮮紅的小花苞就是我時時渴望上升的心臟——它從母親紮根大地的枝葉擷取無盡的能量，才得以開闢自如，生生不息……。

我想著，自從父親驟然往生後，獨居而不喜歡社交的母親，大概只能時時小心翼翼地掩起門扉，把自己閉鎖於如岩洞般的偌大廳房，獨自與過往熟悉的一切四目相對——那裏面還有往日歡樂的顏色與回音嗎？或者，長期的失眠、暈眩，早已使母親為時間所遺忘，只遺留即將被青草所覆蓋的殘軀？警醒之際，我終於領悟方才健走返家的路上，那種莫名的「不安」，也諦聽到自己靈魂最內在的聲音——觀想母親的容顏及其所遭受的風暴，我必須更積極想方設法來善盡「倫理責任」！

大地行者

祖父一生的命運與台灣歷史的起伏息息相關；但他的目光卻彷彿完全無視外界的風風雨雨，只是以佈滿霜雪的兩隻腳，默默地行走在這片土地上。

一八九五年，台灣歷史悲劇的開端，祖父正好在這一年悲苦地誕生。自幼曾祖父即過世。於是，從別人採收過的廢置蕃薯田，一窟一窟地挖掘，到尾隨大人稻米收割的背影，一穗一穗地撿拾，祖父童年卑微的身影就與台灣殘破的土地形影相隨。

踩過多少沙礫的赤腳田野，磨破多少堅實的雙手厚繭；扛過千萬斤的重擔後，壯年的佃農阿公終於蓋起一棟足以庇護一家大小的三合院。新的房子彷彿也蓋出一片新天地。

「人無百日好」，深知一粒米一頓飯都得來不易的阿公當然了解這個道理。於是，深怕命運有不測的風雲，阿公把雙腳更加殷切地踩出一片片綠油油的田野，從來也不過問新時代瞬息萬變的光影。果真是「花無百日紅」，突然「改朝換代」了。日本的「台灣銀行卷」都換成「舊台幣」了；沒幾年，舊台幣又換成了「新台幣」了——天公真的疼惜「憨人」，據叔伯們說，當時阿公的新屋裡頭還藏著一大堆疊的舊台幣呢！

阿公帶領一家大小於大地上又經歷二十多年櫛風沐雨，體膚空乏的艱苦奮鬥後，他手下又有將近二甲的田地了。叔伯們分家

產後，阿公自己留下一、二分地，力耕不輟；兒子們一一搬了出去，他堅持與阿嬤共住老家三合院，不受子女奉養。當時他已七十出頭，而我則小學三四年級，才稍懂事。

或許是小時候特別得到阿公阿嬤的寵愛，而且新家也剛好在同一村莊內，放學後，我常常繞道跑到老家玩。傍晚時分，依舊是阿嬤竈腳下煮飯，我蹲在旁邊張嘴嚙舌地陪她聊天。新劈柴火常常散逸出一種清新迷濛的香氣，實在令人著迷。我問阿嬤，阿公回來了沒有？阿嬤常說：「你阿公就親像牛棚裡那隻水牛，犁田命啦！一小塊地，整天在田裡不知拖磨什麼」？等阿嬤煮完飯，忙著餵食院裡大埕那群飢腸轆轆的雞鴨，那隻碩大的水牛終於現身，阿公削瘦細長的身影尾隨其後。回家後，阿公也沒得閒，牛棚裡安頓好疲憊不堪的「憨牛」，隔壁豬圈裡還有一群嗷嗷待哺的「憨豬」——阿公常這樣暱稱牠們。牛棚裡蚊蟲較多，阿公教我如何用乾稻草束燃燒驅除。有時稻草潮濕燃燒不良或處理不當，濃煙嗆人鼻息，催人眼淚；但我卻喜歡上那種緩緩釋放而上升繚繞，渾厚樸拙而帶有濃郁田野土氣的味道。若天色尚早，老人家會叫我留下來吃晚飯。所謂的「晚飯」常常就是一大碗的白飯，配上阿嬤自己醃製的蔕瓜、菜脯之類的，加上一條條鹹魚或一鍋上滷的豬肉——阿公常說：「人要吃鹹才有力氣」；而他自己確實過著「鹹酸」的生活。

歲月不居。阿公已年過八旬，那隻勞碌一生的水牛也已安然地「回歸故土」，田野裡只剩下阿公孤獨而略顯佝僂的背影了；我則進入師專接受文化的陶冶。有一次放假，陪阿公到田裡採收

豌豆，大半天工作的收成量大約一個肥料袋。隔天，我騎腳踏車走了大約半小時路程，幫阿公到隔壁溪湖鎮的果菜拍賣市場兜售。阿公的豌豆不灑農藥，看起來又瘦小又不結實，足足一個多小時都沒人理睬。最後，終於以八十元的價錢賣出——那時一碗陽春賣大約也要十塊錢吧！。

媽媽常說我，有空只會往老人家家裡跑，不去找小姐約會，不怕以後取不到老婆；但我覺得，和阿公阿嬤等老人家聊天，比較自在愉快。而阿公不上田的日子，總喜歡拿著板凳坐在屋簷下，靜靜地曬著午前溫煦的冬陽。外人及兒媳眼中，阿公相當孤僻嚴苛；但我眼前的阿公卻和善可親，只是話不多而已。他曾勸勉我：「你讀師專，要認真讀。不要親像你爸爸，不受戒，做牛又不甘願認真拖犁」！其實，早在分家產時，阿公就堅持把那份最重要的房地產過戶給媳婦，而不是給自己的兒子…。

師專畢業，我入伍當兵，阿公繼續種田。退伍前夕，接到家裡緊急電報告知：「阿公病危」。說阿公「病危」其實也不貼切，據爸爸說阿公只是覺得全身越來越沒力氣，好幾天無法上田而已。兒子們硬是把他拖上車送往醫院，可是他硬是抵死不住院，說已經快九十歲，村中同齡者只剩他一人了，想回家吃一碗蕃薯湯。

等我連夜趕回老家，阿公已穿戴好壽衣壽帽，靜靜地躺在廳堂側邊的木板床上。媽媽拉著我的手，在阿公耳邊大聲告知說我回來了，他頻頻點頭示意。我緊緊握住阿公那雙佈滿世紀風霜的手。屋樑下大燭光的燈泡映照著，他黝黑的臉上泛著微微的紅光；雙眼輕輕閉上，毫無病容，神情安祥自在竟如酣然入定的老僧，

仿若一世紀的風風雨雨都與他無關似的。我腦海裡突然浮現了一些小時候的光影：阿公上街時買回來我最愛吃的「鳳片糕」；他和阿嬤背著襁褓中的我前往鎮上看醫生，途經村莊外公墓的那一幕景象……。一切彷彿曾那麼遙遠，此刻卻又如此切近。約莫一個多時辰後，我驚覺阿公鬆軟的雙手已將我緊緊地握住不放，好像握住他畢生鍾愛的泥土，默默自如地顯示生命來去的莊嚴起伏。

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常常凝視著，阿公以及那片土地烙印在我身上的痕跡：對物質享受的營求近乎漠視，卻對孤獨自由的精神境界之追尋近乎苛求；視世間的名利喧囂如天上浮雲，只是雙眼緊緊盯住沉默的大地，如無言的行者！

暗夜微光

我還能看見你：一個回聲
可觸摸，用充滿感覺的
語詞，在告別的
山脊。

你臉上略帶羞澀，
當我頓時
如燈火般閃爍一下
就在那，人們
痛苦地說出「絕不」(Nie) 的心底。

保羅·策蘭 (Paul.Celan), 作者譯自德文，曾參考孟明譯本。

這是我堂哥一生曲折苦難，更是人性善良、苦難與希望的真
實事跡。

堂哥大我一歲，本名「李錦章」，義指匯集天地錦繡文章風
華，偏偏老天跟他開了個莫大的玩笑。由於從小體弱多病難以養
育，算命先生建議大家喚他為「流溪」，意指這個小孩根本是沒
有指望的，就像是已經被溪流沖走了一般；期盼以此名號讓老天
遺忘了他，能放他一馬。所以我們也都叫他「流溪」(台語)。

童年記憶中，流溪的身影就像老家三合院古厝斜瓦下掩映的
夕陽餘暉，總是那樣昏黃幽微。因為身體的虛弱，當小孩們白天

在庭院廣場瘋狂打鬧時，他常常靜靜地坐在一旁觀看。晚上的時候，隔著一堵牆壁，我時常聽到他嚎啕的哭泣聲；我問大人也得不到確切的答案，只知道堂哥一流血就難以停止。

民國五、六十年代，台灣鄉下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直到二十二歲那年，無意中聽人談起此病，堂哥才北上就醫。從醫師口中得知那叫「血友病」，只要定期施打血漿製劑即可正常生活。但是他兩個膝蓋早已因長年出血而扭曲變形，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

之後，他過了兩年如正常人般的生活，並積極地投入職場工作，揮灑青春的生命，甚至也談過一場沒有結局戀愛——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場愛戀。積極樂觀且滿懷正義感的性格，使他在主治醫師的鼓勵下，與諸多病友四處陳情，終於在民國 73 年催生了由衛生署補助的台大「血友病醫療中心」——他人生的第一場仗打得算是漂亮；可是，老天似乎不想讓他過著平凡簡單的生活。

兩年後，台灣爆發血友病患者「藥害愛滋」事件，堂哥就是受害者之一。隱忍十多年後，勇敢的堂哥選擇在媒體上公開自己受害的身分。過了兩三年，在他積極奔走下，成立了「藥害愛滋自救會」，為全台五十多位受害者爭取權益，並向政府及藥商求償。其後，這個組織又擴大為「浮木濟世會」，擔任會長的他並以具體行動督促衛生署通過「藥害愛滋補償條例」——無畏的道德勇氣與積極有效的行動能力，使他成為台灣醫療人權民間組織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

民國九十年，因為病痛的折磨，堂哥回到了鹿港鄉下三合院老家養病，我曾經幾度前往探視。走過村莊崎嶇蜿蜒的小徑，才得以到達這座有著六、七十年歷史的三合院祖厝。偌大的廣場側邊停著一部老舊不堪的裕隆轎車，背後車窗以紅色油漆寫著幾個醒目的字：「性行為感染愛滋病」。兩側車門又分別塗上「使用保險套預防愛滋」幾個紅字——我幾乎無法回憶起小時候曾經在這裡留下的歡樂記憶。

因有記錄夢的習慣，我還記得探視堂哥後的當晚我做了一個「噩夢」：大約是近午時分，你與一個陌生男子在一片海灘漫遊，白花花陽光帶來微微的刺痛感。突然，原本平靜的波浪開始腫脹、變形，繼而化為滔滔巨浪，宛若千軍萬馬般地将那男子捲入海底；你想呼救，喉嚨卻喊不出一絲聲音。不久，那男子上半身軀體直直地浮出海面，卻從肋骨縫隙噴湧出濃濃的血水，直到五臟六腑已被掏空，頭也不見了；只剩下清晰可辨的半身骨架於波浪中載沉載浮。空心的骨架內還不時發出五顏六色的閃光，宛若「空花瓶影」的景象，又像舞台上圓柱型的旋轉照明燈——堂哥長年飽受愛滋病侵蝕的身體就是這個空花瓶影。

之後，我才逐漸明白堂哥這些年來的行動及心路歷程。例如：一個人騎腳踏車繞著總統府表達抗議；隻身頂著炙熱的烈日在「拜耳」藥廠台灣分公司門口抗議；以具體行動四處探訪並撫慰藥害愛滋病友，並目睹他們一個個發病而死的無奈與悲慟。為了宣導及以行動預防愛滋病，他更時常頂著孱弱的病體而四處奔波，尤其是到學校附近及青少年匯聚的地方，發放裡頭裝著保險套與傳

單的紅布袋——當時衛生署的愛滋預防機制才剛啟動。我曾經問過他：

「你的身體與處境都自身難保了，為何還要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

「你不知道，得到愛滋病真的非常可怕，那種痛苦他人無法體會。我希望不要再有人感染到了！」

堂哥以堅定的語氣回答我。或許，這些看起來近乎唐吉軼德式的舉動，卻是沒受過高深教育，且一生為病苦折磨的他所能奉獻給社會的方式了。

民國九十二年冬末，堂哥病情急轉直下，虛弱而無法言語，經急診進入加護病房。隔年1月初，號稱「鐵人」的堂哥選擇以肉身和病毒同歸於盡，時年44歲。主治醫師說，病毒已侵入全身骨頭，能夠忍受這麼久的劇痛才就醫實在不可思議——當時，由堂哥等人發起的與美國藥廠之跨海官司仍在紐約進行中。

堂哥往生後，我又做了一個相當「詭異」的夢：海岸上有一位年老色衰的婦人，手裡抱著一位兩腳行動不便，脾氣暴躁，驕縱任性，且身體極度孱弱的小女孩。老婦人把小孩放在堤岸上，突然，這小女孩跌落入海中。很神奇地，小女孩的身體便縮小而變形為一條血紅色的「小美人魚」，靈活自如，出入無礙。突然，跟在後面的堂哥很得意地說：這小女孩是我與這老婦人以「試管嬰兒」的方式所生的孩子…。

這個相當荒誕的夢「訴說」著什麼？（海）水在多數宗教裡都

指向某種清淨、救贖或重生的意義。年老色衰的老婦指向堂兄歷盡風霜，殘破不堪的身軀，岸上，她手上那個作為生命延續希望的「小女孩」，身體卻極度孱弱而無望。或許，對於嚐盡人間苦楚的堂哥來說，岸上（人世間）盡是蠻陌恐怖的陰影；只有出離世間法而回歸作為生命源頭處的「水」，才能顯露其生命的自在光彩。因此，作為堂哥生命希望的小女孩只有選擇勇敢地躍入水中，變身為小美人魚——彷彿，只有出離世間後，他的生命才得以出入自如，啟示生命延續的某種渴望！

我想起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所謂的「純粹經驗」。它是超出「人類經驗」介入之某種心理狀態，具體展現為某種洪荒，蠻陌，甚至是恐怖，或如人失眠中之經驗狀態。列維納斯說，在這種近於恐怖的存在經驗中，人唯一的出路便是「逃離」；因著這種逃離，生命本身將脫離「在其自己」的模式，轉為「為他存在」——我無法體會堂哥無數痛不成眠而怵目驚心的夜晚，卻總想試著想像那種出離自己而「為他存在」的高貴情懷。

民國九十三年歲末，由記者與攝影師長年紀錄跟拍的傳記書《時間的病》出版。書皮正面以黑白的微顆粒色調，略顯模糊的影像顯示著，堂哥側身躺臥病床上施打血漿時痛苦呻吟的表情。書皮背面，堂哥佝僂的身軀背向鏡頭，沿著一條荒漠而略顯陰森的海濱堤岸蹣跚獨行。從他腳邊，幾排整齊有致的防波石向右前方蜿蜒延伸。在他眼前，越過畫面中間一片片蚵仔田，遠處夕陽餘暉把天邊映照得光影交錯，黑白搓揉參差而成的背景色調，看起來像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兆……。



閱讀《時間的病》卻激起一個「美夢」：在似水的黃昏流光裡，堂哥化身巨大鮮紅的海濱女神。女神每歌詠一聲，嘴裡便吐納出許多水藍透明的小鯨魚，親暱地依附在我略顯虛弱的身軀，又佈滿我寂靜的書桌。女神以音聲召喚你：「生命慾望如這些稚嫩的生靈，日夜耐心守護，自有不竭的靈思升起如汪洋大海」……。

堂哥短暫的一生幾乎就是由上述這些數不盡的病痛與恐怖的「純粹經驗」，以及這種「為他存在」的高貴行徑所組成的。雖然這一切只不過是暗夜中流竄的幽微光影，但我相信，這已足以為他自己的生命及社會映射出一些難以抹滅，屬於人性善良希望的光輝。

暮光犢影

那是晚冬季節，我回中部老家探視母親。趁著夕陽餘溫尚足以滋潤身體的時光下，與女兒手牽手，走過這條人煙稀少的村莊小徑。無意中，瞥見三頭黃牛的身影；一座老舊廢棄的三合院院赫然佇立眼前。長久以來，我竟然從未意識到它的存在，直到眼前的牛隻出現。我們迫不及待地想探探究竟。

原來，三頭黃牛就「住」在裡頭。看起來，三合院的廳堂與兩側所有廂房間門戶貫通，廣場正前方以木條及鐵架等器材圈圍著，形成一個封閉空間；因此，牛隻可以自由穿梭於整棟宅院。看著看著，我感受到空氣裡一種腐朽卻又帶著迷濛而潮濕的味道直撲我的鼻腔；繼而，那氣味彷彿觸動了腦海深處某個機制，在那兒反覆地搓揉激盪，進而浸潤、盈溢於整個肺葉，啟動全身的神經陷入如癡如醉的激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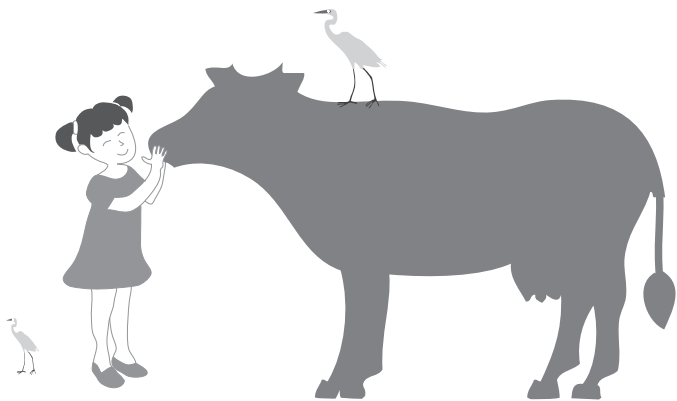
待定下神來，一頭咖啡深褐色的牛隻起身，走向柵欄邊並把牠偌大的頭顱伸出圍欄外。這是八歲大的女兒第一次和牛隻如此接近。即便是天性喜愛各種動物的她，面對此龐然大物，仍不免有所疑慮而顯得怯生生。

「不用害怕！爸爸小時候就曾騎過牛，還獨自帶牠們外出到坡地吃草」，我試圖鼓勵她和牛隻建立進一步的互動關係。

「是不是和楊過一樣騎著牛，奔馳而去？」她新近迷上金庸的《神鵰俠侶》。

女如其父。她彷彿也如同我一般，只有自由而盡情地縱身、奔馳、倘佯甚至棲居於大自然之中，那種靈魂的悸動感才會躍然湧現。然而，我要如何「安全地」滿足眼前小女兒期待的親密接觸呢？柵欄外的地面上就擺放著一捆又一捆仍算是青綠的玉米梗，以及一大叢青黃的乾牧草。我和女兒便順手餵食了幾根，果然牛兒欣然啃食；沒一會兒，另外兩頭也靠過來了。就這樣，隨著草梗一口又一口地推送，我們與牛隻的接觸就越加親密，女兒更是欣喜若狂；我的思緒也不由自主地隨之墜入「牛」的世界。

記憶中，自從阿公的水牛死後，就很少在村莊裡看過任何牛隻了。沒錯，這裡早期是個典型的農村。記得念小學時，每到農忙時節，無論是晨霧氤氳的上學路途或夕陽滿天的歸途，你唯一要閃避的「車子」大概就只有牛車了；白鷺鷥悠閒地起落於牛背上則是最常見的經典畫面。不知何時開始，這個村莊彷彿著魔般地起了快速而巨大的變化，只見一家又一家的傢俱工廠從外圍田地悄悄地往村內遍布，牛隻彷彿突然從我的記憶裡消失，更遑論之後離鄉背景的求學就業生活了。



從柵欄外棄置的兩台老舊牛車及稻草叢堆看來，這似乎是耕牛；然而，這種時代，誰還會養耕牛呢，還一次養了三頭？內心深深疑惑著。果不其然，女兒終於也問起這個問題了。

「應該是乳牛，也就是酪牛，奶酪的『酪』」，我怕她把「酪」和「肉」搞混了，雖然看不出現場有任何乳牛的裝置或跡象。

且不想到底是什麼牛。暮色中，夕陽的光暈已悄悄降臨位於兩輛牛車之間高聳的稻草叢堆頂端，昏黃的寂靜淡淡壟罩著這一處仿如與世隔絕的宅院。方才仍在附近廟埕戲耍的三、五村童恰巧路經此地，也只是好奇地注目一下，便又呼嘯而去了，彷彿這裡並不屬於他們的世界。然而，眼前的景象不就屬於金色的童年夢想世界嗎？或許，置身五光十色的當代科技喧囂世界中，是否連兒童也對於純屬「自然原始」的一切事物失去純真的感覺？

女兒從小就喜歡給各種動物乃至玩偶命名，好像這樣就可以永遠擁有它們似的；三隻牛分別被命名為《神鵬俠侶》中的周伯通，李莫愁，小龍女。幾十分鐘過去了，我們與牛隻的關係似乎已經更加親密了。當女兒攀爬到那輛緊貼柵欄的牛車上，雙手輕輕抱著周伯通並以臉貼近牠的頭臉不斷磨蹭時，牠還不時吐出那長長滑滑的舌頭反覆舔著她。但當李莫愁帶著牠那宛如彎刀似的犄角貼近時，她便一股腦兒地跳到地上牧草堆裡，順便來個小舂斗，樂不可支。如此反覆地觸摸、磨蹭乃至舔舐，無意中發現，周伯通那粉嫩而粗壯的陰莖竟然微微滑出，毫無遮掩地。我以智慧型手機拍下女兒與周伯通的接觸畫面。金黃的夕陽摻雜著紅潤的光輝從宅院上空斜斜照射下來，帶景框定格後，準備按下快門

那一剎那，我腦中閃過的念頭卻是「舐犢情深」。

周伯通的眼瞼特別肥厚，覆蓋著眼球，所以看起來眼睛總是微微輕輕歇合著——即便咀嚼草梗時也一樣；這讓人看起來就像是若有所思，活像個入定的老僧。同時，可能因為舌頭根本舔舐不到眼睛，牠兩個眼瞼下方就掛著兩串幾公分長的眼屎，看起來更像是含淚的沉思者。

女兒對於動物的酷愛本在意料之中，但她對牛的熱情則出乎我意料之外。之後，我又陸續陪同她與周伯通等共度了無數個奇幻的暮光時刻。

除夕那天，當我們如同往常般地從浪漫的歡樂時光返回現實時，稻草堆上金黃的光暈早已黯然褪色，農場主人此刻終於現身了；原來是曾有一、兩面之緣的村內老農夫。一番問答之後，終於得知牠們都是一二歲的「牛犢」：

「村裡面現在已經沒有有人在養牛了，因為實在划不來。這三隻是『肉牛』啦！通常大約二歲，等牠的肉肥厚一點就可以宰殺了」。

老農夫一邊把以高粱酒糟製成的飼料倒進牛槽，一邊以平靜的語調敘說著；置放完畢，他抬起頭望著我，又補充了一句：「牛肉真的很好吃呢！」

我沉默以對，也不再講話，繼而把目光轉移到院宅內外那幾株野生的「鹿仔樹」（構樹）。由於長期乏人照料，乾癟的樹枝顯得垂頭喪氣；靛青色的光影已然瀰漫樹身，稀疏而毛茸茸葉片上

的污漬也變得模模糊糊。夜幕彷彿一夕之間降臨，濱海的溼氣顯得更深更濃，我漸漸嗅聞出眼前那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牛糞泥沼，深褐的表面下散發出一種類似沼氣的氣味，空氣中也因而充盈著陰森詭譎的氛圍。小徑對面不遠處住家的燈火亮起，似乎也昭示我們應該從這桃花源夢境中回歸現實世界了。

女兒閩南語不靈光，大概沒聽懂老農夫的話語。但她的年夜飯一口也沒吃，接著發起高燒，時止時退。妻責怪我不該於寒風中帶女兒外出，母親則一度認為事有蹊翹，另圖它想；我沉默以對。年節就醫不便，直到大年初二，女兒竟然神奇地不藥而癒，又是生龍活虎。此後，對於是否還要帶她去看牛，內心不免有所猶豫。

開學後忙碌，已有一陣子沒有回中部老家了。

那一天，午後和煦的春陽普照，我們又來到三合宅院。赫然發現，農場擠滿了人潮，空氣中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好像有什麼喜事。一探究竟，原初斑斑駁駁的宅院被整理得煥然一新，柵欄拆除，牛糞泥淖清除得一乾二淨，黃褐色的泥土終於露出頭臉。那幾棵構樹好像換了新裝一般，老幹新枝參差交錯，新芽綠葉昂揚挺立；多少年未曾露臉的白鷺鷥，又紛紛起落於牠們背上。仔細一看，旁邊又多了兩頭淺灰色的小牛犢，緊跟在「小龍女」與「李莫愁」身邊——旁人說那是周伯通與兩隻母牛愛的結晶。三隻牛頭上都掛著一顆火紅的彩球，繽紛的彩帶沿著肩頸兩邊垂墜，樣子相當有趣。原來，眾人今天特地幫兩隻小牛犢舉行滿月慶生儀式。我與女兒走進周伯通身邊，已經褪下鼻環的牠又伸出長長

的粉紅舌頭，在我們臉上舔來舐去，我感覺到那種溫溫滑滑的濕潤感，彷彿置身夢幻仙境……。

……「爸爸，起來，帶我去看周伯通」，女兒又以她的招牌動作，在我臉上磨磨蹭蹭，喚醒正陷入打盹夢中的我。且不想是什麼樣的牛，我又帶著女兒到了三合院與周伯通等進行甜蜜的約會。

歡樂的時光如同往常般，總是短暫。當天返家途中，昏黃的天空似乎已吞沒了一切多餘的話語。猶然為雲層陰影遮覆的月亮，以她魚白色的光暈，正稀稀微微地意圖撥雲見月；不遠處，那幾朵默默飄移的彩雲，則又緩緩地朝月兒貼近。廟埕周圍那兩三盞聳立的路燈，突然竄出突兀而刺眼的光影，恰恰遮蔽我眼睛與彩雲的視界。暮色光影中，我忖度著，這般歡樂的場景可以再持續多久？在這些甜蜜的心事印藏於父女心頭之餘，我仍忍不住要為周伯通等牛隻及這片土地默默地祝禱！

（本文曾獲得 2016 年第一屆「后里甜蜜心事」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

俯仰天地證菩提

孟興：

時序已過清明節氣，天氣卻依然乍暖還寒；幾日寒流突然襲來，我長年畏寒的脊背又再度隱隱作痛。而你，長年因突出而破損的椎間盤，是否也感應到天候的寒冷了？

方才，沉鬱不化的心境，催促我走上了研究室頂樓觀景台。目光緩緩望向台灣海峽，薄暮時分，火紅的夕陽正好懸浮在輪廓模糊的大肚山頂上；夕陽兩側伴隨著綿延幾公里的火紅長雲，看起來就像是彗星的光芒。

然而，不消幾分鐘，夕陽終究下墜到山的另一邊而從我的視線消失，但火紅長雲依然不動如山，映襯出大肚山的暈黑輪廓。

我就這樣在頂樓觀景台上佇立凝視了約莫半個鐘頭，彷彿這樣的景象可以為自己已然貧瘠的想像，帶來某種啟示意義。孟興，我首先想到你。太陽終究要殞落——雖然殞落的速度就像一顆彗星陡然畫過星空——但是夕陽映現的火紅長雲，卻長時間留駐山頂，映襯出灰暗的天空；隔著觀景陽台上方矮牆四周環繞的厚實透明玻璃遙望，大肚山上，幾盞聳立的燈火則強力穿透黑雲壟罩，依稀閃爍的燈光直抵我顯得撩亂的目光——彷彿那些就是熠熠生輝的《海中孤軍》，《閩海烽煙》，《浯洲烽煙》；還有那些一直讓我眼花撩亂的巨著——孟興，作為你最知交的朋友之一，

因為研究領域的差異，一直沒能好好讀懂你一生的心血是我莫大的遺憾。

我知道你一生的心力全幅交付給學術；在你往生後不久，想起你曾經說過「還有些文章足夠再匯集成二本專書」。因此，寫信給令兄，想看看你還有沒有尚未發表的遺稿（歷史老師們想若你有尚未發表的文章，想幫你整理後刊登於《止善》學報）；令兄上窮碧落地翻箱倒櫃，搜尋你的電腦，發現並沒有我所謂的「遺稿」——是不是我把你提及的文章誤認為是「尚未發表」過的？

我們所敬重的一位老師說：「原本認為孟興老師可能還有遺稿，目前的狀況只能說十分遺憾；但也很安心，畢竟孟興老師完成了他的志業，應該沒有遺憾了！」——孟興，你是否真的沒有遺憾了？也有朋友看過你生前傳給我的最後一幅 Line 訊息圖卡：「看破，因為一切都在改變中；想開，因為一切都將會過去；放下，因為沒有一樣帶得走」後，認為這是你的「得道光景」——你已經證悟了世事無常，諸法皆空的真諦！

沒錯，如果說學術志業是屬於「超世間」的真諦，則你已證得超世間法的「空觀」真諦：既已取得學術的成就（就像我常說的：「孟興你在學術的海灘上早已取得六座堅實的灘頭堡；而我卻依然在海灘上浮浮沉沉」），又願意選擇「放下」——已然證成「從假入空」的「空觀」——從學術入手而證得對學術的「空觀」——放下學術。

沒錯，對如你般傑出的歷史學者來說，學術當然是生命重心

之所在；但是，從生命整體的觀照來說，尤其是身體違和而萌生退休念頭的那些年，你也隱隱覺得，學術只是生命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因此，我讀詩，你也重拾早年對於傳統詩詞的興趣，甚至也重拾早年對於鄉土小說的興趣等。或許，從事這些專業外的活動，真的讓你進一步體認到學術專業之「假」——以對於超世間的學術之「假觀」立「世俗」生活之法——你開始把生活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世俗中的一些活動。

就如你初退休時，屢屢告訴我退休後的心境：放下學術的執持，除卻纏身的雜務，心境如清風明月般自在飄移，生活如自然流水般充滿韻律與節奏——退休後，屬於你的人間幸福美滿生活正要起步……豈知，隨即親歷你的死亡，得年 58 歲。因此，我一直耿耿於懷的是，你生命中的「福報」缺少了那麼一大塊：一生未婚，單身寡人，也沒有花邊情事——這一切，彷彿只有「遺憾」（也有師友同樣據此為你抱憾）；孟興，你會同意我們的感受嗎？因為我想，凡俗如我者在世俗生活上算是有福報的；相較之下，你俗世的幸福生活剛剛要起步卻嘎然而止——這樣的「結束」，它的意義何在？這也算是一種「圓滿」嗎？或者只是「悲劇」？世俗的福報真的這麼重要嗎？

想起儒者所謂的「德福一致」議題。就德行來說，我曾認為你是儒門「狷者，有所不為」的典型：雖然出身名門世家，卻一向作風低調，平平實實，堅守原則與人倫分際，溫良恭儉讓……從這意義上，你至少擔當得起（漢）晁錯所謂的「方正之士」：「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

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是為方正之士」；然則，命運的造化，方正之士如晁錯，畢竟落得漢景帝下令腰斬的下場——從世俗義說，這是否就是命運的「悲劇」？

孟興，你的驟然離去，對我確實是一場「悲劇」。起初一陣子，每天隨著錄放器所播放的佛號聲中，我沉溺在悲傷的氛圍，終於有一蹶不振之感。其後，每到研究室，目睹沙發上空缺的座位，書桌上文具、茶杯等諸多你生前餽贈用品，你的身影自然如影隨形；當我感到苦悶想找人聊聊時，才又覺醒到你已經不在了一——你知道我向來喜愛孤獨；但是少了你，我的孤獨就破碎了……。

今晚，再度步上頂樓陽台。相較於上一次薄暮灰黑的天色讓人弄不清是台中空氣的污染或真是烏雲所致；今晚，天空黯黑更甚，但我確定那是濃厚的烏雲導致——向下俯視，少了空污籠罩遮蔽，整個台中市區燈火清澈透亮；透過空氣的折射，遠處燈火更是閃閃爍爍。眼下，就像是一片燈海，火海，或說滾滾紅塵可能更契合心境——滾滾紅塵，正是佛法「欲界」的表徵；魏晉人士所謂「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描述的正是「欲界」境地——我說你的人間「福報」少了那麼一大塊，也是指這個境地。

我們的「五欲七情」(財、色、飲食、名、睡眠等欲望，欲、喜、怒、哀、懼、愛、惡等七情)是「欲界」的主要構成因素。孟興，這些都是在你生前我們常討論的主題或事件；其中我們最常論及的應該是「名」(名位、權力、利益)。就如眼下紅塵，遠處，不知從哪個黑暗的地方竄逃而出的藍光，閃閃艷光更招搖奪目地散

射於紅色燈火叢上方。你我性格都偏向「狷者，有所不為」類型，目睹眼下這些貿然竄出的藍光，應該都不會想像成是對於神聖英雄的頌揚，而毋寧指向那些在職場與人間社會為了爭名奪利而醜態百出乃至喪心病狂的現象；借用哲人尼采對於這些善於妒忌並極力爭取自己名位的小人行徑之描述：

他的思想偏離了正軌，他的精神喜歡躲避處、隱蔽的小道和後門，每個隱藏的東西都作為他的世界、他的安全和使他恢復精神的事物而迷住了他。他知道如何保持安靜，如何不忘記，如何等待，如何使自己暫時地低微和謙卑」（《道德的譜系》，戚仁譯）

哲人精湛的語言正好為我們常討論的主題做了最深刻的詮釋。俯仰世間浮沉，天地悠悠，所謂的公道天理往往隱而不彰；司馬遷不也說：「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孟興，我該為你抱屈嗎？

即便是季春時分，觀景台上，我畏寒的脊背依然可感受到晚間陰風的襲擊；我緩緩下樓。途經樓梯間轉角空地，我不經意地從轉角敞開的窗檯，再次遙望同一區塊的大肚山——驀然驚覺，幾度凝視的那幾顆突出地閃爍於山頂上方的紅色燈火竟然杳無蹤跡；這一切都是「假相」？我再度跑上觀景台上，隔著防護用的高聳厚實透明玻璃望去，總計「六顆」突出閃耀的燈火卻依然伫立山頭。原來，我所凝視的山頂上突出的燈火，一直是透明玻璃反光折射所呈現的「假相」！可是，真的是假相嗎？

我再度返回樓梯轉角敞開的窗檯再三瞭望。終於明白：「真相」是，確實有六顆燈火是突出顯耀的，但是一直默默隱藏廣漠的燈海中；但是從觀景台上看，透明玻璃的反光折射作用，就讓它們再度躍上你的視線——何謂假相與真相，似乎取決於你觀照與思維的角度。

朋友勉勵我以天台宗「一心三觀」（觀空，觀假，觀中；慧眼、法眼、佛眼）來思維你一生命運的「遭遇」，即我所謂的，你人間「福報」缺失的一生；但我自認為慧根不足。可是，從觀景台上突出顯耀燈火的真相與假相事件，至少讓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重新省思這個議題。

從佛法的角度思維，所謂的欲界五欲（財、色、名、食、睡眠）看，你「受祿不過其量」，不貪財；「察身而不敢誣」，不貪色；「見賢不居其上」，不好名（教育部曾聘請你擔任台灣史「歷史課綱審查委員」，你都予以推辭）；你生活節制規律，「食無過飽，不貪甘味」；至於睡眠，你已經進入永恆的睡夢，無所謂欲不欲的問題。依佛法，欲界的「福報」，需修「五戒與十善」；所謂「離欲寂靜，是最為勝」，孟興，依你方正之士的德行，必然已臻於「欲界」、甚至「色界」的「天人福報」了——這才是你應該享受的「福報」啊！

孟興，這裡要請求你的諒解。因為，自年少時期起，我魂牽夢迴的就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世間情懷；若說生命存在的關懷，主要也就是這種日夜洶湧的情懷與掛念。然而，情思越深濃，繫盼也就越深厚；牽掛糾纏越多，迷情執念就越多，終致不得超越

與解脫——詩人所吟唱的「人間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深知身在情常在，悵望江頭江水聲」等，應該就是此等世間迷情執念的描繪吧。《莊子》所謂「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俗情深者，欲亦隨之——天機淺薄如我，竟然妄自以自身緣於無明而來的「欲求」，投射到你已然清淨無染的菩提法身；誤把欲求視為所謂「人間福報」而加諸你身上，並為你抱憾，實愚蠢至極。以儒者觀之，你依「直道」而行，於人間的德行亦可謂如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者不憂」，夫復何憾？從佛法觀之，所謂「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你一生就如同當代「學僧」印順法師，依法如義，夫復何求？

今天晌午時分，我又登上頂樓觀景台，左上方陽光雖然是從烏雲竄出，卻依然刺眼而閃耀。我把目光移向台灣海峽一方，即便光天化日，遠方大肚山的輪廓卻比昨夜還模糊——今天台中的空污又來襲了，整個市區與遠方灰濛濛一片。孟興，突然覺得，浩渺宇宙，從「俗眼」觀之，我們的生命只宛如眼下飄浮的塵埃，隨著命運之風雲交付給我們什麼任務，我們就努力地完成它；至於下一步往哪裡去，自己也無法決定。但是，我可以確知，你已經乘著更宏偉的天風，脫離眼下紅塵大地，於越過遠山天際的另一方，從事另一種隱密的任務；而我，即便仍屬紅塵大地中微不足道的塵埃，也會勉力找尋自己的道路，完成該完成的任務。

新近瀏覽英年早逝的英國天才詩人布魯克(R.Brooke,1887-1915)
詩作〈塵埃〉有感，謹節錄片段與你分享：

每一粒地上或空中的微塵，
將加速並閃爍，落在以後的歲月，
像一個秘密的朝聖者遭遇
渴望而無形的道路，

永不止息，永不說謊，
直到，超越思想，遠離視線，
我是所有塵埃中的一粒
必遇見的另一個微粒，是你。（江鑫鑫譯）

「我是所有塵埃中的一粒 / 必遇見的另一個微粒，是你」，讓我想到尼采所謂的「永恆輪迴」(Eternal Return)。按照尼采的信念，天地空間有限，但是時間卻無限；因此，只要時間無限地進行，則我們當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與命運，在永劫無限的時間輪轉中，終必有重複發生的一天；因此，即便是兩粒微塵，終也有再度相逢的一天——往左邊走邁向永恆，從右邊走也邁向永恆；這兩個永恆在時間輪轉中，終會有交會的一天。從這個意義看，尼采主張「命運之愛」（我把人類的偉大規定為知命），我們要把生命中每一個事件視為永恆的（因為它會再度無限次地發生）；因此我們必須珍惜、接受命運給我們的每一個事件，把它視為美好的：「我要學得更多，更多，要把事物的必然看作美好——這樣我將變成那些使事物美好的人當中的一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從此以後無論何時都僅僅是一個肯定者」（《愉悅的科學》，戚仁譯）

孟興，這一次與你的「對話」於此將暫告一個段落；但是，我們的對話還會持續地發生——你所說做的一切已經成為我生命整體的一個部分，它們會持續地在我生命中永遠地起作用。

（本文原載《台灣古文書學會會刊》（2020.04，第26期）

存在的光影——青春的憂鬱

歌頌吧，我們接受了我們自己。

「如果我曾沉默，好像那石階對陽光保持忠誠並忽略自己被常青藤縫合的傷口；如果我曾是孩子，好像那一樹白花接納蜂群的驚惶；如果丘陵曾能存活到盛夏；如果閃電為我開啟了它的圍欄；如果屬於你的夜晚曾把我原諒……」

目光，群星的果園，金雀花和孤獨都與你不同！歌聲使流亡終止。羔羊呼出的和風帶回新的生命。

——（法）勒內·夏爾〈青春〉，張博譯

這裡，曾經是你們一同居住了五年的學生宿舍。不過，那已經是多年前的光影了。如今，再度聚首，宿舍原址改建成教學大樓——你們在一樓大廳舉辦畢業 30 年後第一次（級友）同學會。

眼下，只能憑著大家胸前垂掛的姓名牌，一一檢視彼此青春的容顏與回憶——畢竟映入眼簾的盡是或稀疏，或灰白的髮際，中年臃腫的身軀也早已覆蓋了曾經蒼白削瘦的年少形影。只有廳外不遠處，那幾株翠綠的椰樹姿態依然高傲，默默地將歲月的煙塵搖晃入靈魂深處，召喚著你曾經暗無天日的青春騷動。

過了知命之年，時間是世上唯一值得珍惜的禮物。然而，

三十多年前，你的時間曾經停滯不前，原地打轉，繼而把自己捆縛於層層灰黑的厚繭之中。

當時，那種頑固的強迫性憂鬱與焦慮時常讓你腦中一片空白，心中漆黑無光，欲訴無言……。你曾經試著理解波特萊爾的〈憂鬱〉：

當大地變成一座潮濕土牢，
那兒，「希望」向蝙蝠一樣，
用膽怯的翅膀拍擊四壁，
並用頭碰撞腐敗的的天花板；

……

而長列的靈車，無鼓無樂作伴，
緩緩在我心靈遊行；「希望」
被擊潰哭了，而殘忍暴虐的「焦慮」
在我低垂的頭顱豎起黑旗〈憂鬱〉（莫渝譯）

《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只是，當時稚嫩苦澀的你猶然無法意會到這樣一種真理：你的寂寞憂鬱起於靈魂深處某種迷妄的執著與虛妄的自卑，因而被五彩繽紛，富麗堂皇的「世俗表象」遮蔽了那種無言的命運啟示，箝制了靈魂真實而自由的顯現；孤獨凝視的目光蒼白無力，恹皇失措。然而，即便如此，無言的命運也未曾隨意地放棄你——它仍以一絲絲的微光隱隱召喚著你。

待回神過來，老同學們正熱情地敘說三十多年前歲月的光影。

那是民國六十年代中晚期。師專校園內的基本情調是抑制、沉悶甚至是封閉的。你們被要求從寢室內務到外在行為，思想（如若當時有的話）與觀念都是謹守規範的，甚至連生活「經驗」也彷彿被安排到一定的軌道中——師專生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就像日月的運行般，從來不允許出任何差錯。

校園外，當時台灣中小企業剛起步，無調的鄉土文學論戰如火如荼。抑鬱苦悶加上白色恐怖的時代氛圍下，一股台灣民間的生命力正緩緩騷動，繼而竄出火苗：「中壢事件」，黨外民主運動受挫，繼而震驚國際的「美麗島事件」爆發。從一些師長們口中聽得，那些暴民如何藉故擴大事端，企圖顛覆政府。然而，你彷彿知道這世間不如想像的單純，雖然保持沉默卻在默默地質疑。然而，當時如泥菩薩過江的自己，正以滿布淚珠的目光緊緊盯住淒風苦雨般的內在世界……。

當時，你已經隱約感受到，靈魂內在激盪的風暴正把自己逼向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內在世界的煩憂、焦慮，以及對於外在世界的徬徨與怖慄，交織成一顆膽怯、猶豫、掙扎的火球，時時在你內心深處燃燒鼓譟。它將把自己帶向一條怎樣的道路……？

會場中，拿著麥克風，老同學們正依序分享三十多年來的人生喜悅與滄桑，乃至於最熱門的「養生之道」……。

想起師專剛畢業緊接的入伍初期。那是 1980 年代早期，軍隊體能的鍛鍊幾乎達至負荷的極限，晚上睡覺時常依稀可感受到白天緊繃的筋骨之「爆裂感」；至於腦筋則處於徹底鬆弛的空無感。

那是仍高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時代，處於戒嚴、封閉、沉悶、白色恐怖、嚴格管控的氛圍，在軍中，最好全身每一個細胞都能聽命行事，你最不需要的就是「思想」，當然也沒時間讓你思想。

弔詭的是，軍隊的訓練正徹底地執行了《老子》所謂的：「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長不敢為也」。因緣如此奇妙，或許是已然渡過青春風暴而身心漸趨成熟，或者由於一段時間的實腹強骨，「虛」心而無知無欲，你的憂鬱症狀開始減退，繼而幾乎銷聲匿跡。「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李商隱〈酬崔八早梅有贈〉），始料未及的，兩年的軍隊生活，無意間造就了你的天花道場；「炸開」你憂鬱的面紗，撥開你氤氳不化的煩惱糾結。

另一方面，那也是感性爆炸的時期，之前封閉、憂鬱的能量瞬間轉化為與新世界接觸的動能；彷彿，「即使是最卑微的花朵，都能引起我非淚水所能表達的沉思」（華茲華斯）。你了然自己敏感纖細的愁緒，也驚詫於外在世界之絢麗多姿。記得曾經夜裡流連於高雄市政府附近愛河兩岸，晚秋沁涼的夜色顯得相當靜謐，卻又帶著迷人的媚惑感。走過橋上，依然黝黑的流水宛如對匆匆過往的行人，展示她蠻樸且毫無遮掩的胴體。曾經親耳聽聞，多少軍旅同袍宛如遊魂般地，化身為一隻隻急躁不安的粉蝶，呼朋引伴，穿梭於愛河兩岸，飛向陰暗狹窄，夾雜著濃艷香氣與狂野汗騷味的角落，尋覓著虛幻不安的短暫忘我感受。眼見這樣狂野不羈的青春風暴，你緊緊牢記自己是如何熬過青春的憂鬱風暴的……。

至今你仍然難以確切理解當時那種強迫性的憂鬱從何而起。或者是「固著」於國中時期曾有過的一絲輝煌紀錄？或者源於那個年代師專男生特有的「自卑」情結？或者純為青春的狂飆及少年強說愁心態？或者根本是遺傳性的神經質因素使然？然而，憂鬱固然給了自己一段艱困的青少年時期，但它斑駁的陰影卻又召喚了自己對於詩及哲學光芒的嚮往，並因之牢牢維繫住那可能不斷下墜的身影，從而使自己日後逐漸步上學術的道路。

前一陣子，為了接送參與活動的么女，你再度返回睽違多年的師專母校。車行柳川橋頭，眼見河道兩側溫柔的堤岸草叢，早已被禁錮於平直而僵硬的水泥牆。校門口馬路已擴寬成十二米大道。斜對面不遠處，為了娛樂功能而興建的戲院綜和大樓，也早已取代了當年陰鬱而侷促的低矮水泥房。那是寒風刺骨的冷冬傍晚時分，校門口的人潮零零落落，馬路上的汽車卻不斷轟隆地呼嘯而過。默默地凝視著這曾經狂風暴雨，卻也不乏黑暗之光的青春生命場域，不禁滿懷感激之情：是那樣的風雨造就了今日你猶未下墜的靈魂光影。只是你想，年輕世代的學弟妹，是否還有人知道諸多詩人的「憂鬱」呢？是否知道，眼前這歡樂的大樓曾經藏匿著憂鬱的神祇，而只有感覺敏銳且勇敢地咀嚼過靈魂痛苦滋味的人，才能進入祂的殿堂！

接了女兒上車，緩緩驅車離去。沒有任何憂鬱的塵沙為你送行。只有不遠處，柳川彷彿仍以一定的姿態，將你青春的光影再次懸浮於這曾經生機盎然的河岸，聆聽靈魂最溫柔與充滿關注的教誨。

小樹苗的星空

「在燕子的筋斗中，一場暴風雨正探聽消息，一座花園落成」。

——（法）勒內·夏爾 (R.Char), 張博譯

親愛的法琳：

前幾天，媽媽既神秘又興奮地告訴我：「你知道今年母親節，女兒送我甚麼禮物嗎？」等我仔細一看，那是妳參加學校慶祝母親節圖文競賽的作品——這也是妳在小學階段最後一個母親節。

畫面遠方，繁星點點的天空下，一棵已然「茁壯」的樹木從中挺立；畫面正前方，我們一家人背對畫面，肩並肩地坐在一張黃色的長板凳上。隔著斗大一片半圓形綠地——綠地左前方一顆小巧鮮紅的「愛心」嬌怯地閃爍著（這合乎妳一向低調的性格）——我們一家人彷彿正仰望著星空，訴說著無盡甜蜜的故事；或者，我們正思念著已經去國數年未歸，今年也將從法國服裝學院畢業的哥哥。妳用工整的字跡寫著：

小時候我是一株樹苗，妳們灌溉我，陪伴我成長；如今我已茁壯，用樹蔭讓你們乘涼，同時也陪伴著你們。送妳們一片星空，滿天繁星代表點點滴滴的愛與回憶。只要昂首一望，就能看見滿天的希望。

如同平常盡情欣賞妳的諸多傑作般，爸爸多次端凝賞玩這令人驚艷的畫面。突然發現，以畫面遠方的樹木為界，妳兩邊天空的色調卻截然不同：左邊是灰黑的，右半邊則是湛藍色。我默想，化身為「小樹苗」（在爸媽看來，那依然只是小樹苗），獨立於星空下的妳，正面臨成長的歧路。湛藍的天空是妳小學生涯最常仰望夢想的色調；如今，妳將要畢業了，面對未來不可知的國中生涯——據說，那將是暴風、雷雨、閃電交加的黯淡星空。在爸爸看來，小學時期的妳，就像一棵長期被植栽於庭院花盆內的小樹苗；「成長」，就是樹苗被移植到更廣闊、更多自由陽光的空間，卻也要獨自面對風摧雨折，甚至雷光閃電的風險。杭杭，爸爸是有點擔心！

妳在鳥語花香，甚至是蟲魚鳥獸（我們家中的狗狗、小鳥、烏龜、兔子、魚等）的環境中成長。然而，除了山村迷你小學與社區，妳可曾獨自漫遊於外頭那一條條如夢幻的街道？妳可曾隻身佇立原野，觀望火紅的夕陽從妳未曾到達的另一端消失？如今，即將進入市區大型國中；畫面上那一邊黯淡色調的星空，是否就是妳潛意識不安的顯示？妳是否意識到，那棵獨自佇立星空下的小樹，必須孤獨面對暴風雨的摧折與嚴酷考驗？

妳是否覺得爸爸擔心太多了？一方面，爸爸擔心生來纖細敏銳，且拙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妳，是否能夠處理好這些棘手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台灣長期的中學教育體制下——他們說，補習是免不了的；所謂「免試」就是「免不了要考試」云云——生性熱愛自由的妳，是否也將如許多大哥哥大姊姊般：從晨曦霧靄未褪的

清晨便匆匆出門，直到凝望星星繽紛墜落的月色中才能返家——且童年嬉遊的美麗身影從此消逝。那是怎樣的景象？

妳還注意到，至今仍掛在家中角落，那張妳幼兒園畢業，爸媽書寫的卡片：「杭杭，勇敢向前走」嗎？或許，小樹苗要真正的茁壯，就不能永遠滯留在庭園，過著細數墜落星星碎片的生活；就讓白晝陽光將她曝曬成一樹的綠蔭，讓風雨的摧折強健她堅韌的枝幹。無論黑雲如何掠過天空，爸媽永遠都將保持堅毅的清醒，陪妳諦聽黑夜風暴的頌歌。歷經這段風暴期，妳將茁壯如家門口圍牆外，那一株我們一起栽植於土地上，如今已身手矯健的茶樹。雖然歷經多少風狂雨驟，她依然屹立自由的天地間，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風，聆聽我們每天回家時歡欣的腳步聲。妳還記得我們一起朗讀葉慈 (B.W.Yeats) 的詩句：

願她長成一株茂密而隱蔽的樹，
他的全部思緒就可以像紅雀鳥族，
沒有勞形的事務，只是
四處播送著它們宏亮的鳴啼，
只是在歡樂中相互嬉逐，
只是在歡樂中你吵我爭。
呵，但願她象月桂那樣長青
植根在一個可愛的永恆之處。
〈為女兒的祈禱〉，傅浩編譯

詩人的話語就是爸爸的期盼與祝福，只是人生不會凡事都這麼「幸福」啊！還記得，大約四、五歲時妳就常會問「我會不會變老？我會不會死掉？人為什麼要死掉？」甚至因此而激動啜泣；還記得妳曾有過的神來之筆嗎：「影子是看得見的靈魂，時時守護著我們，只有真誠而勇敢的人才碰觸得到它……」。法琳，爸爸想說的是，我們的真誠與勇敢應當要以從靈魂天性中升起的力量為標的，而不要耗費於瑣碎而無謂的事務上；可是，最近屢屢窺見妳晚上閒暇時，攪鏡自照良久，細細照料臉上不時爆發出來的粉刺。爸爸要叮嚀的是：美可以來自（如妳）對大自然一切的精微鑒察，也不排除外表的美麗，也可以來自轉化灰黑的貧困或風暴，也可以來自赤誠的火焰之光；但更應該來自於每一個獨一無二而真實存在的靈魂，所散發的那種充盈不已的特質——「充實之謂美」《孟子》——這種美的光明永遠不會有陰影。聰慧如妳，應可領悟爸爸的用心。

法琳，因為一張畢業前夕的圖文作品，勾起了爸爸許多的思緒與回憶。妳要送給爸媽「代表點點滴滴的愛與回憶」的星空；爸媽則希望逐漸茁壯邁入青春期的妳，能夠在內心最深處，好好地保存這些美好的回憶與愛，讓它們充盈於妳靈魂的每角落，默默發酵、成熟，化成妳生命中的希望與力量，以勇敢地面對不可預知的風暴。法琳，妳準備好了嗎？

輯二

大地的靈魂



輯二：大地的靈魂

我不做什麼大事來對抗魔鬼：
我勞作，時而從我的工作裡
抬起眼，在天空前看見月亮。

整個冬天，還剩下什麼在閃耀？
在凌晨時分，我走出屋門，
雪鋪滿空間，茫然無際，
草在這沉默的致禮前傾倒，
誰也不再期待的，在這裡顯現。

——〈不期而至〉（法）菲利普·雅各泰 (Philippe Jaccottet, 1925-), 姜丹丹譯。

在《與神對話》一書中有一段話：「地獄是喜悅的反面。它是不圓滿。它是知道你是誰和是什麼，卻無法去經驗。它遜於你的本質。那就是地獄，對你的靈魂而言，不可能有更大的痛苦」。在從事文學寫作之前，是常有這樣潛藏的痛苦感覺：多少年的求學歲月，聆聽了多少聖賢教誨，腦海裡擠進了多少僵硬的學術概念，漂浮過多少生澀的文化理想，卻少有如實印證的「體驗」——抽離了有血有肉的經驗本身，生命就彷如只是一具軀殼，一個空花瓶影。

生命中曾經有一段獨自棲居南部海濱，而有更多時間親近大海與自然的歲月，同時也將禪修的經驗與大海結合——我試著在

一片沙灘海域練習禪坐。一天傍晚，身處寂靜的海邊，雙眼微閉，專注於呼吸；當呼吸越來越沈緩綿密，心境也逐漸沉澱下來。岸邊海浪衝擊的聲音，反覆地形成一種連綿不斷的起伏節奏。隨著呼吸持續的專注，節奏感不斷地增強，意識似乎開始淡漠，逐漸與海浪節奏合而為一；時間似乎也幻化成這海洋的韻律本身，千年如一日。

就是海濱的歲月，逐漸如實感覺到自己心境的轉化；相較於諸多聖賢書籍的教誨與人類文明成就，這片海域對我來說毋寧顯得更加真實與親切。她容許你置身其中，朝夕相處，任憑你以身體觸、撫、聽、聞；臣服於她溫柔的臂彎，傾聽著沉默的教誨，聆聽自己心中真正的聲音。當時因為獨自客居異鄉，延續海邊所帶來的深度孤獨感受，常常可以連續幾天不和任何人說一句話，享有極度的孤獨與自由。就在這種深度的沉默中，我更得以反觀自身；隨著心思越發敏銳，世界因此變得豐富透明起來，與自己更加沒有隔閡——這種難以道盡的愉悅感，可能就是某種粗淺的「密契（神秘）經驗」；當我開始嘗試文學寫作時，這種難以忘懷的與自然融合的親身經驗，更成為精神上重要的資糧——一片海域能夠成為靈性上的導師；每一吋土地，每一棵枝葉，每一株花草亦如是。

輯二第一篇，文學獎首獎作品〈達瑪巒春秋〉，就是秉持這種心境下的「回顧」之作，我檢視了 20 歲出頭在南投信義鄉小學任教一年的經驗，文中更多地著重於對原住民山村景緻的描繪，以及自己徜徉其中所獲致的靈性啟發——「達瑪巒」的地利國小，

至今仍是個人心目中的「聖地」；而本文寫作，也讓我開始學會如何從繁雜的經驗中萃取出言語精簡卻又質地深厚的意象，並從這些意象中再返回到內心深處，藉以提升自我的生命境界。評審王希成先生表示：「喜歡那種自然主義的敘述風格，清新安靜中帶著深思與反省的況味。雖三十年前在靈魂最深處扎下的永恆印記，透過回憶文字，充滿畫面與自然情趣，卻如斯鮮明躍然紙上……豐富地獨擁整片山林，體悟自由縱身、奔馳、徜徉，甚至棲居其中那種靈魂的悸動。深入閱讀，好像亦可碰觸那種神祕經驗」。

也是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靈魂的安居〉，是我作為「嘉義女婿」所能貢獻給嘉義的靈魂之禮，文中透過自己因棲居數年而熟悉的嘉義景致與人物，極力捕捉這個都市的靈魂風貌。其實我不羨慕所謂的名山勝水，只在乎棲居地眼前咫尺可親的一片「風景」，那才是我們可以朝夕徜徉其中的勝地；本文也以「天地人神」共同臨現的哲學概念作為結語，這也是嘉義最令人迷戀與嚮往之所在。評審鄭順聰先生則說：「此篇散文最棒的特質是平實，猶如雙腳踏在嘉義的地面，走過城市內的各個角落，觀察、描述、思索，雖不是嘉義人，字裡行間滿是嘉義最重要的特質：誠意」。

〈大地之華〉則是延續〈靈魂的安居〉之姊妹作——它試圖從嘉義公園內部的歷史紀念文物陳設與自然、造景中，刻畫一座公園的靈魂與生命。從「俯拾即是幸福」回顧個人與兒子、女兒徜徉其中的永恆記憶；從「丙午烈震紀念碑」等文物，描繪了殘破的大地，歷史的陰霾等先人艱苦的奮鬥歷史，乃至畫家陳澄

波所代表的台灣精神等。

〈走進一座村落的風景〉一文，如同〈朱槿花開的大地〉，也是這些年利用假日回鄉下老家陪伴母親時有所感之作，只是後者著重於故鄉村莊景緻、歷史人文之描繪與漫遊經驗中之省思。對許多人來說，從青少年便離開故鄉求學謀事，幾乎都已經忘懷了那片曾經供我們休養生息，乃至孕育原初靈魂的大地與風景；但是，「路是人走出來的；『風景』也是人走出來的」——希望本文能夠喚醒那些有心人的情意，回頭召喚故鄉風景的靈魂。

〈大地的滋味〉作者帶著妻女前往某「懷舊主題展館」，與妻女共同品嚐台灣早期兒童食品的滋味與回憶，以彌補親子因時空差距所導致的生命經驗隔閡；並藉由「阿嬤的晚餐」，帶出早期台灣鄉下家庭雖然物資貧乏，但其植根於土地的食物卻依然洋溢著幸福的滋味。

〈宇宙的光影〉（文學獎獲獎作品）從作者平常最喜愛的游泳運動中獲得靈感，並受到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相關「詩學」著作的啟迪，從游泳池中驚見「一團倒映在水藍色的地磚上，如萬花筒般的七彩光波」起興，進而極盡想像之能事，將作為「微型空間」的七彩光波，與宇宙萬象和生命的誕生等奇蹟，進行了哲理性與感性形象並重的書寫。

〈霧峰大地情緣〉（徵文競賽入圍作品）則是從自然人文風光，並兼及自己身心靈療癒的角度，對第二故鄉（台中）霧峰的書

寫。文病中觸及民國八十年代霧峰純樸的鄉村景緻，也涉及自己於「921大地震」後身心療癒的旅程，算是屬於土地與生命情懷的書寫。

達瑪巒春秋

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師專畢業的我，告別兩年苦澀的軍旅生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水里搭上班數稀少的客運車，即將前往信義鄉「地利國小」，那個從未謀面的原住民部落小學報到。客車漸漸遠離水里街頭，來到通往信義與地利的分叉路口，車子沿著左前方叉路而行進於崎嶇巔簸的山路中。車窗外，左邊是沿著道路蜿蜒聳立的山壁，右邊隔著一條腹地廣大而水流稀少的河流，遠望是翠綠的崇山峻嶺。眼下我揣想著：即將見證的是「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的原始部落自然景觀？或者是那種「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的桃花源世界？……就這樣，客車緩緩駛進我的「達瑪巒」（地利舊稱）春秋。

小學操場對面不遠處就是濁水溪。依稀記得，冷冬季節，升旗典禮常常在濃霧尚未褪去的晨曦中舉行，踩在濕潤的草地上，我總會凝視操場對面濁水溪上空的氤氳霧氣，沈湎於那種飄渺浪漫的空氣中。傍晚課餘時分，山村則有另一番景象，周邊的山徑便是我慢跑或漫步的世界。那時在通往民和漢人社區的山路兩側，除了茂密林木與不知名的花草外，也時而可見零星的小米田散佈濁水溪畔。那是小米待收成的初秋傍晚時分，從山徑一眼望去，片片金黃的穀粒在夕陽餘暉中隨風盪漾；略帶喘息的呼吸節奏聲，伴隨著山中靜謐氣息，心境是清澈透明的。常常，跑完步後躺在

學校操場翠綠的草地上，聆聽著不遠處濁水溪傳來潺潺的流水聲，晚風徐徐飄來，心思轉而細膩敏銳；翱翔於浪漫的想望世界，把青春的夢想投影到眼前這片山川大地，我彷彿獨自擁有整片山林。「俯仰終宇宙，不樂復如何」；此刻，彷彿山就是我的心，就是生命的整體。

順著地利通往雙龍部落的沿溪山路漸行漸入，台灣平地常見的野薑花也沿著山壁旁散佈著；異鄉與它們再度相逢，我感覺到台灣大地血脈緊緊相連，有種莫名的親切感。不知野薑花又如何陪伴原住民小朋友渡過天真爛漫的童年？眼前不禁浮現臥伏在母親背上的幼年模糊記憶：多少次入夜時分，爲了巡視田間水稻灌溉，母親背著年幼的我快步地穿越野薑花叢，清晰地聽得到葉梗因碰撞而發出之淅瀝響聲，葉脈間微冷露水時而濺灑在稚嫩的臉頰上，我把頭更緊緊地鑽入母親溫暖的脊背中；小小的身軀隨著母親動作之起伏而微微地震動著，直到岸邊此起彼落的蛙鳴蟲叫聲催促母親伴隨星光返家。時常，在地利山村周邊腹地，在濁水溪畔，我會像貪玩的野孩子般，幾乎忘了返家的時刻。

有次假日，獨自漫步於濁水溪上游丹大林道附近的幽深山徑，一隻很像「禽類」的動物在眼前鑽動。它全身覆蓋著鮮紅色的羽毛，頸部及翅膀周邊卻又間雜著灰藍色彩紋，大小如雙手攤開的手掌；它不飛翔，當非鳥類；卻又快步如飛，當亦非失群的家禽。眼前，僅僅約十餘秒鐘光景，這不知名的「珍禽」滿足了自己內心深處對山林荒野的迷戀；是它在天地間孤獨、自由、輕盈、隱現自如之身影給了自己對生命存在的終極嚮往。就是在地利遼闊

幽深的山林中，才漸漸領悟到，原來自己之於自然大地的領受，時時流轉於聽覺、觸覺與嗅覺；只有自由而孤獨地縱身、奔馳、倘佯甚至棲居其中，那種靈魂的悸動感才會躍然湧現。於是，初生的青草滋味可與夜夢被褥的溫香混合成淡淡芳香；淺淺啃嚼一些不知名小草，無論是鮮嫩甘甜、粗韌酸澀，甚或腥臊不化，都是身體與大地自然原初的「融洽感」；走在濁水溪畔廣闊的河床砂石野地，腳下碎石細沙的觸感可以牽動全身敏銳的神經。來到地利之前，只知道自己在彰化西部海邊成長，心卻隱約嚮往天邊遠處模糊的八卦山影。此時此刻置身地利山村，才徹底滿足了對山林的渴望，也才真正領悟到，哪怕是一片不知名的落葉，其芳香色澤、觸感品質、味覺感受，其勻稱肌理、繽紛葉脈，都有其獨特的完整性；即便是一顆石頭，都潛藏了天地之間的奧秘。

地利山村的傍晚，會因季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風味。晚春初夏時節，周邊腹地山徑兩側，盡是林木青蒼，伴隨著初夏特有的清新氣息，瀰漫於空氣中的花草香濃烈得嗆鼻。盛夏之際，濁水溪畔空地間雜著初生嫩綠或成熟微黃的香蕉串，空氣中便有著獨特的氣息。置身其中，隨著自己身體律動及呼吸節奏之起伏，時而宛若端午蒸籠水氣中微微滲透出來的粽子芳香，令人頓感通體沁涼；時而宛若小時候農家炊煙時，新鮮的木材燃燒時煙霧中所散逸的迷濛香氣，似有若無，沈幽勾遠，直可令人神迷魂醉。甚至在某些盡情忘我的時刻裡，會感覺這是一個時間靜止空間無盡的世界。因為，天地莫大，此處可容；古今悠悠，此刻已盡，這是一種更為深刻地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感受。其後，才知道這

已接近修道者所謂的「神祕經驗」，而地利山村曾經是自己的「聖地」。

是原住民以他們原初生命之雄渾狂放，那種樂天知命的豪情奔放，解放了我封閉如牢籠的心扉，開啟自己長久以來深深被壓抑的年少激情，引領我飛向心窗外湛藍無垠的碧海晴空。「入境隨俗」，有時，入夜時刻，我們也會和三五村民在家中喝起他們自製的小米酒。想必當時，酒神的騷動曾使自己喋喋不休地胡言亂語，杯觥交錯中讓我卸下平日顯得虛假的禮數；也就在杯酒高歌的豪情中，發掘了自己那尚未顯露的野性生命，體驗著那種一而不黨，宛若天放的人性原鄉情懷。「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或許正是在那種盡情忘我的時刻中，自己得以拋下全身蒼白的書卷氣，學會以全幅生命去體驗生命存在的真實與美感，更學會對天地自然與神祇的尊崇。

那一年山村的聖誕節活動，我幾乎全程地參與。白晝的慶典，讓我如實感受到「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的歡樂景象。平安夜的報佳音活動，聖歌隊由教堂出發，沿著村中主要坡道往下行進，再由周邊起伏的小徑繞村一周。嚴冬冷風由濁水溪畔呼嘯地傳來，在靜謐的大地中，唯獨山村燈火通明，而聖歌不輟，某種異樣的神祕感油然而生：「舉頭三尺有神明」，冥冥天地間，一草一露自有神明在焉？或者，根本沒有所謂的神明，只有人類彼此之間及其與天地自然間無盡的征服剝奪或共同創造的歷史？那一年在地利山村我曾經如此感受並思考著神存在的意義問題。

「宇宙一何攸，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髣髴早已白」，

陶淵明的吟嘆再度點醒自己，離開地利桃花源世界而墜入塵網已近三十載；驀然回首，猛然發覺，「達瑪巒春秋」已然悄悄在我靈魂最深處扎下永恆的印記，她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被抹除。

（本文曾獲得 2014 年「喜菡文學網」第五屆散文獎首獎）

靈魂的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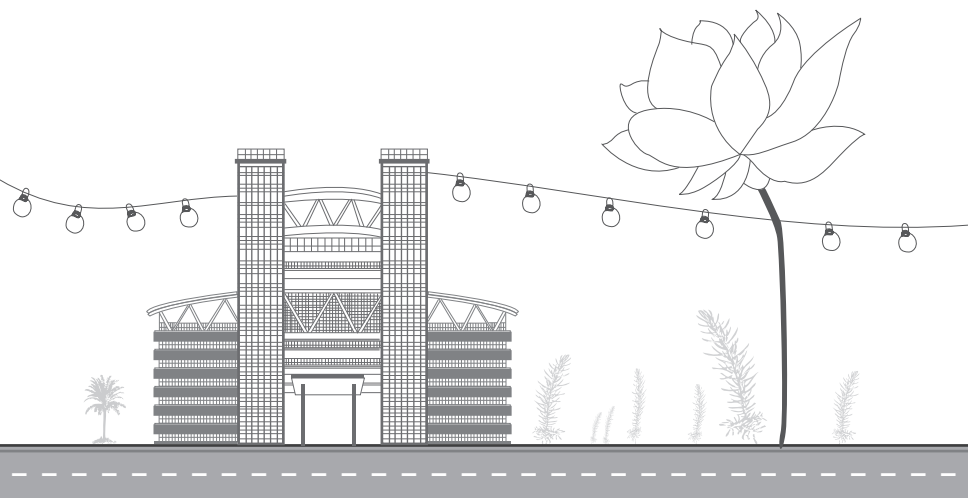
那是民國七十年代初期晚秋入夜時分。當時我仍是剛出茅廬的少尉預官，為了查訪一位逾假未歸營的士兵，連夜趕到嘉義市。依稀記得，那時火車站前的圓環尚未興建，對面的幾棟高樓亦未出土，因而，偌大的方形廣場便顯得特別醒目。然而往來的人潮卻稀稀落落，只有計程車運將招攬的詢問聲為我致上熱情的招呼；廣場上徘徊一陣子後，我搭上當時只有兩路的公車。車子於市區繞了一大圈後，最後轉入當時仍宛如鄉間小徑的林森東路，來到任務地「精忠一村」。這是我第一次與嘉義的因緣。

幾年後，得知嘉義作為台灣「民主聖地」有其悲壯而無法抹滅的一段歷史：原來當晚徘徊的站前廣場，曾是二二八事件中全台唯一公開處決「人犯」的場地，也是包括畫家陳澄波在內的諸羅先賢們殉難處。自此，嘉義在我心目中便有了特殊的感覺與意義。然而，始料未及，日後自己竟成了嘉義女婿，婚後且隨太太於娘家寄居了五、六年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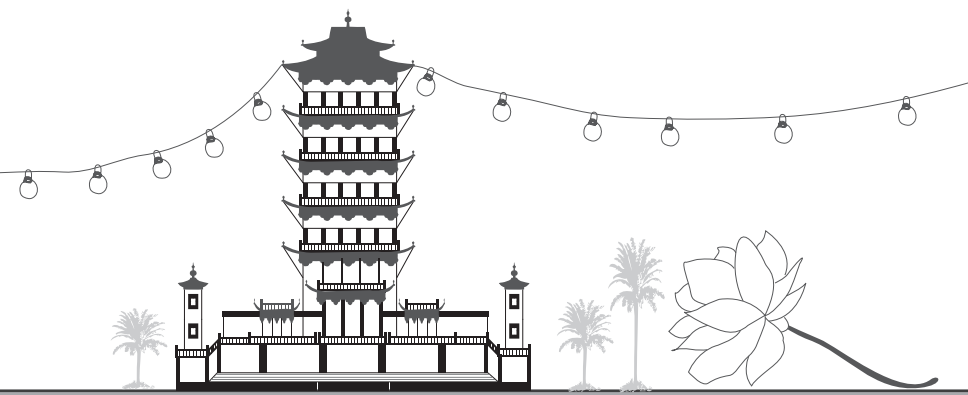
前一陣子又回到位於市政府附近的岳父母家。晚餐後，我獨自沿著吳鳳北路，中山路等地段漫步。那是晚秋的季節，中山路華燈初上的夜色，中央噴水池圓環的車潮川流不息，你想過個馬路都得要耐心地等待。或許是對這一帶繁華的街景已經熟得如家常便飯，或許仍有雜事在身，我感到心頭繁亂不安。於是，我遠

離人潮，步伐加速向東，經過興中街，以及熟悉的「美街」，走過曾經時常流連忘返的「讀書人書店」（那是嘉義市最早開設的大型書店），來到中山路與吳鳳北路十字路口。兩條路上的車潮隨著交通號誌的閃爍，緩緩地啟動又緩緩地靜止（嘉義人行車速度就是比台中悠閒了許多）；跨過馬路，我步入新市政府大樓週遭區域。

說來奇怪，我的腳步不自覺地放慢，心也平靜下來，甚至開始駐足仔細端詳。才晚上八點左右，市府前中山路上的車潮固然仍時止時行地川流著，但小廣場上卻幾乎只有我一個人，與中央圓環那邊相對照簡直成了另一個世界。往下望，小廣場地面以鑲嵌著夜光材質的細石鋪設，時時發出微細，宛如滿天星星般的光芒，暖暖地映入眼瞼卻毫不刺眼。抬頭一望，或許是節慶剛過，銀灰色的市政大樓，從上而下垂掛著好幾條霓虹燈串，五顏六色的光芒映照在由片片玻璃門窗所鑲嵌而成的外牆上，再看詳細些，每一片玻璃上都映射出點點微光，仿如因陀羅網世界般層層交錯。



其實，我曾經覺得這一座頗具現代感的市政大樓與嘉義市的特質似乎不搭調；然而此刻，就在這鬧中取靜的小廣場區塊，我頓時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某個童話世界中的城市。這不是台北或台中慣有的煩囂景致，也不是紐約或花都巴黎的盛宴，我腦中浮現了多年前在瑞士盧森 (Luzern) 那兩個夜晚的「感覺」。就在那一座中世紀就建立的小鎮夜裡，卡貝爾橋兩邊的燈火把盧森湖面兩邊照得閃閃發光，往來的人潮仿如嘉年華會般熱鬧；我習慣地避開人群，獨自漫步於人煙稀少的小巷。就在夜色中，那一棟棟裝飾頗為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所映射出來的燈光，把整個巷道帶入童話世界般的感覺。眼下，就在這個仿如童話世界的市政大樓，我腦中便突然浮現這個念頭：對！這就是我一直追尋的，值得定居終身的人性化理想城市。其實，這不是一時興起或無厘頭的浪漫想像，而可能是我靈魂的「諸羅因緣」種子萌芽乃至成熟而瓜熟蒂落的結果。



回顧民國八十年代早期寄居嘉義時，性愛自然的我，假日時常常起個大早，植物園便常是漫步或快走之地。那是大地剛甦醒而晨霧猶然氤氳不散的早春時刻，入門處兩排高聳遮天的椰子樹便以昂揚抖擻的姿態啟示我一個豐盈的早晨，彷彿又漫步於大學母校的椰林大道，青春生命激昂的熱情不禁勃然而生；這種熱情最適於右側巴西橡樹的熱帶風情。橡樹林中，我最喜歡赤著雙腳踩著幾十年來已被踏得結結實實的黃土，隨著步伐的加速及規律化，蘊藏於大地深處的濕潤之氣，彷彿可以化成一團熱流而從腳底流傳且遍潤全身。隨著時間的流動，心識更轉而微細清明，甚至感覺到那種忘我的境界，只有微微喘息的節奏聲相隨，我彷彿置身於橡樹林中「龍貓」的懷抱，輕輕柔柔，那是被幸福光暈環抱的一種「小確幸」。

待回神過後再往前走，不知已過了多少時光，早春的晨曦已悄悄地穿透兩側剛健雄偉的肯氏南洋杉樹群。林場清風徐來，如雞毛撢子般的枝葉群微微顫動，把晨曦灑落成如金黃波浪般地，煥發出屬於中年成熟的智慧光芒。浸潤其中，你彷彿有了那種「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的感受。我每每也喜歡繞上前去，探訪管理室前那兩顆古稀近百的「母樹」，它們是諸羅歷史無言的見證者：無論滄桑、榮耀或壯烈，生命總是要勇敢而美麗地延續下去！

帶著滿身芬多精的芳香返家後，假日裡我也時常會陪家人逛逛東門市場或其他市區。由多條巷道交錯環抱而成的東市幅員相當廣闊，也是相當傳統的市場；幾度置身其中，都彷彿誤入迷宮。

若非住過其他城市，你可能不知嘉義市場或市區物美價廉的程度。我也常陪太太於此回味小時候幸福的味道，因為市區內許多店家、小吃攤的獨特美味幾乎數十年如一日：內場內的綠豆粉粿、涼西丸，公明路榕樹下的粉條冰，文化路夜市的錦魯鱔魚麵，生炒螺肉，粿仔湯，噴水火雞肉飯，乃至成仁街的烤玉米小攤等等。自幼成長於窮鄉僻壤之貧困家庭，我童年的「滋味」似乎乏善可陳；在嘉義，我彌補了曾經失落的童年幸福「滋味」。

此外，我也親眼見證了諸多屬於南部台灣人特有的堅毅、勤僕、敦厚等特質。常聽內人講起，從偏遠山區遠嫁市區的岳母，如何陸續照料多少個於市區求學而寄宿家中的家族弟妹與親戚；又那一個親戚即便先生早已外遇而另築家室，除茹苦含辛地獨力扶養眾多子女成長外，更是全心全力侍奉年邁的公婆而從無怨言。至於岳父，則在大約十年前岳母生病後，每天早晚為她誦經祈福至少各二小時，十年來不曾間斷。就在嘉義，我加深了對於人性的信心。

常常是我們回返娘家的傍晚時刻，三柱清香點燃，岳父以熟練流利的閩南語一句句誦讀經文，我則閒坐客廳沙發上。隨著梵音傳送，就感覺到空氣中神聖莊嚴的氣味。那是人面臨宇宙諸神的無限莊嚴感，順服諸神膝下的虔誠感，也是人領略自身有限性的渺小感。因緣不可思議，在嘉義，已步入中年的自己，竟逐漸萌生對宗教的虔誠信仰與熱情。

大兒子出生於嘉義。我與內人常常想著，或許是岳父家三代家傳以雕刻神佛像為業，這種因緣福報「感應」在兒子身上。兒

子從幼小時就對諸神佛教充滿了不可議的虔誠，乃至出現幾近「狂熱」的行徑。一歲半時，置身書店，只要給他一本佛像畫冊，可以幾近半小時時光專注地「閱讀」。也因此，小時候他最常玩的遊戲竟然是宗教遊戲（如畫佛像或自己「造廟」等），最喜歡的遊戲場所竟然就是嘉義市各大廟宇及道場。是他「告誡」我，對諸佛菩薩不可出語狎弄，入廟宇不可只「觀賞」而不敬拜。他曾誓言「要逛遍嘉義市每一間廟宇」，我便陪他幾乎踏遍嘉義大大小小的廟宇。

像是位於民權路上，娘家附近的「地藏庵」，除高聳宏偉及別具一格的建築外，更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幾乎就是我和兒子的「後花園」。祂信眾昌明，活動也特別多。記得兒子未滿兩歲，我就曾抱著他在廟埕看完由明華園演出的歌仔戲，回家時還對著外婆比手畫腳呢！對於每一層樓的諸佛神像，更是一逛再逛而未曾厭煩。例如地下一樓供奉的十殿閻王諸神像，照理當是充滿著陰森感而「幼兒不宜」。可是，或許是兒子的虔誠狂熱，或許是裡頭諸神像多為他外公雕刻所致，我們竟然可以一尊又一尊地反覆端詳而沒有絲毫不安或怖慄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在這裡，幼小的他曾發下豪語：「長大後要當地藏王菩薩！」「這個小孩是來渡化我們的」，我常對太太這樣說。

如今兒子在大學中忙得昏天暗地，似乎已忘記幼年之宗教狂熱；反倒是我和內人卻成了虔誠的佛教徒。因緣所及，前一陣子又陪同她去了一趟位於盧厝里的「妙雲蘭若」——這是我們這些年最常親近的道場。

晚秋的午後時分，正逢「文財殿」廟會慶祝活動，林森東路附近人潮往來頻繁；待步入蘭若前的細石小徑，景象頓時幽靜下來。晴朗的天空中仍有幾朵白雲飄浮著，大殿左側及後側三十七缸的秋蓮，正朵朵挺身迎向猶然刺眼的秋陽，彷彿以證成三十七道品的純淨莊嚴，宣告這片靈慧大地特有的風采。脫了鞋進入大殿，我略顯僵直的雙膝匍伏於一片無邊的寂靜，氣息也終於沉寂舒緩。反倒是，殿內顯得幽暗的午後流光四處流竄，映畫出這宛如天體的圓形殿堂結構。回過頭來，寂寂地映入我略顯灰濛雙眸的是兩側：「無上聖妙地，離垢清靜園」木額對聯。

步出大殿外，雖然已屆中年之身，我仍然懷著雀躍少年般的心境，再度昂首遠眺諸羅碧藍晴空。微風纖纖柔柔，緩緩從地面盤旋而上，為我們默默啟示了諸佛蒞臨的人間午後。我微微顫動的足踝轉而向東，隨順著幽清爽朗的水泥小徑，足跡起落處幾乎不見任何凡塵沙礫。那是印順導師半世紀前閉關的關房，小小的書齋寂靜如昔，清清淨淨不見任何煙塵；書櫃裡擺放整齊有致的南傳佛教經典，卻猶凜凜然地將歲月的霜雪融化為深潭般的幽深密語。側身轉入導師當年起居盥洗的臥房，可移動式的紗門做成的綠色蚊帳內，長條型的白色棉被緊緊倚靠著淺褐色枕套，靜靜地躺臥於淺藍色床單旁側，橘色垂直條紋相間的墨綠色毯子擺放床尾，導師的袈裟則折疊整齊地置放在床尾一側的小茶几上。凝視良久之後，我想像蒼白卑微如我者，在二十年江湖夜雨般的招搖後，若能於此一方幽靜的土地上，學會如何把身影枯萎，雕琢，並圓成如導師春雷激盪的寂靜，此生大概可以無憾了。

再度返回大殿途中，隨著步伐的沉穩，霎時，時間似乎變得特別緩慢，彷彿已經凍結在那條些微蜿蜒的水泥小徑上。我想像這是一條邁向自由解脫的時間河流，兩旁枝葉茂盛的綠蔭菩提就是它辛勤耕耘的成果。但願那三十七朵純粹上升、超越的白色與紫色秋蓮，能隨眼下蘭若的妙雲因緣，華雨遍佈地莊嚴這苦難未嘗歇止的婆娑人間。我這般祝禱！

返回台中的路上，再度與太太討論退休後將定居嘉義的事宜。其實，大概一年多以前，我也曾與岳母談起，退休後將定居嘉義與她為伴。只是這無常的人生常常無法如願，如今岳母往生也已近一年了。對我來說，晚年回嘉義定居除了是履行對岳母的承諾外，更是為靈魂尋找安居之處所。時常想起，在嘉義，植物園等天地場域所帶來的生命喜悅與豐盈，那群樂天知命純樸善良的市民相伴的美善經驗，以及兒子所帶來的宗教因緣，乃至地藏庵、妙雲蘭若等宗教場域所提供神聖空間，應足以讓恹恹惶惶的靈魂安居。

車子已然轉上高速公路，我輕輕搖下一小段車窗，想讓車內空氣更新一下；高速行駛下，車窗疾風吹襲我的頭髮，且傳來陣陣呼嘯的聲音。再度關上車窗，耳際不禁浮現熟悉的哲人話語：「孤獨的靈魂是一顆漫遊的靈魂。它尋找安居的處所，以讓大地成為大地」（海德格）。我想著：以「高齡友善城市」著稱的嘉義市，已經為我帶來這種「天地人神」一起顯現的善因善緣，也將可成就人間的「莊嚴淨土」；而此有情世界的成就，當亦堪撫慰那些曾為諸羅犧牲流血的烈士英靈！

（本文曾經榮獲 2014 年「第五屆桃城文學獎」散文組「優選」）

大地之華

每個人都擁有兩個世界：
一個是創造了我們的世界，
另一個是亙古以來
我們竭盡全力所創造的世界。
——博扎洛茨基（俄）〈夕陽下〉

「嘉義公園」，座落於嘉義市東區「山仔頂」附近，是台灣極少數現存日治時期規畫興建的公園；是一座兼具自然景觀與歷史風華，值得細細端詳，深情撫觸，並足以使人領受到那種「俯拾即是，不取諸鄰」般油然而生的幸福，甚至寫下自己「歷史」的公園。

一、「俯拾即是」的幸福

「想去哪裡玩？」兒子幼兒園放學後，我常這樣輕柔地問他。

「中山公園」（當時仍未改名），他的回答總是直爽又固執，彷彿那裡就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個子宮似的。當我們由民權與啟明路口的側門入園，他便會快步衝向那一座外形像是「太空飛碟」的泥座溜滑梯——這應是全台罕見的造型。當我站在一旁看著他

一次又一次地滑著溜著，泥灰色的磨石滑梯道在夕陽餘暉搓揉磨蹭下，就像是一道橙色的「光的梯子」。有時，我揣想，他剛從外太空飛抵這一片花木扶疏的園地，正從光的梯子頂端快速飛馳下來，好不威風！「這個小天使是從哪一個外太空蹦出來的？是否攜來宇宙神秘的訊息？」就在我出神之際，他又把注意力轉移到一旁的鞦韆——這一兩年不知何故鞦韆已拆除。

鞦韆真實地存在過！曾經陪著兒子盪了幾次，感覺就像是嬰兒置身搖籃中的擺動一樣；而鞦韆反覆規律擺盪所形成的節奏感，會給虛弱不安的童年帶來某種相對的穩定感與安全感。我終於明白，為何幾乎所有小孩子都那麼瘋狂地喜歡鞦韆了——鞦韆擺盪穩定了小朋友內心深層的焦慮與渴望。兒子盪鞦韆時，我常常就在一旁擺置的「阿里山森林鐵路火車頭」附近踱步沉思：

當這火車於大地上的「歷史」風華已走入盡頭，便只留下這千年如一日的寂靜與陰影；然而，我們要如何從這寂靜的大地中，創造自身歷史的光華呢？

沉吟中，兒子已下了鞦韆。習慣上，我們會再去那個圓形大噴水池耍弄一陣子（如果它適時噴水的話）；而一旁據說是從日治時期便設置的「尿尿」小孩造型小噴泉，更是百看不厭的景點。然而，若沒去那三座圓形紅頂的大鳥籠，拜訪那幾隻「孔 - 孔雀」（兒子牙牙學語時對牠們的稱呼）與鳥類，爬爬附近幾棵樹，再到直排輪溜滑場地晃一晃；甚至再往孔廟園區附近逛一逛，他是斷不肯罷休的。

有一次，大約是初夏五月的時節吧！經過孔雀園區，一隻孔雀竟突然開屏，身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全幅張開的羽毛就像佈滿繁星的夜空，頗有詩情畫意的感覺。再就近端詳，羽毛上頭那一個個小圓圈微微地顫動，好像想傳遞來自孔雀體內某種神祕訊息，關於炫耀與生殖的。正忘我之際，抬頭一看，天空已由暗紅轉為靛青色，園內的路燈也紛紛亮起；難得看見公園夜景，心血來潮，我們順勢再逛了一次園區。

夜裡，園區幽深的小徑上，兀自孤立的庭園燈下光影搖曳，彷彿在守護著這已然休憩的園區；從小徑兩旁樹叢區遠處，你可以聽到某種傳回來的聲音，那是初夏蟲鳴吱吱的喧嘩。另一方面，眼下成群的小蟲彷彿是隨著蟲鳴聲音共舞，試圖阻斷你貿然前進的步伐——這一切，彷彿啟示著濛濛宇宙，天地初開，萬象森然卻又蓄勢待發的生命力量。待又返回「小西湖」步道區，遠看直排輪訓練場燈火通明，一旁約會的情侶隱身大樹背後，三兩散步人群則帶來隱隱晃動的光影；整個步道在那幾盞光耀奪目的路燈映射下，如金黃的「街道」，兩旁高聳的枝葉也隨著閃閃爍爍，彷彿要和園區外的街道爭奪光彩。

真是盡興的一天！當晚睡覺時，從兒子甜美而充滿光澤的臉龐，我知道他又沉醉在那種「俯拾即是」的幸福了！

二、殘破的大地

民國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緣故，舉家搬到台中——當然，

假日時我們仍常回嘉義娘家。時間靜靜地流逝，但嘉義公園帶給我們的幸福感卻依然在心中默默地滋長。直到兒子上了國中，擁有另外一個世界；公園則常成了我孤獨漫遊的場域。

那是一個悶熱的午後，公園附近的街道與房屋彷彿也被燒烤得無精打采；我獨自走過那座日治時期興建的石橋。再前行，大鳥籠裡的孔雀依然悠悠地兀自踱步；左前方不遠處，遮陽亭區域內三三兩兩的老人家，或下棋解悶，或若有所思地抽菸，或純粹聊天打發時間。逛著逛著，無意中發現這一座「丙午烈震紀念碑」。看了說明牌，明白它立碑的始末；望著帶著斷裂痕跡的老舊碑文上：「壓死者千二百四十七…」，那種驚惶的心境不禁又微微於胸口浮動。

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震垮了我們在災區的大廈。當時，從噩夢中驚醒，整層公寓已如廢墟。當我們直奔下樓來到附近空曠廣場，那兒早已擠滿了驚魂失措的人潮。仲秋的寒意掠過頭上，天空一片漆黑；從來不及戴眼鏡而朦朧的雙眼望上去，星星又粗又大，好像正在燃燒一般。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有人以手提收音機聽到地震的一些訊息，謠言，耳語，情況渾沌不明…。之後，我們收拾了簡單家當，從大廈已半傾頹的地下室車道開著車子，直奔嘉義避難。車行處，曾經熟悉的街道上空無一人，而那一整排的商家竟然整個陷入地下一兩層樓的深度——這一切彷彿就像在夢境一般，很不真實…。

那時原本就有自律神經問題的我，屋子倒塌之際，也壓垮身心最後一根稻草。當時，常覺得腦中一片空白，心中漆黑無光，

感覺自己好像還被禁錮在斷瓦殘垣中——看了精神科，醫師診斷為「壓力創傷症候群」。而百年前，身處災區的嘉義詩人賴雨若在〈丙午地震〉詩中則說「冷煙疎竹一孤村，訪問親朋半弔魂。細認眼前舊遊處，頽牆碎瓦跡猶存」。啊！我如何能想像當時仍受殖民統治的諸羅先民，遭受這「天地不仁」般摧殘後殘破的心境啊？

當時，除了接受藥物治療外，我更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與模式，接近大自然，進行身心靈整體療癒。這樣，我因大地的怒吼而受傷害，卻又因為它而改造了自己。就如同諸羅大地震後，無意間竟激發了嘉義交趾陶產業的興起，促成婦女纏足思想觀念的加速解放；也促發殖民政府加速興建阿里山森林鐵路，乃至重新規劃了嘉義市街道，並奠定了嘉義市成為現代都市的基礎。這沉默的大地固然也曾殘暴而無情地摧殘我們；但在苦難悲愴的陰影背後，我們仍可創造出自身歷史的光輝啊！之後，我也開始關注公園內一些以前未曾「看見」的歷史人文陳設與相關文獻。

三、歷史的陰霾

在嘉義公園，若你放慢腳步，或許會嗅聞到戰爭煙硝的味道——從正門口步道直行十幾公尺，左側樹叢內就「隱藏」著這一座關於戰事的「福康安紀功碑」。這是一座由一隻長約一兩公尺的泥石造鼉屬（石龜）所「背負」的一座石碑，記載清廷乾隆皇帝為平定台灣「林爽文事件」戰事所篆刻的紀功碑。

據了解，當時由大陸載運來台的石龜其中一隻不慎墜海淹沒，主事者為了懼怕朝廷怪罪而臨時在台以粗糙的材質重新打造一隻；同時，為了怕它與安置於台南府城的其他九隻並置而被辨認出，才臨時決定將它置放於嘉義。然而，沉默的大地從來不說謊，她把真相顯現在這已然斑駁脫落的龜身泥石表面上。細看碑文：「…此其勳績，固賁有可紀，且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方可以潛消狼戾」，勝利的王者已將他驕矜而蠻橫的文字強力地鵠刻入沉默的石碑上；那殘酷的歷史符碼正以睥睨的神情展示著虛空中的姿態。於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根本又是一樁朝廷治理無道，「官逼民反」的事件！至於其他的一切，或許要交付歷史蔓衍的煙雲來評斷了。

碑下沉思踱步，撫觸著座碑，赫然發現，碑座背後的石龜與碑石接縫處，因歲月久遠而產生了縫隙；幾株不知名的花草，竟然把它堅韌頑強的根鬚突入這陰暗、霉晦的碑座內，擷取了天地雨露精華，從而以謙卑而堅毅的姿態，迎向真理的陽光。

在嘉義公園，另一個殘酷的戰爭印記也被烙印在不遠處：「一江山陣亡將士紀念碑」。圓形的碑座就像是一座孤島，高聳入雲的碑身也象徵著陣亡將士們義薄雲天的精神。據指出，民國四十四年，當時蔣介石總統明知一江山這面積僅約 1.2 平方公里的孤島是守不住的，但基於「政略高於戰略」的理念，他獨排眾議而堅持不讓孤島近千名守軍「事先」撤退。三天的浴血鏖戰，終究沒守住一江山，卻引起美國方面的注目，進而加速促成美軍協防台灣的條約。然而，你依然可以看見權力現實的虛妄與統治

者毫無遮掩的意志力量啊！戰役結束後，台灣軍方宣稱近千名守軍全數「壯烈犧牲」；共軍則宣稱孤島守軍約「半數陣亡，半數投降」——歷史的迷霧再次飄入這原本就詭譎多端的風雲中。如今，敵對兩邊硬如鐵石的權力臂膀都已被鎖入歷史的金棺；但何時人們才可以真正了悟，一切的敵對與紛擾都短暫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只有那庇護著我們的自然大地，才是真實性的生命與歷史文化創造共同的根源。

四、大地之華

「三月二十五日」對嘉義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民國九十年當天，嘉義市區豎立了近六十座鑲嵌著陳澄波油畫複製品的「觀光畫架」，其中九座就位於嘉義公園內。位於公園正門入口的「自畫像」畫架，堅毅而銳利的眼神表現了藝術家特有的神情；圓頂遮陽帽下褐黑而有光澤的臉龐，是他長年戶外大地寫生的結晶；謹嚴內斂而溫柔自信的整體形象中，卻又隱隱蘊藏著激昂的熱情與勇氣，奮進不已的生命意志力；乃至某種焦躁不安的靈魂表徵——或許這是當時所有熱血的台灣知識分子共有的特質吧。然而，命運卻未曾眷顧他們。

每每看到這幅畫像，就會想起在「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中，曾親眼目睹的那一件仍然沾染著模糊血跡印痕的泛黃血衣，見證了時代大悲劇的兩個彈孔，以及遺照中，陳澄波面對醜惡的現實絕望時那種怒目以視的不凡勇氣。你如何能夠想像那樣殘暴

不仁、是非不分的時代！就在民國三十六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懷著對祖國滿腔的熱血，卻慘遭莫名拘禁虐待，未審先判，含冤不白的陳澄波等諸羅先進；被鐵線穿過手掌，遊街示眾，屈辱至極。最後，當那群蠻橫無賴的爪牙，踢開陳澄波跪地申冤求情的年幼女兒，繼而以蛇蠍般的子彈貫穿他溫柔而悲憫的胸膛，摧折了他直立昂揚的脊背；當鮮血從喉嚨噴灑到他熱愛的諸羅大地時，那群陰狠惡徒的眉頭可曾皺過一下？「昭彰」的天理為何噤不出聲？在嘉義公園，觸景傷情，我曾經這樣憤憤不平！

有一次，彷彿被某種特殊的情緒所吸引，我走到自畫像旁邊那一座曾經一度被自己視為與園景「不搭調」，而「拒絕」進入的紅磚牆拱門長廊——紅磚牆是閩南特有的建築標誌，紅磚色也是陳澄波最愛使用的顏色。

抬頭仔細一看，原來拱門入口頂上種植著一大片的「吊蘭」。吊蘭這種看似不起眼而選擇默默「向下」生長的特質，曾被古人以這樣的花語來歌頌她：「忍犯冰霜欺竹柏，肯同雪月吊蘭蓀」。意思是，即便面對生命中的冰霜苦難，她仍能展現堅毅的意志，並攜來雪月般的美景與希望——這不正是陳澄波「有熱情才有溫柔、有勇氣才能自由」的精神寫照嗎？多少先人的鮮血前仆後繼地撒在台灣大地上，熱情與勇氣的種子歷經漫長的白色風霜；幾十年的積鬱隱忍，默默醞釀，雨露澆灌，終於在這片土地上開出自由而溫柔的花朵！

再沿著磚牆外側看去，一株一株(亞)熱帶區域特有的鳳凰木，高峻繁盛的枝葉延伸於上空的拱廊上方，恰恰成了最天然的庇蔭。

待進入拱廊內，走到另一端出口，卻發現圓拱門牆是順著一株粗壯而彎曲的鳳凰木樹幹築造，看起來就是樹幹與磚牆的「合體」。甚至，你會發現，這是一株樹幹從上到下凹陷剝落成半截剖面的不死「長青樹」；剖面內，一大叢偌大的山蘇，正於微風中展現其堅忍不拔而綿延不斷的生命風景——於我，這一切正是啟示植根於台灣的「大地之華」！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自從每天清晨在嘉義公園「香功團」練功的岳父、岳母，在這兩三年相繼往生後，嘉義娘家對於我與內人來說似乎越來越「遙遠」了。前陣子，我們因事再回嘉義；辦完事後，雖有初夏正午的陽光，我們依然來到公園。小她哥哥十來歲的小女兒逕自衝向那座已經煥然一新的太空溜滑梯，一如當年的兒子。懷著某種近鄉情怯的心懷，我以多情的眼睛，再度細細緬懷這座曾經帶給我們全家多少甜蜜時光與感懷的古老公園。等待繞了公園一圈，我們全家躲進那座拱廊內「避暑」；倚靠在紅磚牆邊，我擦拭額上與背部的汗水。霎時，初夏午後的微風從拱廊四面八方吹來；抬頭一望，遮蔽著磚牆上方的鳳凰木，細細綠綠的葉子微微地顫動，彷彿在向我們傳遞某種溫柔而秘密的訊息：「這碧藍的蒼穹與寂靜的大地是我們神聖而永恆的世界」。當下，我彷彿了悟「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的真諦——於我，嘉義公園就是名山勝地，最美的內在風景。

走進一座村莊的風景

當收穫季節在太陽的銅板上完成蝕刻它自己的時候，一隻雲雀在颶風的錯誤中歌唱它那將要結束的青春。秋天的黎明，鑲嵌著被槍彈擊碎的鏡子，會在三個月後迴響。

〈陶醉〉（法）勒內·夏爾 (R.Char1907-1988)

原文引用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x496g5q.html>

此刻，漫步田野小徑，環顧四周，盡籠罩在黯淡迷濛的初冬暮色中。突然升起莫名的悸動與渴望；彷彿要追尋某種失落的東西般，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腳程，甚至雙腳微微騰躍，浸淫於這茫茫的大地。微風從原野另一端緩緩襲來，像是帶來天空飄渺不定的訊息。輕輕觸摸微微濕潤的額頭，原本畏寒的中年脊背竟也感受到一陣暖流……。

沒錯，這裡曾經就是自己童年嬉遊身影遍布的田野大地，但匆忙的時間早已將它們緊緊閉藏於記憶的門檻深處。直到這些年來，每逢周末時間，我屢屢從台中返回鄉下老家陪伴獨居的母親；位於村莊外圍這些空曠靜謐靜的田野，就是健走漫遊的場域。

通常，當夕陽還在眼前戀戀地召喚，就整裝待發；習慣上我會先從小村莊繞行一周。對我來說，即便是相同的村莊道路，但每一次，隨著季節、氣候、風向乃至路徑的改變，都會期待一次新的感受。彷彿，金黃的夕陽從天宇帶來某種未知的訊息，瀰漫

於那一棟棟平凡無奇的房屋與道路；想像自己置身於既熟悉又陌生的場域，心境亦隨之自由轉換，宴飲一場豐盛的心靈饗宴。

穿越家門前屋宇並列的小徑，來到位於村莊「精神」核心的天后宮廟宇。那裡總是聚集著一群大多小時候就認識，如今已至垂暮之年，甚或耄耋之尊的男子。他們或閒飲茗茶，或玩著象棋，打打小牌；有時候，一陣一陣混雜的聲音從空氣中強勁地瀰漫開來，我看不見那些抖動的喉嚨，卻知道那是另一群老人家在隔鄰的「社區活動中心」，以古老而破碎的嗓音配上「卡拉 OK」喧鬧的伴唱聲。村莊諸多老人家，晚年的歲月就安守於這幾步之遙範圍內悠悠度過，彷彿詭譎多變，日益千里的二十一世紀與他們無關似的。

徐徐穿越廟堂前庭，雙手合十頂禮之後；右轉，往北，前行。「腦海裡」隨即浮現出某種腐朽卻又帶著迷濛濕氣的熟悉味道；繼而，那氣味便觸動了腦海深處某個機制，在那兒反覆地搓揉激盪，啟動全身的神經陷入如癡如醉的激昂中。那裡曾是一座老舊廢棄的三合宅院，裡頭養了幾隻黃牛；曾經有多少個假日，在夕陽餘溫尚足以滋潤身體時，和小女兒與牛隻在這兒度過爛漫的「樂活」時光，並撰文捕捉那個永恆的瞬間。然而，眼前的景象是令人驚訝的：才一陣子不見，這裡已全然改頭換面，除了老舊宅院依然保存外，全區即將被整建成一座小小的社區開放公園，一旁棄置堆積的砂礫與馬路對面即將落成的樓房互別苗頭——即便是在這偏僻的小村莊，「文明」的進程已將古老殘敗的時空遺跡掃除殆盡。看來是該欣喜的；但是，不知怎樣，自己竟快樂不起來，

甚至有點惆悵。彷彿，眼前景象已然遮蔽了自己心靈的視界：我時常覺得現實中的一切事物應該如心靈之構想，應該處處帶有某種神祕感，甚至顯示自己所期盼的「真實感」——那怕某種深沉而私密的古老鄉愁。看著眼下夕陽餘暉輕輕灑落於那幾排整齊有致的紅磚步道及其兩側新植栽的草坪上；卻感覺仿如置身夢境，不是那麼真實……。

沿著或筆直或蜿蜒田間道路前行，夕陽已逐漸墜落在地平線的邊緣；就如小時候敢於睜大眼睛直視正午的太陽，此刻它柔和的光芒也容許中年的眼睛專注凝視。帶著喜悅與虔敬的心懷，扎扎实實地將金紅的火球吞噬入雙眸，期盼在記憶的目光裡保持這一份屬於紅色的悸動，並在日落之後細數天地的奧秘。然而，往往平庸的雙眼所能「截獲」的只是一團團紊亂的「後像」餘暉，讓已然茫茫的視界更形阻塞。然而，靈妙變幻多端的天地總能在某些特殊的時刻回饋你內心虔誠深刻的召喚。

那一次，仲夏暮色中，我來到座落於村莊外圍與田野交界處一座規模不小的土地公廟。當時，一切都已沒入昏暗的籠罩之中，只有周圍幾盞略顯昏暗的路燈伴隨盛夏日頭炙熱的餘溫，繼續對你頤指氣使。相較於偌大的廟埕腹地，側邊不甚顯眼的廟身，祭壇前面鐵柵欄深鎖的大神龕內，只見貼著金身華服身影的幾座神像，從陰暗的壁面中露出紅暈的頭臉；雖然廟宇中空無一人，但不知置放於何處的播放器，依然不息地向空氣中傳送晚課的梵音。

回過頭來，旁邊那條從廟座基底穿越而過的小河，橋面一側及馬路周邊河道的水泥護欄上，紅藍相間的霓虹燈泡，正從這靜

謐的場域中散放某種小小嘉年華會似的俗麗閃光；或許是方才盛夏暑氣餘威讓你仍然心浮氣躁，總覺得有種不搭嘎甚至「刺眼」的感覺。獨自在橋面附近無所事事地閒逛著。無意間，鄰近水田裡此起彼落的蛙鳴，一聲一聲清晰地傳入耳中，與護欄上這些閃爍的霓虹燈光恰恰形成聲光相和的景象。或許，是閃現的霓虹燈光激起一種對世界色彩經驗的原型——一種對萬物驚喜的心懷；一如蛙鳴之聲喚起童年時光對夜色夢幻的想像經驗。突然間，方才浮躁的心境被截斷了；我感受到田野自然與人工文明創制之間的某種和諧感。在這種靜謐神奇的和諧中，自己感受到身心的自在輕靈，以及某種靈魂上升的渴望。

我喜歡春天一期稻作收割前的卓然鼎立，生意盎然——溫暖的陽光最能鼓動青春爛漫的狂想！即便彎身起落處已然告知青春華彩的流逝，卻仍以雀躍少年般的姿態，昂首遠眺金黃的雲彩；微風涓涓滴滴，從天空緩緩盤旋而下，默默啟示了青春再現的歡暢人間。但是對於初秋稻作收割期空曠的田野也是情有獨鍾——稻作收割後，你可以感受到赤足奔走於空曠田野之欣喜若狂。踩過一叢一叢殘留的稻禾根基，微微刺痛的腳底會喚起小時候與土地最親密的接觸經驗與記憶。如果說人們長大後會在生命迷宮中迷失了自身的定位與方向，那很可能是因為已經遺忘了與大地之親密接觸——截斷大地根基的經驗，脫離與萬物親密的因緣聯繫，將使生命淪為虛假、平庸、膚淺甚而乏善可陳。

初遇「埃及聖鸛(鷺)」的驚喜就在夏末初秋收割期的田野上。牠們乍看之下像是慣見的白鷺鷥；但體型略大，且後頸部與兩邊

翅膀末端黑黝黝的，正成群結隊於等候插秧的水田濕地間覓食。牠們身手矯健，飛起來就像戰鬥機般盤旋而過——路過的村民告知是從國外飛來的鳥種；你則驚喜於撞見遠來的「候鳥」。直到明白牠們真實的「來歷」後——足以危害台灣本土生態的外來入侵鳥種；再度相逢，竟是親眼目睹牠陰沉沉的死亡。

那一次，因故於入夜後才返鄉；即便是十二月的寒冬季節，我依然堅持夜色中田野健走。獨自行走於村莊外圍的河溝小徑，除了遠處路燈依稀以微弱的光線勉強抵禦這足以吞噬大地的黑暗外，只能感受到寒風正搖動著兩側早已呈枯枝狀態的小葉橄欖樹；眼下，彷彿被囚禁於黑暗的囹圄之中。狂風從耳際呼嘯而過，彷彿暗夜之際成群的精靈在耳邊竊竊私語，告知她們已剝奪那白晝的光明，威嚇你快快織羽而歸。猶疑之際，我彷彿聽到噴射機引擎從星空劃過的轟隆聲；可是，停下腳步卻遍尋不著飛機光影——於是確定，這是來自西部濱海空曠田野與高空的狂風呼嘯聲。這眼下遍尋不著源頭的風，不正如《莊子》所謂的「天籟」嗎：「夫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沉浸於「天籟」般體驗的驚喜之餘，已步行到道路岔岔的路燈下，卻赫然望見一隻埃及聖鸛陳屍燈下，偌大的身軀已被輾壓成如糊狀的蔥油餅。眼下，客死「異鄉」的淡淡傷感不禁湧現；即便是外來「入侵」鳥種，卻依然懷念牠盤旋於天地之間那種輕靈自在的身影。且將牠安置於田野泥土下，與另一端殘存的兩座孤墳朝夕為伴。祈願那曼妙的靈魂身影得以永遠翱翔於這無盡的天地之間：

願黎明帶著它堅固的柔情

願陽光進入山峰的根部

正如它遠離輕盈的月，願它抹去

我自身的神話，用它的火遮住我的姓名。

〈在晝與夜之間的祈禱〉（法）菲利普·雅各泰）。

終究，我們的生命也將如眼下這「無名」的鳥禽之靈，在這無盡的大地上孤獨地盤旋；哪裡是生命最終的出口呢？想起《莊子》：「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齊物論〉。生靈萬物，不論本土或外來，大或小，美與醜，終歸幻化為渺茫之虛無；而這無窮無盡的「虛無」就是「道」的真諦。隻身佇足天籟星夜下，無意間讓人親身領受萬物間「道通為一」的實相，進而深化了對「無我」之道的體認——天地悠悠，我的存在只不過是造化偶然的瞬間顯示；而大地漫遊的深刻經驗，也逐漸使自己擺脫那種知識份子孤芳自賞的高傲心態，摒棄世俗汲汲營營的生活模式。

在故鄉田野間，我有時也會從璀璨的夕陽走入繁星高掛的星空。有幾次，走出了村莊邊界；冬陽溫暖而細膩的撫慰，引導我漫無目的地浪遊到鄰近，甚至是其他鄉鎮的村落。

就如此刻，金色陽光下，覺得血液彷彿在太陽穴中緩緩流動，雙腿微微僵硬、痠痛。獨自佇立在似曾相識的陌生田野，空曠遼闊的視野下，極目四處眺望，原本存在於腦海中模糊的家鄉鄰近

村落方位，得以首次化成清晰而具體的圖像呈現眼前；原來這些村落與村落之間是由一片片遼闊的田野隔開。這片位於「濁水溪沖積平原」與「彰化平原」交界地帶的土地，一如台灣其他的大地，不論早期或現代農民以何種方式或器械加以耕耘，她們都無怨無悔默默地承受。「若土地有知，她們會期盼我們以何種方式回報她們呢？」，我這樣問自己！

待返回自家村落田野交界處，夜幕時常已然低垂；眺望村莊，早已家家戶戶燈火通明。不知是已經有點疲倦，或已獨自行走太久，渴望一聲親切的問候——在杳無人煙的村落外圍道路，我會渴望儘快回到村落。待進入村莊房舍聚集處，感覺天地頓時豁朗起來；天后宮廟宇中群聚的老人家雖然已不見蹤影，三合院院小公園於稀微路燈下，卻顯得溫馨宜人，別有風味。

成年後移居異鄉，對村莊數十年如一日的貧瘠景緻也曾不無抱怨——我以繁華的都市或名山勝景來疏離自己對家鄉的感情；實則自己根本沒有「走進」這個小村莊。「路」是人走出來的；「風景」也是人走出來的。當你用每一個堅實的步伐，深情凝視的目光，與置身其中的土地長期展開無聲的交談，終究會發現我們與大地上的一切如（葡）佩索阿所謂「組成了一個偉大的親密集群，在命運的隊列中用詞語的臂肘互相捅來抵去」（《惶然錄》，韓少功譯）；只是，這仍有待我們艱苦地與這片風景的「靈魂」相周旋——於此，我的漫遊只是「剛」起步而已啊！

大地的滋味

為了滿足自己懷舊的心懷，也為了不讓八歲女兒被那些五光十色的 3C 產品，淹沒了她仍在扎根的生命土壤；於是利用假日，帶著她來到一座佔地廣闊的「懷舊主題館」遊賞。

館內確實如實仿製了早期台灣的建築風貌並展售琳瑯滿目的懷舊商品；當然，各式各樣傳統的食物更是不在話下。才遊賞不久，女兒首先便擄獲了「傳說」中的彈珠汽水以及「厝ㄇ標」——早期台灣兒童在地上玩的一種附有圖案的圓形紙牌。

逛著逛著，我們來到一座門口擺設山豬肉現烤香腸攤位的館區——我們一向少吃醃漬燒烤食物，幾經猶豫，終於禁不住誘惑了。

山豬肉香腸確實與一般香腸的滋味不同。我們一家三口就坐在館區附近細細品味起來，女兒更迫不及待地要求打開彈珠汽水。「香腸配汽水」，這是我小時候罕有的「頂級」奢華享受。

喧鬧聲中，館內傳來歌星黃西田年輕時代主唱的閩南語老歌「流浪到台北」。稚嫩的嗓音中卻帶著無盡的滄桑感，深情傾訴著屬於那個年代少年獨有的漂泊心聲。頂級食物配上懷念的老歌，加上濃烈的炭烤山野香氣，緩緩地觸動了我的嗅覺神經，繼而掀起記憶的鍋蓋，關於柴火與米飯的香氣繚繞。

女兒至今仍難以相信，爸爸在如她這般年紀時就會以板凳墊

高腳煮飯。當時，務農兼打零工為生的父母親，常常要天黑後才回到家。身為長子，我時常要犧牲玩耍時間，伴隨火紅的夕陽「起鼎動竈」，準備起一家人的晚飯，有時還加上一大鍋豬隻食用的「豬菜」。以柴火煮飯，火候的控制至關緊要，尤其是米粒半熟後「收尾」的階段，火勢必須「不慍不火」，恰如其分。這時，我常喜歡在餘爐中加入新鮮而仍然帶著濕氣的柴木加以燜燒；眼見從木柴中冒出大大小小如白色珍珠的泡沫，嗅聞煙霧中所散逸的迷濛香氣，直可讓人忘卻獨守爐火的孤獨時光。待打開鍋蓋，米飯的香氣便宛若端午蒸籠水氣中微微滲透出來的粽子芳香，令人頓感通體沁涼。我想，小時候家貧，時常是醬油、豬油拌飯便吃得津津有味，或許也與柴火燒成的米飯濃醇香味有關吧！

跟女兒分享著，米飯將熟的最後階段，在暗紅的柴火餘爐中加入幾塊地瓜；等米飯煮熟了，再燜燒一些時候，香噴噴的地瓜就是最好的飯後「甜點」！她終於流露出羨慕的眼神：

「那麼好。可是，我也想自己來烤烤地瓜」，女兒天真地訴說著，掩不住臉上喜悅的表情。

自己一向喜歡給她嘗試各種不同的玩法，也拗不過她殷殷的請求，我們在館內買到了以前人家煎藥或煮鍋用的小「烘爐」；順道買了一些木炭，以及一大盒火柴棒，準備當她玩爐火與燒烤的「玩具」……。就這樣，我們渡過這個懷舊且饒富童年意趣的下午時光；按照原定計畫，我們驅車返回老家，探視母親並共進晚餐。

母親已年過七旬。因住不慣兒女們工作定居的城市，在父親過世後，仍選擇獨居於鄉下老家；所幸目前身體還算是健朗。說來慚愧，當我們返抵家門時，她已準備好熱騰騰的晚餐等待著我們了。

早年貧苦的經歷使然，母親平日省吃儉用的習性早已根深蒂固，哪怕兒女長大後家境已好轉；但若兒孫回家時則例外。母親早年時光幾乎都在外頭工作，家務事不是她的強項，煮飯做菜也不算拿手。今晚的飯桌上，如同以往，有最常見的「大頭菜滷豬肉塊」——母親習慣把它滷得鹹鹹的，以方便多餐食用。川燙的地瓜葉出自後院空地上母親親手種植；熱炒的青菜常常是母親與左鄰右舍阿婆們互相餽贈的禮物。淋上黝黑醬油膏的荷包蛋，幾乎是每次兒女回家時必有食物。香煎成帶有黑褐色區塊的鮭魚片則是最特別的「佳餚」——母親平常很少也不喜歡吃魚；至於電鍋裡香噴噴的那鍋薑母燉雞肉則是飯後的湯品兼「點心補品」。

坦白說，弟妹們長大成家後有的就不再喜歡母親這麼古早味的菜餚了——母親對此倒也未曾多說什麼。「其實小時候，我們兄弟最常吵架的時候就是吃飯的時間。因為家貧飯菜少，誰動作慢就搶不到菜，有時還會打起來呢！」，女兒對我的說辭顯得一臉訝異；因為從來沒有人跟她「搶」過食物，只有媽媽常勉強她吃得快哭出來——不過今晚她對阿嬤「古早味」的食物倒是相當買單。

或許是身為老大的關係，自己至今仍「迷戀」母親煮的飯菜。這無關母親的烹飪技巧與食物的美味，而是早年經歷的貧苦生活，

使自己更能夠品嚐出那種食物美味營養之外的「滋味」——對，那種洋溢著懷念、感恩與幸福的滋味；至今還能吃著母親親手做的飯菜，難道不是一種人間最大的幸福嗎？

大概是對阿嬤的晚餐吃得盡興吧！飯後，女兒便迫不及待地拿出火柴，要我教她如何點燃；她更以怯生生的小手不斷地練習磨擦火柴的方法。沒多久後，喀嚓一聲，終於爆出她生命中第一道屬於自己的火光，微微的磷火在她幸福的臉龐上閃爍了起來。隨著點火技巧的熟練及火柴棒持續燃燒時間的增加，她更拿著燃燒的火柴四處搜尋庭院各個角落。庭院裡不時竄出一點點微弱的火苗，透過客廳門窗遠遠望去，彷彿緩緩飛行的螢火蟲，出沒在庭院裡傳播美麗與幸福的訊息。

即便不能讓今晚幸福的滋味永遠常駐，我也要把它帶進甜美的夢鄉；讓童年食物的滋味與對全家幸福感恩的心懷，點燃今夜燦爛的星空！

宇宙的光影

一季盛夏的游泳熱潮剛剛消褪，泳池冬天淡季已悄然登場。此刻，這座位於市區的室內游泳池空蕩蕩的，顯得異常寧靜。不同於往常之匆匆來去，我靜靜地躺臥在池畔休閒椅上，沈浸在這難得的寧靜氛圍中。

冷水池這邊，勻整排列的幾排長條方格透明天窗就橫亙在棚頂上方。陽光從某一特殊角度穿透天窗，一眼望去，呈現九個銀白的太陽同時映射在我眼前的水道的特殊景觀，彷彿傳說中，天地初開的蠻荒景象。過一陣子，此一景象消逝，陽光更往西傾斜；水面上轉而銀光微微閃動，就像一條條細長的白帶魚輕輕翻越浮動。不經意從岸上往水底一瞧，驚見一團如萬花筒般的七彩光波清晰地浮印在水藍色的地磚上。我幾乎是屏住了呼吸，深怕任何一點粗糙的氣息都會破壞這景象——在泳池游泳時，你雖然常可見到陽光投射於水底所形成的虹彩光影；但此時此刻，卻對眼前這景象突然產生某種難以言宣的神秘感。

想必，斜陽融解了天空水氣，又攝取大地風華萬千的色澤，為我營造這海市蜃樓般的圖像。乍看之下，它是由一些粗糙的幾何線條交織而成的彩圖，如一團各式水晶寶石匯集而成的平面圖，像是歐洲歌德式教堂壁面鑲嵌的馬賽克彩繪玻璃，顯現某種異國古典風情。又宛如一幅宇宙星系彩圖，顯示萬物原初創世的基因圖譜；更像開屏的孔雀羽毛上繁星般的七彩眼睛。腦際浮現巴哈

「賦格組曲」。樂音在平實中隱隱展示出渾然天成的風貌，彷彿啟示著濛濛宇宙，天地初開的那份悠然靜謐感；如詩般高雅莊重的樂句，如寶石般晶瑩剔透的裝飾音，悠悠揚揚，彷彿其中自有造物主無限的莊嚴與華麗光彩。

這樣，宛如置身一座宇宙生命的神殿，我或悠然倘佯，或神情專一，或任想像恣意馳騁，任思緒無邊無際。就像一個在外頭已遊蕩得心滿意足的野孩子，我再度躺回椅子上休息。張開雙眼，一眼望去，方才銀白光澤已逐漸轉呈金黃，甚至金紅。原來，太陽更向西偏斜，陽光轉由正前方牆面長條形窗戶斜斜地映照下來，光量輻射擴散遍布，整個水面上粼粼閃閃。我隱約感覺到一股暖暖的熱力穿越濕冷的空氣，貼近到我冰涼赤裸的胸膛，啟動原本蓄勢待發的身體細胞。再度瞭望這一大片金紅的水域，自己就像置身一片遼闊的海域，彷彿天地蒙昧已開，宇宙正以其無窮的生機衝破原初渾沌。雖然置身這一小小的室內泳池，胸臆中卻彷彿藏有千軍萬馬般的能量。我的眼睛就如詩人所描述的，「那灘上帝安置在我們身心深處未經開發的液態光亮」，蠢蠢欲動的慾念早已從眼球流竄到微微抖動的四肢。

在寒冷的冬天裡，即便有多年冷水游泳的經驗，躍入水中那一剎那便是對生命意志的考驗。那原本溫熱的軀體初遇寒冬的水時，總不免一陣陣顫慄收縮。待身體「馴服」了冷水，定神從水中往下一看，一道道方形灰白光圈，隨水波波動而緩緩搖曳，顯示鋒芒畢露後之疲憊樣態。我特意留神觀看，循光溯源，原來這光圈是金紅陽光經由牆面格窗映照水面，粼粼閃閃的輝光再經由

水中折射而形成的；對照之下，前述頂棚天窗銀白色的陽光卻在水中折射成七彩光暈。再仔細凝視，此刻水底灰白方框周圍卻又夾雜幾絲金色光紋——即使再單調的白，依然有著燦爛的色調激盪含情。果然，上善若水，水如「道」，成了我的另一雙「眼睛」，澈照天地光影的本體。其實，何止眼睛，在水中，身體的每個細胞都渴望參與天地本源的造化。

在水中長泳，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青春的蠻力，而是要如何以輕盈的姿態降低水的阻力。此刻，我的身體運動回復到慣常的節奏——我習慣以自由式左右兩邊輪流，並維持每划水四次才換一次氣的緩慢節奏。此刻，我目光留連光影變幻之種種，全心夢想這冥冥天地之於宇宙生命的啟示。可不是嗎？當我換氣時，張開雙眼瞥見棚頂天窗灰白中帶著金紅的天光，我的眼球所引起的粒子波動次數，據說比整個地球千古以來，所有海洋波浪沖擊岸邊的次數還多——我的身體正參與宇宙古往今來之造化！呼吸換氣的節奏決定整個游泳歷程的進展。一口氣沒好好吸足，就如天地陽氣閉塞，如何能雲行雨施而品物流行？吐氣的節奏若過於倉皇，則必然陰陽不調，無以含宏光大而資生萬物了。吸氣時，我如詩人之壯闊想像，以天涯為杯緣，傾杯飲下一口火紅的夕陽，吸納天地浩瀚的元氣；待身體與此元氣交流後，再回報滄海以串串深情的珍珠。我的呼吸就是天地生機的循環，身體也循著這天地源初的運動而循環不息。

米蘭昆德拉是對的，「幸福是對於重複的渴求」！就如此刻，當我心志專一，身體顯現最流暢的曲線與速率，宛如漂浮於天體

海洋中，幾乎可以不費力氣地前進。隨著運動呼吸節奏更加持續、穩定，我的心境也因這幸福的滿足而趨於更加寧靜。只有從耳塞外傳來緩緩而靜謐的划水與吐氣聲，如鯨魚傳遞訊息之聲波震盪。我想，宇宙天體的運動若聽得到聲音，應當就像這樣吧。周而復始，千古如一日！

幾位泳客終於打破這難得的孤獨天地。即便在水上，每當從水道旁側身而過，女性身體特有的香水氣味似乎仍隱約可聞。而泳池一旁敞開的窗戶外，不遠處住家炊煙炒菜的香氣也隨輕柔的晚風陣陣飄入。天地不再保持原初單純的統一了，我感應到一種特殊的醒覺，就像黑夜行將來臨前，置身那蒼茫天地，潛意識中隱藏的一種模模糊糊的慾念，關於飲食與生殖的種種氣味。

池底光圈加深了灰沈沈的色調，夕陽的光輝已然黯淡了。就在太陽已經鋒芒畢露而將步下莊嚴華麗的祭壇，黑夜與死亡之神頓時降臨。奇妙的，冬季罕見的雷雨突然從天而降，游泳池棚頂傳來彷彿貝多芬命運的叩門聲，強勁有力地敲亂了這寧靜的生命節奏。彷彿，天地徹底往復交通而產生的震撼。此刻，天地容荒包穢地聚集所有能量；萬物則如茅之根，薈萃相連，同時沐浴於此震天撼地的生機造化中。隨即，陽光已徹底隱退，陰陰沉沉的水面上顯得詭譎莫測，彷彿天地隔絕壅塞般地——這是一個瀕臨生機殆盡的世界。我內心不免生起某些驚恐。

很快地，場內四周林立的夜間探照燈轟轟烈烈地登場，赫赫刺眼的光芒令人不敢逼視，鋅白的波光則一片又一片，彷如眾生喧嘩地遍布整個水域。鋅白刺眼的燈光映射於的水底，竟然如「疏

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般的景象——畢竟人為的造作的燈光不如起初銀白陽光蘊藏之豐富燦爛啊！

暫別這啟示宇宙生生滅滅的天光水影，我已如經歷一場生死大夢的動態禪修；帶著已然在水中開啟的天光慧眼，我緩緩地步出這座游泳池。

（本文曾獲得 2016 年《喜菡文學網》「第五屆散文獎」佳作）

霧峰大地情緣

初識台中霧峰已是三十多年前，身為師專生時的往事了。如今只依稀記得，離台中市區有一段車程，來到「蘭生仁愛之家育幼院」（曾毀於九二一大地震），其他幾乎已無印象了。

可是，七、八年後，自己的人生竟然又從霧峰出發。當時，懷抱滿腔壯志的二十出頭小伙子，為了一圓日校大學生之夢，我決志離開了眾人欽羨的國小教職。清楚地記得，八月底的夏天，近午的陽光耀眼刺人，空氣悶熱中又帶點兒乾澀。身上攜帶了八萬元現金，隻身從南投信義鄉來到霧峰的省教育廳（現在的教育部中部辦事處）辦理賠償公費手續，以面對一段蒼茫未定的窮學生生涯。

命運的因緣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歷經十多年的轉折，完成最高學位後，我竟然又來到霧峰，由工作、租屋、購屋進而定居於斯。一轉眼間，二十個年頭已過，霧峰已經成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了。

霧峰，舊稱「阿罩霧」（因臨山，多霧故稱之），原屬「貓羅堡」，介於烏溪與草湖溪間。境地的東部為「大屏山」及丘陵，西部則為平原。最值得一提的是，霧峰是從清季以至二十一世紀，近三百年間，是影響台灣近代政治、經濟及文化最為深遠的區域之一，且已有所謂的「霧峰學」相關研究問世。

二十年前，我起初在霧峰市區農會附近的樹仁路，即現今的「四德商圈」內大樓租屋而居。當時，從住處小巷西行穿越外環道林森路，跨過草湖溪上的「福新橋」，便是連接中投公路丁台交流道的主要幹道「福新路」。道路兩旁稻田星羅棋布，沿途則有幾條近乎筆直的田間小道橫貫兩側稻田。每當水稻休耕的早冬傍晚時分，從橋上一眼望去，廣闊的田野間片片金黃的油菜花海，正在夕陽餘暉中隨風盪漾。這種景象，即便非騷人墨客也很難不為之動容。此地也最適合孤獨的漫遊。

沿著橋邊河岸右側崎嶇小徑漸行漸入，岸邊蘭蕉花正以挺立的姿態述說沉鬱的台灣原鄉情懷。早期台灣，蘭蕉花在鄉野中舉目可見，也是最具台灣鄉土精神的象徵性植物。想著，長大以後，再次這麼親密地接觸它，竟是處在「異鄉」的中年了。

待回神過來，瞥見另一端，縱橫於田野間的秋割餘禾舊叢上新生的嫩芽，爲了不讓眼前油菜花海專美於前，早已迫不及待地崢嶸而出，正沉緬於與遠方不時拂來的北風相互追逐、磨蹭中。此刻，它們正展現其「復活」後的盎然生機，渾然不覺已然功成的身軀即將化為大地春泥的守護者。

在不遠處另一區塊中，有些動作俐落的農夫早已將稻田犁成一畦畦的土壤，壟上番薯「少年兄」正以抖擻昂揚的姿準備迎向一季寒冬的淬鍊。只是，如今，亞洲大學在附近建校，拓寬後的福新路筆直地奔馳著，第三高速公路更壯麗地橫互其間。這些彷彿已奪走它一切的「光彩」，此情此景已不復見。

當時，漫步過這段段蜿蜒小徑，穿越過兩旁一區一區田野，再往西直行半里多路程，便是前國防部長湯曜明故居所在地的「北柳村」。然而，最令自己震撼的倒非小村莊的「地靈人傑」，而是經常在清晨或傍晚時分，總會見到沿著農地旁側工廠圍牆邊，三五成群的小溪邊洗衣女，以及環繞社區的大、小「排水溝」中，時時清澈可見的游魚。這些景象似乎只能在五、六十年代的童年成長記憶中擷取。已經不知有多久歲月，自己不曾再見過任何村落水溝中的游魚，更遑論洗衣人。

再沿著北柳村水道旁小徑蜿蜒西行，過四德路上的「五福橋」再往西北方向小馬路前進，便是緊鄰中投公路五福交流道的「五福村」；而環繞村莊外圍的則是遍地未經開墾的荒野。不知何時何故，自己對無名荒野有種莫名的嚮往。是迷上它們充滿未知的神秘感？或獨鍾情於它們特有的蕭瑟淒涼情調？它們是自己對於心靈探險的象徵性投射？或者，根本就是自己靈魂深淵對那種渾然天成感的秘密渴望所致？來到霧峰，答案才漸漸清晰起來。

縱情於西霧峰的大地田野，初刈後的青草芳香可以與夜夢被褥的溫香混積成淡淡芳香；奔馳在秋收後稻草遍布的田野，那種腳下獨特的觸感可以牽動全身的神經，也稍可慰藉霧峰屯區遠離海濱的遺憾；而荒野漫遊的經驗，也才使自己真正體悟到古人所調的，「時人不識余心樂，謂余偷閒學少年」的浪漫心境。二十年前，我「靈魂」的真實存在經驗再度被喚醒，就在西霧峰的大地。

只是，一兩年之後，「九二一大地震」突然來襲，震垮的

不只是自己居住的房屋，也包括已然瀕臨破碎的身心：日夜焦躁、寢食難安，幾乎是片刻不得安寧……。我想，那是一種地震「災後創傷症候群」。

但另一方面，這一場大地震卻再次使自己的生命和霧峰大地更緊密的聯繫起來。說來因緣真是奇妙，自己竟然會在大地震前夕執意在東霧峰「桐林村」買了一棟房子，且震後它幾乎毫髮無傷。順理成章地我們舉家遷居桐林新居。

桐林，一個偏僻而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 100 人（全霧峰最低）的東霧峰山區村莊。可是，在台北故宮搬遷史記載上卻赫然可見「桐林」的大名。原來，政府剛搬遷來台時原本將相關古董文物置放於村外不遠的「台影文化城」舊址，並預計在桐林現址興建故宮博物院；後來，卻因為種種因素而作罷。由此歷史可見，乍看之下毫不顯眼的桐林山村，背後必然隱藏著它不為人熟知的美麗秘密。

確實如此。你若從吉峰村中興大學農業改良試驗所附近，沿著環繞著「北溝溪」的山路一路蜿蜒前進，車行約二、三分鐘，便可抵達村莊聚落中心。沿途雖然談不上是崇山峻嶺，但每當清晨或傍晚，溪溝上方山嵐疊嶂，不遠處山頂若隱若現的景緻，對身處塵囂的現代人來說，其實也已是相當浪漫了。

桐林山村內，有許多條產業道路蜿蜒地散布其間；其中以「暗坑」、「北坑」、「中坑」、「南坑」等幾條最著名，景緻也最為可觀。大約十多年前開始，地方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並設

置「青桐林生態產業園區」。尤其是距村落中心約二十分鐘車程，通往南投國姓鄉的「北坑」產業道路，於鄰近「九九峰自然保留區」路段，增設了四條登山步道，建置了幾座遊客休憩涼亭，規劃遊賞路線；而鄰近的「一線天」景觀更是遊客必到的景點。園區內資源相當豐富，珍貴稀有的野生動物如大赤鼯鼠、白鼻心及台灣獼猴，保育鳥類（據說有數十種），如領角鴉、台灣藍鵲、八色鳥、大冠鷲、小彎嘴畫眉等台灣特有品種，都有機會與遊客驚鴻一瞥。因此，平時就常有三三兩兩腳踏車運動者穿梭其間；每逢假日，山村更是熱鬧非常。

剛剛定居桐林期間，我最喜歡清晨起個大早，乘著朦朧霧氣穿越村莊主要幹道，來到「南坑」產業道路。或慢走、或於幽靜隱密處的岩石上席地禪坐，藉以收攝心神，養精蓄銳。更多時候，是在一日將盡的傍晚時分，帶著新飼養的拉布拉多獵犬「榮格」到此盡情漫遊——慢跑。桐林「南坑」的傍晚，因季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風味。若是晚春初夏時節，道路兩旁盡是繁花盛開的荔枝與龍眼樹叢（桐林盛產的水果），伴隨著盛夏特有溼悶氣息，瀰漫於空氣中的花香濃烈到幾乎可以噙鼻。

那時候「榮格」年少體壯，總是一股勁馳衝於我前方遠處，每逢溪邊水源便縱身其中或戲水或稍事歇息。有時，我或漫步或滯留於路旁，品賞周邊草木，牠則沿路找尋自己的小獵物或在旁靜候。就這樣，南坑的傍晚常常是我與榮格「兩個人」的世界——我時常思考自己與榮格置身南坑算不算是「獨處」？

按照德國哲人海德格的說法，靈魂是生命剛萌發的「原初形

式」，只有它尋找得到真真實實的「大地」，並詩意地棲居時，靈魂才會蛻變成真正的「精神」——是霧峰、桐林大地使自己的靈魂蛻變成精神的。

回顧這一大段旅程，從西霧峰的田野、荒野，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的洗禮，來到桐林、南坑、九九峰等自然大地的歲月，自己在生命真實經驗的成長與滋潤是空前的。可以肯定的是，與霧峰大地的情緣是一生一世的了。

（本文曾獲得 2016 台中風物誌「走讀光景」徵文入圍）

輯三

走向詩歌世界的無限風景



輯三：走向詩歌世界的無限風景

你最美的事，是動搖天地
別人呢，有人以為你不過是回聲
有人卻認定你呼風喚雨
你最美的事，是成為辯詞
被光明和黑暗引為據
於是，你最後的話語也是最初的話語
別人呢，有人以為你不過是水泡
有人卻認定你開宗立道
你最美的事，是成為目標
成為分水嶺
區分沉默與話語。
(敘)阿多尼斯〈詩之初〉，薛慶國譯

細心的讀者將看見，本書諸多篇章開頭或文本中都引用相應的世界詩歌作品，以彰顯主題內涵或深化其意境；實則回顧過往生命歷程，詩歌也曾經兩度進入自己的靈魂。起初，從青少年開始，自己就喜歡詩歌（尤其是世界詩歌）——很難想像（如〈存在的光影〉一文所述），如若沒有詩歌，我將如何可能度過青春風暴時期。然而，沉重的現實處境與學術理性的追求，詩歌終究離開了自己的關懷視域。第二次，就在自己開始懷疑學術理性的桎梏時，有意無意間重拾了對詩歌的興致；這一次，詩歌已經不可能再從靈魂視域中流逝——詩歌讓我保持生命永恆的能量，也是面

對嚴酷、虛假現實時最佳的防禦利器；它讓我貼近善良靈魂的胸懷，也使我得以穿透邪靈腐蝕陰冷的心腸。自己當然稱不上是嚴格意義的「詩人」，也不算是學院式的詩歌研究專家；但也因為這種業餘的廣泛愛好，讓我能更自由地徜徉於世界各大詩人，其靈敏銳利的眼光、無限悲憫的胸懷、深刻細微的情思，以及各種風格獨特的第一流作品中。

甚至，我也想嘗試以自己在哲學與學術領域的專業，創造性地整合、應用到對於世界詩歌的詮釋與推廣中——在全球化網路發達，汨濫貧瘠的訊息充斥的時代，詩歌應該是這個混濁激流中無盡的清泉。

再者，詩歌「花園」的灌溉不適合如稻田以幫浦抽取大量現成地下水源，它需要像早期農人所踩的「水翻車」般，不論酷暑與嚴寒的天候，都要像牛一樣，付出與血肉勞動相稱的汗水和淚水，一輪轉一輪轉地從眾流匯集的河流底端——最好是源自岩漿高山、翠綠高原，流經礫石、沼澤的肥沃水源——我們仍須重新學習如何於靈魂深處，汲取詩歌世界無盡的泉源，才能親歷世界無限的風景。

我當然不敢奢望自己的詩歌詮釋可以「成為分水嶺 / 區分沉默與話語」，但卻盼望自己「最後的話語也是最初的話語」。

輯三第一篇〈生命存在的真實性——我的詩歌閱讀經驗〉（曾於中國大陸散文競賽中獲獎），是本輯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它代表了這些年個人在世界詩歌領域閱讀的初步心得。本文以自己

生命成長歷程及周遭生活環境中與世界詩歌主題的關聯為主要切入點，採取夾敘夾議，抒情與哲理並重的方式，書寫了這些年來世界詩歌對自己生命的啟發與影響。涉及的詩人從早期接觸過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如濟慈，雪萊，華滋華斯，到歐美——如佛洛斯特（美），菲利普·拉金（英），佩索阿（葡），保羅·策蘭（烏），菲利普·雅各泰（法）乃至日本谷川俊太郎等世界級重要詩人——其用心並非在所謂的學術專業研究，諸多師友也都對本文抱持肯定的態度。

第二篇〈綠色菩提〉（徵文競賽獲獎作品）一文，以有「詩僧」稱號的台灣詩人周夢蝶詩集《有一種鳥或人》為探討主題；雖然也採取夾敘夾議，抒情與哲理並重的方式書寫，但整體看來還是「學院」味比較重——寫作當時我還沒有開始廣泛閱讀世界詩歌，而真正文學性意義的書寫也還沒啟動；但總是自己生命的軌跡之一環。

第三篇〈靈魂之詩〉（徵文競賽獲獎作品），以台灣殘障詩人莊馥華小姐的詩集《海天浪》為書寫對象。莊馥華的遭遇令人心生不捨，但其奮勵不息的生命意志更令人動容。其首部詩集《海天浪》雖然以嚴格的詩歌鑑賞標準看仍不夠成熟，但我的書寫重點不在於某種「詩學」意義的評述，而是對其高貴靈魂表達感動、共鳴與尊崇之意（我自己也曾遭遇過一段青春風暴），所以寫起來更能排除學術專業的束縛而投入更真實的感情，如文章結尾：「靈魂的夢想與詩就是那道溫柔的月光，她將引領我們飛翔於無限的蒼穹，攀爬上通達天際的階梯」，期勉的也是自己啊！

第四篇〈每一棵樹都想望上帝〉(徵文競賽獲獎作品)，對於早年曾追尋過基督教信仰的我來說，也算是一篇「懷舊」之作——以「曾經」渴慕基督徒和酷愛自然(樹)的角度，詮釋對殷穎先生《歸回田園》、《秋之悸》等自然書寫作品的感懷：如「每一片落葉置身於陰暗的泥土中都沒有白費，它依然有著最深沈的願望，期盼明年春天的綠色新芽，也啟示著神賦予宇宙生命循環的定理」等。

本輯最後一篇〈石頭「說」〉(曾刊登於專輯畫冊中)，是一篇闡發「石頭」精神世界的文章；鄰居王火本多年專注於石頭寫生畫，個人有感於石頭的世界其實蘊含豐富的自然生態、人文精神意蘊，如「生命與世界的美麗和哀愁，都繽紛匯集在這個靜謐而充滿神秘氣息的石頭畫面上」等；故應邀於其專輯畫冊《石頭說》，以詩意書寫的手法聊表敬意。

最後，個人雖非土生土長的雲林人，但因緣際會，雲林卻成為自己另一處「故鄉」；衷心感謝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提供本散文集出版的機會與贊助。

生命存在的真實性——我的詩歌閱讀經驗

一、楔子

對任何一個現代學術從業人員來說，閱讀專業書籍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在我看來，這種閱讀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實在稱不上真正意義的「閱讀」。我所謂的閱讀指的是無關專業工作領域，是隨興自發的，業餘的，無論它們是個人生命、素養的、文化啟蒙、科技新知等——我之於詩歌的閱讀便屬於這一類。

早在憂鬱多感的青少年時期，詩歌便如月光穿越樹梢般地流竄入我的視域：我沉醉於如英國浪漫詩人雪萊(P.B.Shelley)那種靈敏浩渺的幻影，時常躲入那個極度虛無飄渺的世界；又如夜半精靈般，倏忽地潛行於沁涼如水的寂靜月色中。也曾經想像能如一片樹葉，一朵雲，讓西風將自己捲走高飛——「縱然跌落在人生荊棘上，血流滿地也無妨」〈西風頌〉。

同時，濟慈(J.Keats)那種從深沉的憂鬱中散發出的，對於自然、人性的感情與希望，似乎從另一種角度震撼著青春的心靈：「當一陣憂鬱突然從天而降，/像一片哭泣的雲彩，/潤育著垂頭喪氣的百花，/將四月的青山籠罩覆蓋，」(〈憂鬱頌〉，何功杰譯)。

沒錯，年輕對生命力量的渴求使自己仿如一隻盲動亂竄的困獸，憂鬱的愁緒卻又常如山村暮靄般瀰漫於削瘦的身影邊，起伏的心神則似溪底的陰風不定時地穿林灑落。「此時，就將你的哀

愁滋養於早晨的玫瑰，/ 或去觀賞海上五彩繽紛的沙浪，/ 或去欣賞富麗堂皇的牡丹……」〈憂鬱頌〉——詩歌擄獲了靈魂對於真善美的渴望及屬於自然的一切的追尋。

成長之後，我念了大學，又進入研究所攻讀中國哲學專業。確實，哲學著重於理性概念的思維與推導——概念語言就像一個粗陋的篩網，它是對複雜現象與精采生命世界的某種化約方式；經由理性概念篩網的過濾，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是那些方方正正的理性世界，至於那些點點滴滴如蜘蛛吐絲結網，纏繞於概念湧現「之前」的真實生命悸動或微細的感性世界，已然被疏漏或遺忘。曾幾何時，自己年少時所鍾愛的詩歌，由於哲學專業上的需求，早已從書架中徹底絕跡。對我來說，哲學的研習就像是正午炙熱的太陽，伴隨其引爆的陣陣熾熱旋風，那個模糊、脆弱而缺少結構的青春身影也快速聚焦，甚至被烘烤成型。不能否認，隨著學院哲學的研習，我的理性概念思辨能力迅速的增強，看起來像是充滿力道。然而，自己仍然隱隱覺得，我的學術理論與生命實踐，理性思辨能力與內在情思涵養之間無法調和或統一。因此，即使已攻讀完博士學位，我依然時常感受到某種無以名之的不安；好像仍在盼望著什麼…。

以自己的專業中國哲學為例，《論語》明言成德的進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篇〉，也就是詩歌的研習是成就德行的首要條件。再者，出於專業上的需要，自己當然也會涉及一些當代西洋哲學，例如海德格爾 (M.Heidegger) 的「存在詮釋學」；晚期的他也時常從詩歌來討論哲學。但舉目四望，在學

院分工體系與績效指標下，當代中西哲學研究者中，誰願意花時間閱讀這些與「專業」績效無關的詩歌呢？出於這種有意無意間的自覺，即便已過了不惑之年，我重拾年少時詩歌閱讀的熱情。緣於年少的經驗，我依然喜歡西洋翻譯詩歌，就這樣一路閱讀、摸索著；當看到最受美國人喜愛的詩人佛羅斯特 (R.Frost) 這一首詩，便給了自己極大的啟發與震撼：

我的心願之一是那黑沉沉的樹林，
那古樸蒼勁、柔風難吹進的樹林，
並不僅僅是看上去的幽暗的偽裝，
而應伸展延續，直到地老天荒。

我不該被抑制了，而在某一天
我該悄悄溜走，溜進那茫茫林間，
任何時候都不怕看見空地廣袤，
或是緩慢車輪灑下沙粒的大道。

我看不出有何理由要回頭返程，
也不知那些此刻還惦念我的友人，
那些想知我是否記得他們的友人，

為何不沿我足跡動身，把我趕上。

他們將發現我沒變，我還是自己——

只是更堅信我思索的一切是真理。

（美）佛羅斯特〈進入自我〉（曹明倫譯）

其實，早在年少時期，自己便常有某種「企向蒼茫」的莫名渴望——這或許緣於心靈固有的浪漫情懷的思慕，對於大自然的鍾情；或許是對於文明世界制約的反抗，可能也是對於世界無限性或未知敞開性的深度渴慕。詩人以「那黑沉沉，古朴蒼勁、柔風難吹進的樹林」，微妙地傳達了現代人心中那種說不出的鄉愁。這種鄉愁不能僅僅被視為心靈或世界「幽暗」的偽裝，而應該被天荒地老地延續下去——用現代西洋哲學的話語來說，這就是人對於「存在」(Being)的鄉愁。有了這種自覺，詩人再也無法抑制這種對於存在渴慕的衝動了；而這種存在的彰顯除了大自然廣袤的天地外，也包含了屬於人的世界——緩慢車輪灑下沙粒的大道。生命存在的自我覺悟既然開啟了，便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了；而詩人在意的仍是那些彼此惦念的友人，期盼他們也可以一起踏上追尋存在真理的道路。存在的顯示作為人生存本身最重要的真理，乃是經由不斷地向未知領域探索、敞開、實踐後，重新尋回自身存在真實的可能性；因此，詩人說他們將發現我沒變，我還是自己：「只是更堅信我思索的一切是真理」，這個真理就是不斷地思索、成為獨一無二而真實的自己，顯示自身存在的真實性。

二、我與詩歌的秘密愛戀

起初我的詩歌閱讀只是隨興之所至，任意翻閱；赫然發現，中國國內近十年來所出版的世界翻譯詩選集，內容相當精良，數量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於是，就像是著魔般，我開始透過各種管道搜購這些詩選集——可以說，除了專業上需要的閱讀、研究與寫作外，我幾乎把所有閒暇時間投入詩歌的閱讀。有些朋友發現我和以前不太一樣：「為何你總是容光煥發，臉上時常帶著笑容？」我總是這樣回答：「我正在談戀愛——透過詩歌，和世界談戀愛」。詩歌成了我的「秘密」武器，足以和宇宙進行親密的溝通：「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我似乎能領略到陶淵明《讀山海經》中的樂趣；詩歌又是我和世界偉大心靈相契的管道，彷彿詩人的眼睛就在我之內：「當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 我瞥見幽深的黎明 /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 看到我不能領悟的一切 /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動 /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間」〈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間〉（敘利亞：阿多尼斯，薛慶國譯）。

隨著浸淫詩歌的時間越久，閱讀的詩集越多，我似乎也養成了詩歌閱讀的某種「品味」，開始獨鍾於某些詩歌大師；另一方面，詩歌開始轉化自己長期以來侷限於理性概念思考的模式，它彷彿啟動了蛰伏已久的感性知覺能力。我開始留意周遭外在景象的變化——詩人總能夠捕捉這些自然細微的波動與旋律，賦予它們某種啟示意義，繼而促成內在生命更深刻的體察：

死寂的下午剩餘的金色——

這無處藏身的黃昏的金屑

從我的門外溜達過去

不會停留——

寂靜中，依然被森林綠色盡頭的金子

觸摸著，我看見了

記憶，那時你是往昔的美人

對我來說現在還是

但你不在那兒，你的記憶在

你的樣子，誰都不像

當你輕風般降臨，在戰慄

哀歎著某種美好的

我已失去了你。我從未擁有你。光陰

安慰著我的悲痛

為了在我的記憶猶新的生命中留下力量

去感受愛情，

但愛情卻只造成恐懼，
一次欺騙一場徒然的圍獵，
這樣一個欲念含混的黑夜
不會有它的早晨。

〈死寂的下午剩餘的金色〉《費爾南多·佩索阿詩選》（葡萄牙）（楊子譯）

我們曾經有多少次經歷過午後「金色」的陽光從身邊流逝，可能你會覺得它們浪漫，或者有點感傷，但很少會使用「死寂」這個字眼——死寂成了這首詩的基調，並召喚我們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輕」與「重」。詩人把思緒轉往寂靜森林綠色盡頭的金子；在那裡，愛情的溫柔與呢喃如金子般觸摸我們青春的心靈與身軀，啟動我們曾經刻骨銘心的記憶。但是，就如陽光的流逝片刻不停留，無論你如何顫慄與哀嘆，愛情存在本身終究早已蹤跡渺然，只留下對情人的記憶：「你的记忆在 / 你的样子，谁都不像」——對我們來說，這個記憶本身永遠是獨特而惟一的。然而，時間本身可以安慰失去愛情的痛苦嗎？憑著這個記憶猶新的愛情所殘餘的生命力量，人們總是不斷的再次尋覓愛情本身；可是，這樣的愛情追逐，終究只是徒然，甚至帶來恐懼。何以如此？最後，詩作才點出「死寂」的基調：「这样一个欲念含混的黑夜 / 不会有它的早晨」。

正如法國詩人菲利普·雅各泰 (P.Jaccottet)：「青春，我把你耗盡 / 連同一度碧綠的樹 / 在風從未捲走 / 最明淨的煙裡 / 靈魂輕

易地讓你畏懼，/ 冬末的土地，/ 只是蜂群的墳墓」〈青春我把你耗盡〉（姜丹丹譯）。想想，多少人青春時期的愛情經驗，在那種情愛的粗獷糾纏中，是原始本能殘酷地掠奪之粗暴快感？或者在生命狂飆的外放中也帶著模糊的、自我意識回歸的狂喜？在那雷擊閃電的昏暗叢林中，從那戰慄的忘我歡愉中，不正也時時滲透著生命渾沌的苦果？隨著那一次次相見悱惻纏綿，別離牽腸掛肚的糾葛，那原初纖塵不染而生機盎然的青春力量，不也逐漸步入那種死寂的漠然？

然而，詩歌訴諸直覺與想像，它不說教，不試圖「論證」真理。對於隨著情愛而來的死寂，甚至是墮落，阿多尼斯這樣說：「我生活在火與瘟疫之間 / 連同我的語言——這些無聲的世界……我生活在雲朵和火花之間，/ 生活在一塊正在成長的石塊裡，/ 在一本傳授秘密和墮落的書本裡」〈墮落〉（薛慶國譯）。詩歌就是這本秘密的書籍，它充滿秘密的魔法。它教我們如何縱情於遼闊的天空，謙卑地效法大地，質樸而堅定地省視自我，溫柔而寬厚的對待他人，細膩而深情地凝視萬物——終究，它將使我們把痛苦、死寂甚至是墮落轉化成如石頭中綻放的生命力量。即便黑暗的力量如狂風驟起地肆虐，如泥淖深淵般地糾纏，我們依然能夠從容吟詠自由的歌聲。在詩人眼中，即使我的生命卑微如一株泥潭中的蘆葦，它不只是一株會「思考」，還是能感受幸福，悲苦，甚至愛戀的蘆葦：「……我因殘酷的屈辱而幸福，/ 在那如同夢幻的生活之中，/ 我默默地把每一個人嫉妒，/ 卻又默默的熱戀每一個人。」（俄）曼德里施塔姆〈像一顆簌簌作響的蘆葦〉（汪劍釗譯）。

詩歌就是一道道溫柔而深情凝視的光，它拓展習於自我封閉的視域，將渾沌幽暗的意識轉化為輕柔的明光；它穿透事物表面的遮蔽，帶我們進入事物嶄新而不可見的另一層面；它照亮了自身周遭處境，深化了生活經驗的意義。更重要的，詩歌帶領人進入那個浩瀚幽深的無名之境；置身其中，你或勇敢地冒險、躍進，或飽嚙顫慄與恐懼，或滿懷挫折與無奈，或欣喜地徘徊等待——只為找尋那幽暗混沌中的語言光芒。

三、詩歌與真理的語言

記得，自己曾經在入夜時分，獨自置身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岩岸。當時，浪花正猛烈衝擊這大片鵝卵石遍布的海岸，狂風則從耳際絲毫不停息地呼嘯而過，彷彿暗夜之際，成群的精靈在耳邊竊竊私語，告知她們已吞噬那白晝的光明——整個天地除了眼前這一大片白色波濤相續的海域，以及天際少許星點隱約掩映外，宛如罩上一件巨大的黑罩衫。海面上，我的視線僅及於眼前前後推湧，疊疊相續而來的白色波浪；至於波浪起伏之外的遠處世界，彷彿某種「不在場」的存在，只能憑想像領略其森羅萬象——我彷彿置身於天地蒙昧未開的「無名」場域……。然而，我能夠從這個海洋經驗中再想像或領略什麼嗎？至此，我已腸枯思竭，直到無意中讀到被稱為當代澳洲最重要詩人凱文·哈特 (Kevin Hart) 的〈夜晚面對太平洋〉：

在兩顆星或兩種思想之間的黑暗裡
你驅車東去，抵達最大的洋岸，
雨水從未罩住那浩瀚冰冷的海面，

向東行駛，你又成了一個孩子——
沖去事物的名稱。
靜默洗去海洋的名字

曝露出事物本身的能量，
最初的生命在星光中閃耀。
沒有語言將它縮小至嵌入腦中。

他已在那裡，在兩種思想中間，
那片你在其中行使和抵達的黑暗，
它沒有名字，卻又是萬物的姓氏。

大洋慢慢地左右擺盪，
一個孩子在搖床上熟睡，
沒有母親將他從酣夢中喚醒，

去描繪星際間古老的眾神。站在懸崖上，
不覺得寒冷，你失去重量，
回到出生之前的衝撞，

在長出血鬚之時；
或者在時間之外，彷彿你已不知
生死，沒有名字隱藏在其後，

沒有名字展示這世界或徹底燃燒。
大洋在你耳裡悄悄地搖動，
這沉默的地方
在我們所知世界之外，卻也在此時此地，
在兩種思想間，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一片卸去語詞外衣的寂靜，一份無名的愛。(張少揚譯)

回顧自己曾經的大洋經驗，再細細品嘗凱文·哈特這首詩，那種震撼直直進入靈魂深處。詩人一開頭就揭示了詩歌的主題：「在兩顆星或兩種思想之間的黑暗裡」——直指《老子》意義上，可名、可道的語言，與不可名不可道的真實存在（或者說「道」）本身，「之間」那種黑暗而糾纏的區域。當向東行駛，「你又成了一個孩子」則顯示詩人面對這一題的基調：如《老子》那種「復歸於嬰兒」的體道經驗；繼而巧妙地從上文「從未罩住那浩瀚冰冷的海面」的雨水，來「沖去事物的名稱」。另一方面，當這種無名的靜默連海洋的名字都洗淨後，則曝露出事物本身的能量，如星光般閃現原初「無名之樸」的生命力量，而不容被腦海中的意識與概念所侷限。

即便真實存在（道）本身不可名、不可道；然《老子》隨後言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當人所抵達而體察、實踐（行走於）「無」（道之真實）之奧妙，與「有」（語言表述）之間的黑暗，卻顯示某種「徼向姓」——沒有名字卻又是萬物的姓氏。而對於徘徊於「無名」與「有名」的「玄之又玄」之際，詩人以被大洋左右擺盪，未被母親搖醒以為群星命名的熟睡孩子，進行形象表述——我覺得這個大洋的「擺盪」相當重要，如若缺少這個玄之又玄的擺盪歷程，所有的語言表述很容易淪為語言文字的遊戲。

下文，當詩人說「站在懸崖上，/ 不覺得寒冷，你失去重量，回到出生之前的衝撞 / 在長出血鬚之時」時，熟悉《老子》文本的人，馬上會聯想到「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第二十章），甚至是回歸胎兒尚未出生之際，那種超越時間之外，不知生不知死，與萬物同體而「沒有名字展示這世界或徹底燃燒」的純粹無名境地。然而，存在的真實雖言語無可名之，詩人卻終究對它有所「道說」或至少想道說——「大洋在你耳裡悄悄地搖動，/ 也在你眼中閃耀」。因此，這個沉默的世界：「在我們所知世界之外，卻也在此時此地」——對於語言，如《六祖壇經》所謂「說似一物即不中」，只能隨說隨掃而無可執著。

最後，這個介於存在實相與語言道說之間的黑暗，就像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它永遠不能被道盡，不可能成熟；它又像「在卸去語詞外衣的寂靜」中，只留下「無名」的愛——愛惟是無名，才可能明澈。這裡，令人想起上文雅各泰對於愛的深刻體悟：「就

像火，愛的明澈只建在 / 錯誤和燃燒的成灰的木頭的美麗之上」
〈無知者〉（姜丹丹譯）。無名而明澈的愛只有在經歷「蠟炬成灰
淚始乾」的燃燒，滌除由語言所交織的世俗錯誤表象後，才能接
近愛的美麗本身。

有關詩歌與真理語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可以再舉偉
大的德語詩人保羅・策蘭 (P.Celan) 的詩作加以詮釋：

歸家人回到忘鄉
我們遲緩的眼睛
會聊家常。

歸來的音節接音節，分給
白天也盲冥的骰子，
玩家的手伸過來，那隻大手，
一抓就醒。

而我的話有點多餘：
堆積出小小的
水晶，在你沉默的儀表裡。
《話語之柵・下面》（孟明譯）

一般來說，語詞表述的前提是某種「意識存在」的介入。對
於活生生的真實存在整體（或「道」）而言，語詞或意識的介入，
就破壞源初無以名之的真實存在「整體本身」，而導致存在整體

聯繫性的「流散」——存在整體中的各個環節之聯繫關係變得鬆脫、不明顯。或者說，此時語詞成為意識的主要焦點，存在的「整體性本身」固然仍然存在，卻因為語言的介入而只淪為意識的「背景」。

如同策蘭詩歌中所表徵的，身負尋找「語詞」重任的歸家人回到「忘鄉」(Vergress)——在遺忘之鄉中，這種存在的整體聯繫性已然鬆脫或遺落。也就是，此時人眼中只有個別視域的存在，看不出這個別視域與存在整體之間的聯繫性——就像我們平常在庸俗喧囂的新聞報導中所見到的，一切只是零碎存在的事實，卻無法組構成有深度意義的內容——「我們遲緩的眼睛 / 會聊家常」。但是，即使在這種任意性的聊家常中，「歸來的音節接音節」，一切與真實存在分離或對立的語詞遊戲仍彼此相互生發或蘊育著，就像一個賭徒玩著「骰子」般，語詞之出現意義只是偶然任意的，因此說是「白天也盲冥的骰子」。其實，如上凱文·哈特詩作所顯示的，真正具深刻意義的語詞（如詩歌）本身（名），應該存在於與真實存在的道或造化整體的聯繫性之間；只有那個深入造化奧秘的大玩家（大詩人）——那隻大手——才能夠「一抓就醒」：契入道或造化本身，並以精準的語詞喚醒造化之靈魂，並把音節與音節的真實關係聯繫起來。

這種深刻的聯繫正是我作為「平凡」的（詩）人本身之多餘的話語，與契入存在造化本身的那隻「大手」（大詩人或藝術家）間，那種根本性差異之所在。這個由我多餘的話語所堆積而成的「水晶」



——水晶可被視為諸多語詞與其他語詞之間重重疊疊而閃耀，所產生那種連鎖變化所產生的某種獨特的「鏡像」；而這個水晶般的鏡像，若要構成真正深刻意義的詩作，則必須返回或被置放於「你」（存在整體性或造化）本身「沉默的儀表裡」——真實的道雖然沉默無名，卻具有如儀表般的徼向性。

經由上述跨文本的詩歌詮釋後（或許，凱文·哈特是熟悉《老子》文本的），以及對保羅·策蘭略顯艱澀的解析，不免讚嘆詩人之於世界真實性體驗的靈活性與深刻性；也更有理由相信上文佛洛斯特所謂「只是更堅信我思索的一切是真理」——存在的真理（實）或許只有一個，卻容許不同文化、不同的語言以各種獨特的方式加以表述。然而，以上當我們這樣詮釋以上諸詩人的存在真理觀時；嚴格說，依然落在某種抽象概念層次的表述。我們再看看被稱為當代日本最負盛名的詩人谷川俊太郎，如何以最平常的事物與淺顯的語言，表述這類似的真實性：

1.

樹正因為是樹

樹才能夠站在這裡

而樹為何物我卻無從所知

2.

若不把樹稱作樹

我甚至無法抒寫它

若把樹稱作樹

我只能抒寫它

3

但是樹

一直凌駕於樹這種語言之上

某日清晨我真正觸摸過的樹

是永遠的謎……

4.

面對樹

樹已它的樹梢為我指向天空

面對樹

樹已它的根也告訴我大地

面對樹

世界從樹木變得明朗起來

……

6

人們給樹取了無數不同的名字

可是

樹寡言無語

在每個國家

儘管樹隨微風沙沙作響時

人們只是傾聽一種聲音

只是傾聽一個世界

〈樹〉（田原譯）。

詩歌儘管不必然要為真理服務或存在，卻往往以最精確而易懂的語言詮釋了一般被認為抽象的真理。從終極意義上說，「樹就是樹」；為了描寫它，我們稱之為「樹」——但除了以語言描寫它之外，對我們來說，樹的存在本身（實相）卻依然是個謎。但詩人為我們指引出一個重要的方向：樹與世界萬物的存在本身，本來就處於可以相互指引的「因緣整體性」當中；我們雖然無法以語言直接「指調」樹的實相，但透過這種相互指引的因緣整體性，卻可以讓世界與樹的存在「明朗」起來。每一個語言或文化指引這種聯繫性的方式或許不同（不同國家的詩人都寫過有關樹的詩作），但樹或世界存在整體本身的真理卻是同一的——「樹就是樹，世界就是世界」；它們拒絕被語言所窮盡。

四、人存在的平凡與真實性

當我閱讀谷川俊太郎詩作時，無意間發現〈世界的約定〉一詩，原來就是日本著名動漫導演宮崎駿《霍爾的移動城堡》一片的主題曲。我講解這首詩給小學的女兒聽，並與她再次觀賞這部影片，領略影片的精神意義。之後，我選擇了谷氏詩選中較淺顯易懂的詩作，與女兒共同欣賞。沒想到，她竟然也覺得津津有味；之後，再次反問她，她竟然記得大部分的內容。眼見詩歌產生了如此神妙的作用，連平日較少接觸詩歌的妻子，也突然問我有什麼詩集可以推薦給她。當我為她朗誦阿多尼斯前引詩作〈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間〉時，或許是喜好繪畫的她對於「眼睛」特別敏感，她的雙眼柔婉地望著我，說道：「詩人看到了我在繪畫中彷彿看

到、感覺到，卻說不出的神祕感」；隨後，我看見她盈盈的淚珠早已注滿眼眶。之後，她甚至在閱讀報章雜誌時，也會對於詩人特別留意。例如，經由她的介紹，我又認識了這位首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法國的普呂多姆 (S.Prudhomme)；自然，書架上便增加了這本《孤獨與沉思》詩集。原來，詩可以表述抽象的真理，也可以落實於平實的日常生活中。

「讀萬卷書（詩），行萬里路」。前一陣子，與妻女到歐洲探視留學法國的兒子。一個月的停留期間，我們也到巴黎的拉雪茲公墓「訪視」一些名人：鋼琴詩人蕭邦，詩人、小說家王爾德，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 (G.Apollinaire) 等。因為讀過阿氏的名作〈一顆星的哀愁〉，我順道跟家人講述這首詩的背景與內容：詩人於一次世界大戰中「志願」入伍，於炮火連天中寫詩；其後他被砲彈重創頭部而後送治療，也寫詩。名作〈一顆星的哀愁〉就是描述他頭部重創後如星狀傷口的痛楚與感悟：「……然而這激烈的痛楚在我身上 / 像螢光的蟲子擁有它灼熱的胴體 / 像兵士的心中撲撲跳動著法蘭西 / 像百合花心蘊含著花粉的芬芳」（徐知免譯）。只可惜詩人舊傷未癒，又染新疾，於壯年 38 歲病逝。約略聽完後，小女兒默默地撿了一些碎石塊，就在詩人的墓碑前，排成一個「星狀」的圖案，並隨手撿了幾片落花置放於圖案中間——詩人的作品非但於死後依然燃起人們心中愛國的火花，也激發出女兒的詩情柔意！

同樣將心中的創傷與悲痛轉化為對他（她）人無條件的奉獻與愛而令人動容的，還有羅馬尼亞女詩人妮娜·卡西安 (N.Cassian)

〈光的通道〉一詩：

冰凍的光輝！
死亡莊嚴地
落在渺小的雜草和葉子上。
這是我們的方式：
用流血的嘴巴和開花的傷口
品嚐最後的聖餐。
就這樣吧。
如果這是懲罰——就這樣吧。
如果這是挑戰——就這樣吧。
如果這是通過苦澀的嚴寒
抵達光的道路，
那麼，就讓我們的靈與肉凍結。
(高興譯)

或許我們的存在都如平凡渺小的雜草和葉子；對於曾歷經生命創傷的人來說，這種感受便格外強烈。「用流血的嘴巴和開花的傷口 / 品嚐最後的聖餐」，則是將這種傷痛轉化為對人群無條件之愛的方式——你可以說，這是聖徒血淚的大愛，也可以說，是平凡人性的真實——惟其經歷過刻骨銘心的生命悲苦，才能夠顯現這種蝕骨銷魂的大愛。這種愛無以名之，就說它是我們注定的命運與挑戰吧！如果凡人的生命必須經由這樣的淬鍊，才能抵達真實存在的入口，那麼讓我們歷經痛苦的靈魂與芸芸眾生的生命融為一體吧！這是一種讓自身生命徹底隱沒，卻又發光發熱的

存在方式；這種無名的愛之所以可能，就是源於生命終極性（「道」之真實性）的「光輝」：這個光輝總是從晦暗、嚴寒、脆弱、卑微、恐懼、苦痛甚至是死寂中，找到它光照發熱的出口，所以名之為「冰凍的光輝」。再次引用菲利普·雅各泰的詩歌：

晦暗的敵人把我們打擊，又拽緊，
放開我吧，在我持有的不多的時日裡，
向光承認我的脆弱和力量：
且願我最終化成閃電。
這個光
在我們的話語裡，
越少貪婪和饒舌，越能讓人更好地忽視，
直到在它們的遲疑裡看見世界閃耀
在飲醉的早晨和輕盈的夜晚之間。

我們的淚水越少湧現和迷蒙
在雙眼中，我們的人越不會被畏懼捆綁，
目光越明亮
迷路的人更好地看到埋葬的一扇扇門。

願隱沒成為我發光的方式，
願清貧讓我們的桌子滿載果實累累，
死亡隨心所欲，將要來到或還模糊，
願它滋養無窮無盡的光明。

〈願終點把我照亮〉（高興譯）

其實，不用論及前述聖徒血淚的大愛，即便是對於個人自身的命運處境，這首詩依然閃耀發光。我自己在青春時期，就是強迫症與憂鬱症的患者。依稀記得當時，那種頑固的憂鬱與焦慮，時常讓自己腦中一片空白，心中漆黑無光，欲訴無言。在沒有溫柔關注的陰暗世界中，彷彿語言的精靈也被禁錮在佈滿鐵鏽的肺葉，稀微的氣息沉滯、繚繞成一團團灰濛濛的煙霧。只有陰鬱臉龐上滿佈的淚珠，時而閃爍著一絲絲光影。我也曾迎風而立，企盼冷冽的北風可以從鳥巢般的亂髮中啟示一絲絲溫柔的真理；然而，觸身所及，無非是狂暴無情的風沙。

時常，我以想必是呆滯無光的眼神，於夜色中，凝視學校圍牆邊兩三盞淒涼的路燈。有一次，我雙眼緊閉，讓全身緩緩墜入黑暗中的「寧靜」，靜靜感受因長期頭痛而隱約起伏著的雙鬢，以及因為疼痛而日趨停滯、僵化的大腦。很神奇地，一陣子後，我好像可以感受到身體與意識被這股漆黑所析離、溶解，進而墜入某種虛空狀態；隨著虛空不斷地延伸、擴大，直到彷彿無邊無際……——我暫時解脫身心症狀的侵擾而「浸淫」其中。不知過了多久時間，我緩緩睜開雙眼，透過眼瞼中的淚珠再度凝視眼下稀微的路燈，一大片七彩的虹光頓時映現眼前。我感覺，宛如置身布滿透明琉璃的場域，全身彷彿綻放光芒……。就像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 Wordsworth)所吟詠的：「……我們的誕生不過是入睡，是忘卻：/ 與軀體同來的魂魄——生命的星辰，/ 原先在異域安歇，/ 此時從遠方來臨；/ 並未把前緣淡忘無餘，/ 並非赤條條身無寸縷，/ 我們披祥雲，來自上帝身邊……」〈永生的信息〉（楊

德豫譯)。在我悲情苦痛的青春歲月中，這種近乎「密契」的經驗，不知給了自己多大的勇氣與希望——「悠悠宇宙，即便生命短暫如指掌中揮之即去的沙塵，也誓願留下一道時間的印痕！」我曾如此誓言。隨著歲月的成長，我漸漸地學會讓「泪水越少涌现和迷蒙」，雙眼也逐漸掙開畏懼迷亂的綑綁；其後，更體認「願隱沒成為我發光的方式」。至今，彷彿覺得離那無盡光明的入口越來越近……。

回顧這一路走來，從青春年少對詩歌的深情愛好，到成長後遺忘了詩歌；如今，失而復得，詩歌已經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恩賜與養分。記得尼采說過：「好的散文家大多是好的詩人」，而我卻連散文都寫不好。我想，還是借用那隻「大手」質樸而精準的語言來表達自己之於詩歌閱讀的心境吧：「……野草本不許生長，/卻漸漸/長出了花，盡管/無人看見」〈質樸〉（英）非利浦·拉金（P.Larkin）（舒丹丹譯）——這朵小花雖不見得芬芳燦爛，卻是我多年來用愛戀詩歌的熱情與心血所澆灌出來的！

（本文曾獲得 2017.10 深圳出版集團主辦「第二屆書城杯閱讀徵文競賽」三等獎）。

綠色菩提

——周夢蝶詩集《有一種鳥或人》賞析

平凡的生活裡，忙忙碌碌，時常忘記細心品味周遭萬物的美以及其所帶來的驚奇與啟示。前些天，與山村住家附近一位畫畫的朋友在黃昏中散步，回程中朋友突然指著他的工作室上方說：「看到沒？兩叢蘆葦草從鐵皮屋頂上長了出來」。朋友說本來想把它們除掉，又想一想，鐵皮屋頂長出了蘆葦草也不是件壞事。這激起他另一幅畫的靈感來源：人的心靈中不也常常這樣，顛倒夢想等繁雜的心緒常自黑暗處莫名地升起；於是，這兩叢油綠綠的蘆葦草成了心靈狂亂的象徵被塗上他的畫布。我當下想起古人「窗前草不除，觀天地生物氣象」的浪漫景象與哲思；又想起周夢蝶詩句「你心裏有綠色 / 出門便是草」。回家後，心血來潮地寫下「不管春風來或不來，微塵中自有綠色生機揚起……想懷素大師如何以一葉芭蕉撐起唐朝一片綠天 / 王安石卻為了春風是否要綠化江南而捻斷一臉白鬚」這樣的詩句。

年少時愛讀詩。李商隱「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的浪漫想像，曾經伴我度過多少輕狂的夜晚；如今讀詩，比較隨性，總愛聽任片片的詩心花語如階前雨滴般零星地飄落。偶而，巧遇滄海明珠般的光芒彷彿來自天際，則會然於心而體背沁涼，好像貧瘠的荒野中升起菩提綠蔭，遮撥了我一身的茫然與俗氣。近讀《周夢蝶詩文集：有一種鳥或人》（印刻文學出版社，2009年初版），就常有這種感覺。在這本詩集中，與「綠色」相關的意

象相當豐富且重要，因此我想以「綠色菩提」這個概念為主軸來書寫這篇心得。除上述「你心裏有綠色 / 出門便是草」（〈善哉十行〉，頁 135）外，另如：

相視而笑

奇哉！是誰綠了松尾

綠了雪，又綠了芭蕉？

[〈試為俳句六帖〉之五，頁 62]

我對這首樸實無華的短詩感觸頗深。誰能綠了雪，又綠了芭蕉呢？當然是「時間」。時間使萬物回黃轉綠，又由綠轉黃，「綠」與「不綠」便是時間遺留在萬物身上的「痕跡」。整本詩集中，反覆出現詩人以其生命的智慧與時間反復辯證追逐或等候的遊戲——此即我所謂的綠色菩提之要義。例如〈靜夜聞落葉聲有所思十則——詠時間〉，更直接以「詠時間」為名，成為全書之核心意象與觀點，頗有韻味。例如：

……我是食魚連頭尾連骨皮肉一口吞的！

時間說：我是貓科」[〈詠時間〉之一，頁 96]。

……不信：無內與無外同大

而花落與花開同時……[〈詠時間〉之五，頁 100]

……托鉢的雲水僧

分飽。且一飽

永飽。眾飽。信否……[〈詠時間〉之六]，頁 100]

第一首說時間就是一切，就是整體，不容分割。第五首則從「永恆的凝視」的角度，道說萬物無內外、小大、乃至過去與未來區別的「齊物論」思想。第六首則進一步表達「一即一切」之奧秘哲理。又如：「不信神聖竟與恐怖同軌；而 / 一切乍然，總胚胎於必然與當然？」（〈無題十二行〉，頁 94），「信知一滴之濕，可解百千億劫之苦之熱。」（〈急雨即事〉，頁 112）等，相關的意象在書中俯拾即是。這些帶著密契經驗境界的弔詭詩句，乍看之下似乎玄之又玄；然則細細品味全書，又覺得這些並非詩人刻意玩弄玄虛，而是對生命萬物最崇高的禮讚以及學佛禪修智慧深邃的結晶。

例如，〈詠時間〉第四首，開頭詩人便問：「時間做不做夢？譬如說 / 夢見雪崩或天墜 / 折臂或嘔血？」（頁 98）若以客觀時間來說，時間當然不做夢；然而從存在哲學的觀點來看，時間畢竟是「我的時間」。我做夢，則我的時間當然也做夢。夢見折臂或嘔血自然也隱含禪宗二祖慧可斷臂求法的熱切心腸。終歸來說，與時間遊戲之綠色菩提畢竟只能從自身的生命出發，因此詩人後面寫道：「與時間同一鼻孔出氣 / 散花天女說她從來不散花 / 說人人頭上自有一片天 / 自己的天自己頂 / 花雨濛濛，你不頂誰頂？」（頁

99)。看來輕鬆戲謔的語句中，其實隱含生命嚴肅的課題與智慧：每個人都自有一片天，自有一段寶貴的時間，自己不承擔，誰能幫你承擔呢？那當如何「承擔」自己的時間呢？上引〈詠時間〉第六首後半段詩人寫道：

善男子善女人

人莫不有父

而父之父之父之父復有父

蒼翠淒迷搖曳，然則

遂草色遙看近卻無了！

[〈詠時間〉之六，頁 100-101]

連續多個「父」字並非文字遊戲，而是表達時間連綿不斷的特質，正如草木之蒼翠淒迷搖曳。「遙看」則隨緣聽任，不執著，不輕狎；反之，「近」則執著，糾纏狎玩。所以說「遂草色遙看近卻無了！」世間萬物萬法之生生滅滅，終究是無常；唯有以菩提心隨順其無常而不執著，才是成全它們自然的本性，也是生命智慧之所在啊！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這種不死的綠色菩提心既是宗教修行的法門，也是藝術心靈的根本來源：

眼見得眼見得那青埂

一路細弱的彎下去彎下去

是不能承受歲月與香氣的重量吧。

搖落安足論 / 瘦與孤清，乃至

輾轉反側。只恨無新句

如新夜，報寒破空而出

趁他人未說我先說。

[〈花心動——丁亥遂朝新詠二首〉，之二，頁 90]

從細弱的青梗下彎起興想像，帶出歲月的滄桑與人間情味；搖落或身死都不足惜，乃至輾轉反側之煎熬，總只為覓得如詩的語言。詩人與語言搏鬥，或說以枯萎之身靜候語言之到臨，以開啟萬物存在之秘密。即便是〈在墓穴裏〉一詩中，詩人唯一的抱怨仍是「無詩可讀」，仍是「我已枯的老眼久已為霧露為蒼蘚所遮斷」（頁 87），獻身詩歌志業之深情躍然紙上。這十足是綠色菩提心之藝術性展現。

「人不輕狂罔少年」，想起我曾經像桃李花開而詩意盎然的紅唇綠鬢，也曾夢想成為詩人。但是，那一點點靈光早被殘酷的現實處境以及專業理性的學術訓練，無情地連根拔起，好像只留下詩人筆下「自吹自綠自成灰還照夜的螢火與腐草」（〈果爾十四行〉，頁 80）。只是，有時候還會想著，還應當彎身匍匐在灰黑的腐草堆裡，如吹影鏤塵般地呼喚那遙不可期的碧綠詩篇嗎？看到震撼人心的詩篇仍不免會心頭一跳一熱的！

記得是一行禪師說的：「如果你不能從眼前一張白紙想到滿

天的雲彩，你就無法成為詩人」。想起年少的時候，曾經迎風而立，獨坐終日，只為體會一絲絲的真理；宇宙萬物，哪怕是眼前最卑微的一顆花草，都蘊含無限的奧秘，也都足以令人引發非淚水所能表達的沉思（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語）。前一陣子，看見庭院中一叢叢的綠葉托起幾朵殷紅的薔薇花，那是詩人里爾克的最愛。我想起「奧菲斯」永恆的歌聲縷縷，喚醒立著身沈睡的永恆少女，正掀起春天的面紗映射出一季的清光翠翠，彷彿起自遙遠的婆娑世界。詩人說：「根拔而心不死：說綠就綠」（〈病起：四短句〉甲：詠春草，頁130）。或許無須忙碌的雁鴨測試淡水河邊起伏的水溫，也不用等待一枝青梗蔓衍成關渡離離的草原，只要山澗溪旁的野薑花開只為自己，自然會有片片振翅欲飛的翠綠。正如詩人所吟詠的：「水仙在清水白石上坐著。/水仙說：我是花/只為自己而開。每一個誰，水仙說/都有他的本分事業……」（〈九行二首：之二〉，頁92-93）。我茅塞的心似乎頓時明朗起來了：一片綠葉若時間因緣成熟便能成就微塵萬種風情，如果我們不死的心能向虛空處尋覓菩提綠意。

然則，敏銳的讀者或許不免心生疑惑，難道所謂的綠色菩提心就只是「根拔而心不死」，「花只為自己而開」嗎？這不是另一種「我執」嗎？其實，詩人固然歌詠過：「不信先有李白而後有/黃河之水。不信/菊花只為淵明一人開？風從思無邪那邊/步亦步趨亦趨地吹過來……」（〈九行〉之一，頁91-92）。黃河之水作為中國文學重要的象徵或意義世界，是起自李白；同樣，菊花作為文人精神之象徵也源自陶淵明的意義世界。然則，這些原初

屬於個人的意義世界經由傳遞或與其他意義世界的交互滲透，終究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開放性世界。誰能阻擋「風從思無邪那邊 / 步亦步趨亦趨地吹過來」呢？例如，先人們為台灣所做的付出，固然起自其自身意義世界的創造，終究以台灣共通的歷史世界為根源和依歸，那滴滴的淚水源自蓬萊大地血脈，也終歸將融入台灣歷史的命運共同體——萬法終歸為一。因此，個人「不死的心」終將融入命運共同體而「無心」可見；為自己而開的花終歸會蔓衍出片片振翅欲飛的翠綠。詩人如此吟詠道：

永遠的人間四月天

.....

為什麼紅氍毹前，只有

紅氍毹自己一個觀眾落淚？

諸神默默。四月說

世界原自不甘寂寞來

有一款芳名卷施的細草

根尚拔而心不死。更無論

諸神的女兒四月我，根無心也無

[〈詠時間〉之九，頁 103-104]

這裡「人間四月天」可以隱隱指向舞台世界，也可以單純地指涉真實人世間。無論何者，總不好孤單且枯燥地自己一個觀眾落淚，畢竟「世界原自不甘寂寞來」。然則，大千世界固有人與

萬物之繁華起落與生滅，固有根拔而心不死的細草卷施之綠色菩提，可是作為諸神女兒的四月，即法界或世界整體本身，卻是不生不滅，如如不動的，故「根無心也無」。依佛教，最高真理的實相本是如此，人或萬物存在的最高境界亦當如是。例如：

那薔薇。你說。你寧願它
從來不曾開過。

與惆悵同日生：那薔薇。你說。如果
開必有落，如果
一開即落，且一落永落。
〈花心動——丁亥遂朝新詠二首〉，之一

如果說黛玉葬花表達的是人之於花開花落的憐憫愁緒與浪漫惜春，此詩則既具有藝術的浪漫想像，也已然契入宗教體驗的境界。若花開必然要落入生滅無常的輪迴命運，則悲憫的詩人寧願它們不生——不生即不滅，永遠進入寂靜涅槃的最高境界。在〈八十八歲生日自壽〉一詩中詩人也表達類似的誓願：「結跏趺坐。窅然 / 入無量百千億劫於一彈指而不動：/ 我，猶未誕生」（頁118）。

然則，我們也不要以為這種走向寂靜涅槃境界之修成是捨離世間的。檢視整本詩集四輯內容，詩人從未離棄世間之人、事、

物。全書中幾乎唯一涉及「社會批判」的詩作〈有一種鳥或人〉（雖然詩人只以溫文的戲謔筆調為之），卻作為本書的書名，也許有其微言大義在。正如第一輯「擬作」之模擬南斯拉夫諸家詩作，似乎也隱含對戰亂多年的國度之關懷意義在（如〈李白與狗〉一首）。凡此亦足見詩人還是對台灣社會乃至國際世界仍有一份關懷的心意在。所謂「不離世間而證菩提」，看這幾十年來台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正是以人間悲憫關懷之實踐作為修行的起點。

想起前些年我在生命線擔任電話諮商志工的工作。記得受訓的時候，有很多的時間都在進行自我了解，自我澄清的工作。因為諮商助人工作的基本條件就是先把自己心裡的問題解決了，才能以清虛無我的心靈幫助案主處理問題。這大概就是前面所謂「花只為自己而開」的階段吧！等到實際進行電話諮商階段，我深深感覺到，因為透過與案主真心的互動，自己的心靈也開放了。記得有一位案主曾說：「我是以我生命的悲苦來向你現身說法啊！」就這樣，幾年助人工作的實踐，週遭的人發現我如實地改變：不再以自我為中心，心地更柔軟，面貌也變慈祥了。正如詩人所吟詠的「……那玫瑰。要牢記！你說：/他要你去愛，去成仙或成灰/而不是要你去閱讀去參究與悟解的」（〈黑蝴蝶的三段論法〉之一，頁114）。菩提智慧來自生活中真實的實踐與修行，幾年的助人工作勝過多少年書本的閱讀與參究啊！

「人生實難，大道多歧」。這綠色菩提智慧的修成畢竟不是一飛而可沖天的，反倒如詩人在〈走總有到的時候〉一詩中所吟詠的蝸牛：「自霸王椰足下下處一路/匍匐而上而上而上直到/

與頂梢齊高」(頁 106)，轉化的歷程是緩慢且漫長的。想我已過不惑之年，生活中卻依舊反復上演詩人口中「永遠的人間四月天」之無趣戲碼，只有自己一個觀眾落淚；時而還得如詩人感慨的〈有一種鳥或人〉(頁 125-126)，為芝麻小事捲入如大風吹的權力搶奪遊戲。居住於偏遠的山村，出門即可看見山。總有綠光粼粼的野溪伴我度過一個寂靜的清晨；當溪底蒼蘚遮斷晨曦微弱的清光時，總有如縷的梵音起自隔鄰早課的蘭若。記得有一天清晨漫步時，野溪旁棄置的傳單中，竟然印著慕夏的自然女神「黃道十二宮」圖像；繼而，哀戚的輓歌卻從山村不知名的角落緩緩傳入耳際。此情此景，再度觸動我一顆曾經徬徨無主的心：我當該昂首企盼鏡頭裡萬般神奇的藝術「綠光」降臨呢？還是要學學詩人的梵唱「若欲相見 只須於悄無人處呼名」(〈善哉十行〉，頁 136)?但願我也能如詩人般修成一顆自由能詩而且一心向善向佛的綠色菩提心！

總之，對一向喜歡周夢蝶詩歌的我來說，有機緣再三品讀這本完成於新世紀的詩集，收穫真的很多，也頗能契合自己內心深處的關懷。如果要說敢有「春秋責賢」之意的話，就是書中偶有篇章直接以佛學概念入詩。例如〈酬答二首〉之一：「一沙一世界 / 如是無量恆河沙數恆河之沙 / 不即亦不離……若智若愚若有情若無情非想非非想 / 一悟全悟……」(頁 37-38)，〈詠時間〉之三：「……歲月靜好，無邊的虛空孕育 / 無邊復無邊的真實」(頁 88)等數處，似乎多少減損了詩歌的藝術性。或許，正如詩人所吟詠的「世界原自不甘寂寞來」，是五彩繽紛的藝術創作世界與趨向

涅槃寂靜的宗教修行境界間所可能存在的衝突與宿命吧！

（本文曾獲得 2011 年陳文成紀念基金會「閱讀台灣」徵文大專社會組
入圍）

靈魂之詩

記得曾於媒體報導中和妳緣慳一面的。只是當時，詩的光影（那曾經是我少年眼睛裡的彩虹）仍然游蕩於蒼白的靈魂之外，因此，也就對妳視而不見。如今，年少如詩般的身影再度於靈魂中騷動、召喚，命運的眼眸便將我再度帶到妳眼前。帶著那開啟無限春天的鑰匙，我可否也化作一隻褐雨燕，如妳，一起飛向遼闊無盡的蒼穹？但是，「天空有邊嗎？」，妳這樣問：

窗子下都是星子

星子下都是窗子

邊緣的 邊緣的

邊緣

承襲 自己的幻象

將夢折疊

折疊成 蝴蝶結



燕子啣著蝴蝶結向上飛

向西、北、東、南飛

啊！天空掛滿了蝴蝶結

但天空有邊嗎？

邊螺旋著邊緣

邊緣旋著邊

有一天邊緣與邊都要各奔東西

什麼時候

時間才會止步

讓夢鞭策自己的滾邊

（〈邊緣與邊〉，《海天浪》，莊馥華）

對我來說，天空確實曾經是有「邊」的，那是遺失了春天的鑰匙，滿布青春風暴的青少年時期。誠然，這無法與妳二十年前那場大火吞噬所造成的傷害、痛苦與黑暗相提並論。然而，缺少了由夢想所折疊成的滿天蝴蝶結，當時舉目所見，我狹小的天空無非是現實有限的「邊」。

而妳畢竟超凡不俗。「窗子下都是星子，星子下都是窗子」，即便現實上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灰白，依然以靈魂之眼澈見這無邊宇宙與茫茫世間的有情聯繫，也讓夢想的翅膀得以彌補天地之缺憾。「邊螺旋著邊緣 / 邊緣旋著邊」，作為邊緣的邊緣，妳最深邃的靈魂夢想，總是緣著黑暗的現實邊際而往外擴展；因此，「有一天邊緣與邊都要各奔東西」，偉大的夢想終究會超越狹小的現實邊際而與它相分離。「讓夢鞭策自己的滾邊」，妳以超凡的靈思寫道：

.....

每個夢是不同的王國

夢載著我出遊
旋轉的黃沙印染著
黃昏
讓沙礫飛向宇宙
飛向我清澈的眼眸
收斂起焦濁的視線
……
〈出遊〉

即便眼不能見，但是憑著靈魂最深邃的夢想，妳卻從一粒旋轉的黃沙中，凝視人間黃昏之華麗與蒼涼；每一個夢想的核心就是一個世界，這個微縮的世界再度向著宇宙的各個方向四散而去。如此，靈魂的夢想讓粒粒黃沙飛向、融入無邊的宇宙；彷彿整個宇宙也變形而被濃縮於粒粒微細的黃沙。當黃沙也飛向妳「清澈的眼眸」（如妳所言，那是妳最容易被誤解的表象，雖然或許妳想用它證明自己的存在）；在妳秘密夢想的偉業中，帶著全宇宙訊息的黃沙——這也不必然只存在於想像啊！主宰現代科技的電腦晶片，可就是從一粒挾帶著黃金的非洲黃沙開始的——，將能夠「收斂起焦濁的視線」，讓靈魂之眼與浩瀚宇宙無限地感通，進而激發妳自身（雖然是一個幾乎被徹底封鎖的身體）與世界間之親密和諧感。

對他人來說，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可能是「等待」；可是，漫漫千百黑夜中，等待妳的竟只有「孤獨」。我彷彿可以想像，為

了彌補、縫合這無情天地之缺憾，妳嚐盡多少孤獨、破碎的滋味：

輾轉的孤獨

騷動著

瓶裝的孤獨 我一飲而盡

噴濺出火山

熱 正吻我

燒我成灰

只剩下影子

採集的影子在陽光下走失

走失的影子尋覓真實的位置

站在高崗

舉起手槍

我獵到風

〈狩獵〉

在曾有的憂鬱時期，孤獨將自己緊緊環繞。然而，奇妙的是，我也時常感受到茫茫天地間存在某種莫名的力量，保存了悲愴青春中僅存的一點靈犀與浪漫；就這樣，「詩」好像靜悄悄進入那片昏天暗地的世界。

而妳的氣宇自是不凡。一口將所有的孤獨苦液吞下，即便僅剩殘破枯槁而黑暗的身影，也要在這淒冷的恢恢星空下，守住這

一息僅存的生命火光：「在偉大的星河裡 / 我必須 網起 / 屬於自己的故事 / 我的心 著迷於 / 偉大的詩篇」〈宇宙〉。詩就是這僅存的生命火光，就是妳秘密夢想偉業的結晶與光芒。有了詩，妳的黑暗便不再無端地繼續流浪；而是，生命的孤獨情懷得以飛揚跋扈如「風」。此際，孤獨中所獵獲者絕不再是破碎虛無之陰風；而是，擺動靈魂翅膀的「天風」：「我看見我採著風飛上天，在空中努力尋覓屬於自己的歷史」〈天問〉。乘著天風，妳在茫茫宇宙中尋覓到自己最真實的歷史「位置」。這又是一種怎樣的位置？

就如同電影《阿甘正傳》般，當時身處憂鬱境遇的我，「跑步」是突破困境，追尋自己位置的方式。常常是晚自習結束，宿舍熄燈前的時光，獨自一人，就在宿舍正對面的操場慢跑起來。從操場另一端遠望，宿舍闐寂無聲，唯見燈火隨著身體奔跑之起伏震盪而閃閃爍爍。我便想像自己是奔馳於曠野的飛蛾，正慢慢趨向或明或滅，或可見或不可見的火焰，仿若處於無言的夢境，正瀕臨於死亡的邊緣。當貼近宿舍這邊的跑道時，便可耳聞大樓學生聒聒不止的喧囂聲；我又想像自己是即將浴火的鳳凰，正以輕柔的身軀與火焰共舞，繼而以驚人的速度蒼勁地飛離人間煩囂，彷彿憂鬱的靈魂即可飛越死亡的幽谷，勇敢地邁向嶄新的重生之路。

而在妳的靈魂夢想中，不僅試圖穿透生死之境，更以無比的勇氣窮究了天人之際。在〈海的靈魂〉中妳寫道：「什麼時候，我才會成為歷史」，彷彿死亡只如浮雲過境，歷史更迭般地自然，卻把熾熱的眼眸緊緊盯住作為靈魂最終歸宿的「大海」，這一久

別的故鄉；進而以自己的生命相許，大海女神將海的內在顯現出來。然則，靈敏如妳終究發現，無論如何詰問、尋思：「我依舊是一個遙遠的謎，我是個古老古老的暗語」〈天問〉，每一可見的個體生命存在，其內在或背後都有其不可見，也就無法被穿透的奧秘；因此，生命無法被一個固定或獨自存在的法則所決定——妳顯然不是宿命論者。

在妳的想像世界裡，無論從石頭到天空，都能找到「隱藏的圖畫」以及「流動的色彩」，而：「流動的色彩流進 / 雲裡 / 七彩的雲開成七彩的花……」〈懸掛夕陽的海〉，所有的雲、花、乃至人等都源生於「大海」這一共同的生命母體。在妳看來，這個無法被穿透的奧秘，就是大海，是愛，是光，也就是上帝；於是，上帝的光給了大地脈動的力量，大海將「愛」分解成粒粒結晶，大地就有了「味道」〈光，鹽〉。

想起哲學家的話：「衡量靈魂之偉大的尺度是它能夠如何進行燃燒著的靈視——靈魂由於這種靈視而在痛苦中變得遊刃有餘」（海德格）；而我，脫離青少年憂鬱的風暴之後，在千萬塵埃的世界打滾久了，靈魂少了這種「燃燒著的靈視」，也就淡忘了詩。

直到，幾年前，在一次生命重大挫折與危機後，燃燒的靈魂再度將我帶上詩的道路。想妳，未滿三十，纖弱而多重障礙女子，即便命運的火焰將妳美麗的身軀燃燒殆盡，靈魂久經痛苦的折磨，雙眸的靈視卻依然炯炯有力。彷彿所有的痛苦汁液都被蒸餾成散花天女濃醇的天香，且以真純的微笑帶來世間滿滿的愛——妳說

「微笑」就是妳奉獻愛的方式。或許，如妳所言：「我僅僅會微笑，也單單能微笑」〈奉獻愛〉。或許，妳正實踐著海倫・凱勒的話語：別人眼睛所看到的光明就是我的太陽，別人耳朵所聽見的音樂就是我的樂曲，別人嘴角的微笑就是我的快樂〈感受生活〉。或許，也如妳所言：「一潭溫柔沁出來了 / 採收句子和語言 / 網成一捆 / 堆在倉庫」〈豐收〉；而後，靈魂的火焰將這些語句陶鑄鍛鍊成溫柔剔透的詩——詩就是妳的溫柔與微笑。

此刻，我彷彿瞥見妳靈魂的身影，如妳〈活著〉所描述的舞動的櫻花，正以熱烈而蒼勁的舞姿，沿著文明發源的古老河流，穿越過那一道道由下游往上游堆疊而成的透明水牆——每一道水牆都是詩的視域。我想像，已然穿越道道水牆的妳，正於岸上擁抱著星星入眠，而月光正照耀著妳的臉龐與髮際。我想，靈魂的夢想與詩就是那道溫柔的月光，她將引領我們飛翔於無限的蒼穹，攀爬上通達天際的階梯！

（本文曾獲得 2014 年福田基金會「悅讀達人」徵文競賽優選）

每一棵樹都想望上帝

從年少開始，便深知自己淡薄的性情，以及熱愛自然與樸實的生活方式；自從購買了殷穎先生的《歸回田園》與《秋之悸》後，便將它們視為「案頭知音」。由於是一篇篇獨立的短文，時常信手拈來，即有所感動，有所領悟，是關於大自然，關於樹的。

例如，〈秋之悸〉一文，作者對於在美東所見一大片飄落的紅葉驚嘆道：「當朝曦或夕陽由那一片秋葉中透過來，色彩與光線凝結的夢幻般的神奇，會使你想跪下來吻那些葉子」（頁 40），並對造物主產生感恩之情。沒錯，年少的自己就如同殷牧師般，因為極度愛樹，時常會對著樹沉思、撫摸、徘徊個老半天時間。



看到：「雖然大部分的樹我都叫不出名字，但我知道他們是樹，這就夠了」〈樹木的深思〉（頁 68）時，我曾經驚覺到：原來我們也可以「直覺」的方式擁抱大自然中的每一棵樹，而無須在乎其名相啊！同時，長久以來，或許是無形中受殷先生影響，我也「比較」喜愛堅實長久的樹木，而非鮮豔美麗卻短暫的花朵。

前一陣子又重溫《秋之悸》，發現作者除了對於自然與樹木之感動與禮讚外，也具有相當深刻的哲思。例如，〈讀竹〉一文中，敘述鄭板橋名畫「晨起看竹」中之「題畫詩」，關於「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間之差異與辯證關係，便充滿哲思。殷先生又評述道，紙上的三叢濃淡不同的竹葉，有著露珠浮葉上的情景；當你凝神靜看，似會擔心露珠從卷上滾泄下來，而鄭板橋正以筆意捕捉到這一剎那的美感，而使它成為永恆（頁 171）。我開始注意葉片上的露珠了。恰巧前些日子，於住家附近灰灰濛濛的溪畔清晨，在筆直的蘆葦葉梢上，我輕輕撫弄著那一顆顆驚險地維繫住某種節制平衡的露水；不經意間，觸動了身旁已然甦醒的姑婆野芋，卻驚見一顆顆圓圓潤潤的露珠早已在葉上流轉出八方的晶瑩翠綠。我恍若有所悟！那種欣喜直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啊！我從殷牧師身上學到：以敏銳纖細的心思捕捉大自然以及生命中每一個扣人心弦的時刻，以及宇宙萬物間奧妙的一體關聯及啟示。

許是長期受作者潛移默化之影響，我也在自己獨立的辦公室裡種滿了室內植物與樹。我身後是一顆高大的馬拉巴栗，雖然只

能立足於直徑十來吋的盆土，卻依然使盡全力往天花板自由地成長，就如同自己雖置身斗室，卻遨遊於人文藝術與宗教領域，渴望印證造物主對於世界的啟示。右後方矮鐵櫃上的福祿桐是從廢墟中撿回來的珍寶。從當時虛弱乾枯的樹身，到如今綠意盎然且不時偷偷迎向窗台陽光的枝葉，見證了生命向光明奮鬥的昂揚歷程。緊貼辦公桌前方腳下的幾株矮小的巴西鐵樹，由於地處低矮且缺乏日照，幾年下來依舊在暗地裡渴望上帝與陽光的恩典與救贖。至於左前方門口架高的觀音棕櫚竹，則因盡得天時地利之宜，碧綠綽約宛如高雅的紳士，每一片枝葉都散發敏銳而深沈的思想光芒。緊貼辦公桌前方兩側的兩顆枯木，下方分別插上諸如合果芋、黃金葛，萬年青等水生植物，則有意模仿日本枯木庭園造景，啟示自己，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都可能枯木逢春，迎接上帝特殊的恩典。

猶記幾年前，在一場教會所舉辦的屬靈成長團體活動中，帶領的姐妹要大家製作一張屬靈的「創意名片」來介紹自己，我便畫上一顆「樹」：厚實的樹根深入黃褐色的大地，象徵對於大自然原初的渴慕以及生命深度成長的企盼；茁壯的樹幹牢牢挺立，不畏懼生命之風風雨雨；一樹的綠蔭表達對內心和平寧靜最深的渴望；向上延伸的枝幹，時時以無限開放的心靈仰望上帝；每一片碧綠的葉片，都是神對人及世界的恩典。

如同殷穎先生般，隨著信仰與年歲的成長，我對於樹的情懷與體悟似乎更加深沈了。每一片落葉置身於陰暗的泥土中都沒有

白費，它依然有著最深沈的願望，期盼明年春天的綠色新芽，也啟示著神賦予宇宙生命循環的定理。如同詩人的話語：「每一棵樹上頭都有一個十字，都時時想望飛翔」。

我願意自己就是一顆樹，一顆時時想望上帝的樹。

（本文曾獲得 2013 年「道聲（出版社）百周年慶徵文活動」佳作）

石頭「說」

——王火本畫作的石頭意象世界

想像你佇立清晨廣闊的濁水溪谷，眼前亂石如流，浩浩蕩蕩；凝神遠望，遠山霧霾，如前塵煙硝揚起，正以千軍萬馬之勢，橫掃、瀰漫，威嚇、震撼、逼臨你中年略顯模糊之視域……。這是我初次目睹藝術家王火本石頭畫作世界，從那些荒谷亂石中所感受的精神氣象，氣勢磅礴而攝人心弦。

待神色稍定，周邊靜寂無聲，俯首端凝：巨岩、細石、砂礫、土泥，間雜一二漂流木橫陳，諸物盡顯其天然本色：樸拙、靜謐、安詳，你不免驚覺仿如置身宇宙洪荒之境，一種蒼涼神祕的感覺緩緩從中升起。天地無盡，吾生只如白駒之過隙，雷電光閃，塵埃落定之後，終成眼下土石，與天地一體長相枕眠。

然而，即便面對荒漠山谷之累累亂石，藝術家也非徒沉緬於死亡之虛無滄桑。遙想女媧補天，棄置青埂峰下的「五彩石」，只待得道高僧開通點化，終成血肉有情的「通靈寶玉」。這長年高踞天界的使者，一朝下凡，紅褐肌理，光澤透亮，仿若匯集天地靈氣於一身；即便處身喧囂紅塵，享盡世間金龍富貴，卻依然冰清玉潔，不染塵俗迷障。其單純、透明、凝練，豈是我等蜉蝣之輩所得以望其項背？王火本以晶瑩剔透，清新出塵的玉石系列畫作，展示這超凡的傳奇世界。

因此，我輩雜居塵俗，朝夕庸碌，欲洗塵沙迷惑，莫若臨水

玩石。蓋水清則鑑照以明心，水湍則以激勵不息之志；然而，臨水無石，猶如臨觴不歌，直如牛飲，卻無以為歡，味同嚼蠟。觀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過香積寺〉等，若無「石」，則意境全失。蘇東坡所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宿東林寺〉；如果說喧嘩流逝的水聲是大地歌唱說法的音聲，是大地的血脈，則四處散布的巨岩、奇石就是大地的靈魂。大地整體的靈魂隱蔽自身，只以形體不一，氣脈殊異，風格獨一的各式奇形異石散布四方——無論巨岩或砂礫，每一塊石頭其實都是大地靈魂長年默默的顯示。一如人類有限零散的知識存在，大地的靈魂則被驅散成如事物的片段；我們如何能習得如佛陀之大智大慧，「夜來八萬四千偈」，以明白舉示人？石頭之「說」與「不說」，端賴我們是否能習得如如來大智，破除自我的迷障，將靈魂化身成千萬的碎片，如眼下巨岩、細石，任其風吹雨打，隨遇而安，千年自在！這是我觀看清泉石流系列畫作後，油然而生的慕道情懷。

你看其他畫面上，那些佇立於眼前，高傲、孤立而仿如與世隔絕的石頭；一如我們冥頑不化、糾結成一團的心智，它們彷彿「不說」。千年沉積而成的鐵礦，斑斑駁駁的光影，粗粗勒勒地，築成一片片密不透透的藩籬，阻絕了天地雨露精華，將自身閉鎖在風狂雨驟的內部世界。你想，它內部爆滿的黑暗能量積鬱不散？為了理解自身不堪的隔離處境，它糾結的思慮正將它焚燒成如火炭餘燼般，千瘡百孔的傷痕紅褐褐地吐露人世的悲情鬱悶。我以為，藝術家終究讓頑石有所「說」！

誠如王先生所說：「年過耳順之年，看世間萬物，無一不美」；凡塵世界亦非盡是如此不堪。長年潛居霧峰桐林山區的藝術家，自能捕捉「獨憐幽草澗邊生」（韋應物）的景緻；甚而，這草叢乃悠然挺立於砂礫碎石的幽谷中。再仔細端凝，溪石悠悠，歲月流逝；以枯黃葉片為背景的草叢中，卻從前景底部勃然冒出一列列特寫的青梗綠葉，搶盡畫面的鋒頭。不禁令人想起李商隱的〈晚晴〉「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彷彿，我們曾經虛擲荒廢的青春時光，只要猶能留得幾片翠綠的生意，即便逼臨垂暮之年，人間依舊是有情天。

我感覺，唯一的一幅落葉與石頭並陳的畫作，更顯示了藝術家敏銳深遠的胸懷以及對於時間的多情緬懷。畫面上遠端黃綠朦朧的山色由遠而近，漸次分明，彷彿緬懷著過往迷濛輕盈歲月的流逝。作為主畫面的石頭與落葉則呈紅褐色調，置中的幾顆石頭色澤特別鮮明，前景幾顆大石頭與落葉則陰影密布，形成遠近錯落有致的光影對照——這是牧神午後的沉寂時光。沉吟其中，不免驚覺，這些由石頭與層層落葉堆疊而成，如詩如夢的畫面，竟宛如我們大腦錯綜複雜的神經網絡；其中每一塊石頭，每一片落葉，彷彿都在我們最深沉的夢境中召喚那些被層層封存的記憶。在夢境般的記憶中，我們珍惜童年天真的歡樂，哀嘆青春愛情的失落，感慨哀樂的中年的生命起伏，憧憬「老驥伏櫪，壯志不已」的胸懷；感念生命每一片被遺忘的角落，默默許那些我們尚未完成的夢想——生命與世界的美麗和哀愁，都繽紛匯集在這個靜謐而充滿神秘氣息的畫面上。而我個人對以上二幅畫作也特別情有獨鍾。

王火本老師美術科班出身，擅長寫實繪畫；長年致力於美術創作、設計與教學工作皆卓然有成。於此舉世滔滔的時代，他以晚近四年時間潛心於石頭繪畫世界，實屬藝壇奇葩，更顯現其凜然風骨。有幸與藝術家比鄰而居，承蒙不棄，囑咐我為文以共享；個人不諳繪事技巧，但以其畫作之精神氣韻與意象世界，謹誌數言如上，以聊表敬意。

（本文原刊《石頭說——王火本畫冊》，201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 / 李德材著 .-- 雲林縣斗六市 :

雲縣府 ,2020.12

面 ; 公分

ISBN 000-000-0000-00-0(平裝)

000.00

走向生命無限的風景

作 者：李德材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人：張麗善

總編輯：陳璧君

副總編輯：陳美燕 侯博震 曾惠君

執行編輯：劉采玲

封面設計：陳彥伯

出版單位：雲林縣政府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 話：05-5523196(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 號

電 話：04-2495-3126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I S B N：

定 價：300 元

G P N：